

嘉慶寧國府志

寧國府志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明

黃公祠碑記

胡乾祐 知府

昔先王建國首重造士而學其之興替係焉宛陵郡學舊建東郭外諸生以時謁廟必由溪波遇山嶺巖發每多覆舟之患地處卑下宮墻屢遭巨浸其形制體勢愈陋元至正乙未年復被燬我朝定鼎初祀登壇西高齋殊屬非制官舍宇解兵火及燬多未遑復黃公華峯先生以賢良方正薦簡命來守是邦周覽贊序慨然念祀聖於西齋之非宜亟圖興創矣卯歲卜府治東南地爰立規模恭建大成殿設宣聖四國公十哲神像作戟門五間明倫堂五間齋廊次列後殿階庑屬於堂之東偏而繞以周垣山水深澗景物增勝公之規畫猗歎盛哉其後禮門義路暨各祠宇又楊公觀陳公灌勅騰

青諸君及子相繼修葺而創造之功厥惟先生是賴况鳩工
木石諸鉅費不惜捐俸獨任其難所謂闢聖道敷王化絕世
教淑人心者治莫隆於此迄今天開其運地發其靈人文蔚
起視昔什倍寧郡之士安能一日忘先生哉乃構祠學宮側
專祠先生請子為記予以先生富海宇未靖之餘獨能存心
惠愛興利除弊廣積貯恤解戶定賦役撫綏招練訟簡刑清
如重建敏應廟設演澤南湖河泊二所官次諸政亦其顯然
者也而興賢育才俾有益於風化者惟建學功稱最特祠而
祀於法誠宜先生新以仁和人黃姓諱榮祖字繼先別號華
亭知寧國府事卒於官行誼宦蹟蚤備郡邑乘傳勅葬敬亭
山廣教寺左云洪武九年
歲丙辰郡守胡乾誌

縣廟學記

楊士奇

泰和

古昔王者建國君民也里皆有學民皆有教其教之法自
灑掃應對至窮理正心矣凡修己治人之道皆堯舜禹湯文
武之所傳者非此不以教不以學是以其俗化隆而人才盛
也後世不明先生之道而老佛二氏之說繼出時者惑於所
訪而沉溺焉率倍此而趨彼逾久逾甚是以正道榛塞而風
俗人才不逮於古蓋積習非朝夕矣我國家列聖在上倦倦

既興學飭教聖書靡歲不下學宮之布徧於海隅矣其或猶
有未備則吏於斯者之弗職也宣城南京畿內之邑山川秀
麗民俗淳質名人君子忠義之祀代未嘗乏然余在禁林嘗
閱四方所上郡國之志宣城爲邑民戶三萬有奇而今爲佛
老之宮者六十餘儒學之宮一焉而已夫正學異端不兩盛
在此者既寡則吏於斯者宜力致夫誘掖飭勵之功以仁其
民以補上之德意庶幾其可凡前之吏宣城者多矣其學則
自洪武二年知孫王文質建於泰和門內九年知縣邢知遠
以其卑陋改作於縣治之西廟與學成備自後屢加修葺歲
久復敝宣德二年教諭張巖至謀於知縣蕭吉改作廟之外
門中門建明倫堂及師生會饌之舍又於地作射圃而肅去
官因及訓導陸霖湯輝勸率邑之好義者作大成殿及東西
廡郡推官尹崇高復用巖等議作尊經閣於明倫堂後未半
亦去官建郡守袁旭至而几廟學之未備者悉備矣是役也
雖有衆力然始終厥功尚多於是邇來講書其成於戲凡今
老釋之宮圯者興廢者復不必其有勢位幸無過期月耳若
儒學之宮墜弛欲葺卽有勢位者綱紀主持猶必更十數歲
而後成何其難易之懸絕也非由習俗之移人而人不知有
右道歟爲政者以正風俗淑人心爲要務而風俗人心之所
由善必在於興學校者明先生之法以爲教也爲學不明先

生之法不能善其道爲政不明先生之法不能善其治學校之關係於世大矣其成宜善若學於斯吏於斯者其亦皆致夫力行之功而可乎

進士題名記

楊溥

我聖朝廓清寰宇登造國家敦復民彝丕降治化惟人才本之風教自京師及郡邑咸建學校簡師儒廣生徒厚廩餼以要成功歲授其尤者升之太學曰歲貢
日鄉貢進之入廷賜對曰進士誠盛典也列聖相承五六十年數之間禮樂教化彬彬成風名卿大夫良有司恒由是出然人望所宗則惟進士銓選之法亦惟進士不次用之海內士子咸以是爲榮也南陵古春穀今寧國屬邑山水清勝民俗敦樸自昔多秀民若余徐勣遷居諸君子咸以進士至大官事業論議載諸史冊逮夫國朝由學校而啟歷中外者亦多其人然未有登進士第者宣城任倫秉莖來同教鐸嚴條約以振其頽廢新廟宇以取其瞻望廣學舍以資其游息由是士君子咸知向方力學待舉復磐石樹之學官考前代進士題名於其上而鄉貢亦附其名以俟後之學者請余記之人

何耳傳說開萬世論學之端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易象麗澤日君子以朋友講習然則爲學之要孰有加焉學者於是疑其道以充其器以修其辭出膺世用以堯舜君民爲心爲國名臣又豈徒一第之榮而已哉古者賓興賢能歌鹿鳴以燕樂之至於今猶然余故申之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愧嘉賓固有之矣是則是效向有望於後之君子焉秉侯由進士起家拜監察御史以老母乞教職就養前陵而惓惓於後學以求副朝廷建學育才之盛意可尚也故爲之記

重新府治記

王

直

吏部
尙書

寧國府在秦爲鄆郡漢改丹陽郡後漢改宣城郡隋唐以來或因或否至元爲寧國路國朝歸附之初改寧安府後改宣城府又改宣州府吳元年始改寧國府治在城東南隅子城內宋紹興中知府吳元年所建元爲肅政廉訪司國初爲樞密院又爲元帥府洪武己酉制令諸府置廟署知府陳灌韓鷹霄相繼理舊署未遑改作歷歲浸久日卽於樊至宣德中而益壞帝爰之木視所立柱爲多正統丙辰臨川袁旭廷輔來治郡人以覆壓爲憂謀之條屬欲撤其舊而新之工部左侍郎盧陵周公巡撫泣茲郡亦以爲宜廷輔乃請於朝許焉於是集羣材命眾工作正堂經歷司照磨所東西六房及架

闕庫備門公署之後舊皆整垣爲小門往來者不禁至是築
新垣四週以杜私謁又以外門臨街喧哄乃改闕於前作牌
樓於外門前作榜房於牌樓內之左右鼓樓舊在府右偏亦
皆頽弊重建於門外之左建陰陽學於鼓樓南置日晷臺於
陰陽學南堂後地稍窪積羨土爲岡作樓其上以爲燕休之
所扁曰正心世傳城肖龜形作眞武廡於儀門外之車以鎮
之廡後東作益嶂樓西作雙溪亭以復舊觀計度有方程勅
有道經始於三年三月一日而以四年十月望日畢工爲屋
一百七十有七間深覲坐遠有於昔而農不知勞於乎其
謂能也已寧國土廣人衆古稱山水之郡舟車繁會之鄉其
所產多美材飲食諸物所以利用厚生者不他求而足故其
秀民悅詩書而好禮義閭巷田野之氓悉有以自給而無慕
乎外中家以上皆務營居室豐廣堂而翬飛鳥革之宏壯所
在皆有也而郡之廢署獨苟且不治因其敝陋而居之欲使
下人羣然仰觀而無慢易之心予未見其必然也上古文居
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此豈聖人意哉
且廟者非一人之私將與後世爲公也奈何不治而以敝陋
遺之敝陋不治將不遂頽廢矣乎故予深嘉廷輔之爲此而
知其達於爲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然心不正未
有能正人者也廷輔作樓於堂後而以正心名之蓋出而施

政於堂退而治心於此樓必使思無邪而所行悉由於正一
郡之人出其財力以給公上者皆惟正見供而非道非法不
行得以仰事俯育循天理之常而無奇哀之習者廷輔之政
使然也世之爲郡而能以正心爲立政之本若廷輔者不多
見之廷輔其誠實矣哉請記爲記之而以告後之人焉凡諸
僚屬協謀同力而爲此者則具載碑陰吏部尙書奉和王直
記

科舉題名記

黃宗載南吏部

聖朝受天命統馭方夏文教之治此隆三代而超邁乎漢
唐者皆由科舉得賢而資其任用也科舉之制內而京都外
而方面三年大比曰鄉試選其文之合咸式者登於禮闈曰
會試再考其文之純粹者上而對於大廷題其名於榜而監
講之曰進士凡由科舉而進士者連而榮士莫不勵志而爭
竊焉寧國古宣城郡山川秀麗風氣清淑士生其間環奇雄
偉明經修行習文藝於學校而名登科舉者接武繼踵他郡
莫之及也至若郡侯輩注意學校代有其人正統改元臨川
袁旭來守茲郡惓惓焉以作養士子爲己任殿堂門廡齋舍
垣墉卑隘者高廣之衰敝者修舉之師生講肄有所祭祀

庖廩有其次圖書文籍皮紙亦各有其處焉規模制度視前
有加煥然一新既而慮夫宋元以來科舉登名小錄者歲久
日就湮沒爰采輯之書其鄉貢廷試之等第歷任崇卑之品
殊用刻於石以傳永久俾已往者有光後來者有勉求予記
之嗟夫爲政以得賢才爲本然賢才之得必賴國家培養之
深教育之至德義蒞於心胸文藝見諸行事可以爲主而庇
民可以修政而立事若徒以文藝爲科舉之資心胸無德義
之資奚取爲賢哉斯石之刻人將指其名而語曰某爲某家
之祖某爲某家之父而爲其子孫者知其敢於前爲其祖父
者知有類於後斯勃然相與感發興起矣侯雖用心於一時
而人得流芳於永久而不與與人爲善之盛心侯其有之於
是請書以爲記正統辛酉

鳳凰橋記

陳敬宗

浙江

李國右宛陵郡城之東有二橋曰濟川曰鳳凰隋開皇中刺
史王選所建唐李白詩雙橋落彩虹者是也宋初鳳凰橋漲
毀乃聯舟爲梁改名上浮橋詩窳以舟渡郡當徽婺浙江往
來之交渡者相踴溪水泛溢公怙病沮太守袁公憫焉謀於
眾曰視民之病而弗加之意非長民之道也吾欲修舊址復
舊名架石以爲橋可乎眾皆曰良又曰經費不貲計將安出

取皆曰此吾民利也吾等願盡心焉於是富者傾困勇者出力知者效謀藝者呈技華石於山市鐵於肆百爾之需刻期咸集肇役於正統壬戌八月詔工於明年二月橋廣二十六尺修三百尺傍翼扶闌下分七洞堅壯雄偉肆具瞻是役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亦因已之所欲而欲之是以官不煩而民不擾橋既成輪者蹄者負者疲者耄者艾者舍風波不測之艱就通達坦然之履莫不贊曰是皆太守仁恩之及也橋之固垂千百年太守之壽宜與之並人心頌禱如此何其盛哉惟太守職務取矣篤愛倫厚風俗務農車穀尊賢養老下至官府次舍川梁道途無所不當治者亦先生之遺政也夫祠廟所以祠神公宇所以庇民學校所以養賢育才厚風敦本之道皆此焉出京公經營繕治舉能新一郡之耳目矣又能推誠感動使民不靳費以成不世之功其賢矣哉昔子產相鄭善政多矣而以乘輿濟人孟子遂以不知爲政譏之夏商九月所道十月成梁斯橋之作信乎得夏令之聘而異於不知爲政者矣郡人托宣城教諭錢如埴所予言記於石此盛事也君子樂道人善奚可以辭因書其始末以示永久正統八年夏四月上洛日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四

明陳敬宗撰

濟川橋記

王英 浙江

正統八年癸亥春正月寧獻府濟川橋成夏五月知府袁旭
廷輔考績來京師請記其始曰郡東北有大溪溪有橋志載
隋開皇中刺史王選創置宋元符間郡守劉堤更造名曰永
安紹興中郡守秦梓重修元大德中壞疊石架木以通行者
屢壞屢修國朝洪武中知府邵仁浩浮橋永樂間知府朱獻
修之霖潦復壞涉者病焉予至郡作石橋圖維永久慮工力
浩繁乃曰於巡撫侍御周公力負其事遂爲經畫率先出
俸募工伐石僚佐皆協力而所費不克爲文勸民庶於是富
者爭出粟帛小民爭趨赴功矣石於淵起土爲址洞門五空
上覆以石傍翼以欄凡用石皆鈐以鐵堅固安廣其上車馬
馳逐如履平地其下舟楫往來如行巨川郡中雅壘咸嘉而
頌其成肇工於壬戌夏六月凡八閱月訖事名曰濟川橋請
書其始末以貽後來予聞是輔之言竊嘆曰橋之作豈不利
於人哉爲政之道事無大小凡可以利民者必爲之昔之賢
者以乘輿齊人爲君子所譏廷輔力成茲橋人皆利之亦何
其賢哉予聞廷輔之初至任也剔蠹蠹革宿弊吏服民安其
政大舉蓋郡守之傑然者茲特事耳重其請爲記之後之
嗣守是邦者尙無忘前功且有所視效焉廷輔撫州樂安人

永樂乙未進士爲汪津縣令有清譽用薦爲守云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太原王英記

汪文節公祠記

王恕兵部尚書

生不違時死能全節此人之所難是人也雖死猶生令名無窮焉貪生畏死不顧名節此小人之所爲是人也未聞終不死不善之名無窮焉公姓汪氏諱澤民字叔志登元祐戊午進士第官至集賢直學士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築室宛水之濱讀書自娛當紅巾餘黨寇宣州之日公爲江東部使者盡守城禦寇之策十餘事寇再至擊退已而長鎗收帥道南進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或勸公去之公曰昔江萬里與鄱陽大軍逼城罵督走散猶坐守以爲民望况宣民離合視吾去吾去吾去何之後城陷萬戶丁堅使前鋒尊義統公逼強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絕口鎮南班等雅服公名爲其衣冠以葬事上於朝贈資善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首左丞上護軍追封諡國郡公諡文節葬在寧國郡東南嶧山之麓歷年滋久勒爲茂草土人平治之藝麥其上成化丙申厥孫養能訟於官同知劉誠覈實之爲封其域未幾誠遷去通判天台陳紀得公神道碑於宋太史景濂先生文集申謀諸知府余勸欲爲治墳建祠勒銘於石慰蒼忠魂以爲天

下萬世臣子勒送經營石修築城勒宋太史所爲神道碑銘造石橋其前後於郡城南三里許市地建祠巡按御史江右孫弁出公學五十金以助成之首事於癸卯春訖工於是年冬馳書請十爲記夫人臣之居其位食其祿任其事一遇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苟安一時之生而忘厥大義者往往有之求其見道分明視死如歸者幾何人哉公當謝事歸田之日無職守無責任聞冠至而不去以爲民望復爲部使者畫策以禦之及其被執逼降至死不屈此其所以難能也宜其薦顯贈獲美溢流芳百世使人敬之慕之至於如此使公當寇至之時奉身以寧彼執之時屈身以降不過數年亦歸於盡人將唾罵之不暇又何贈諡敬慕之有紀爲此舉固可謂知所重弁復助成其事可謂與人爲善者矣其所以爲天下國家推忠節勵風俗者不在斯乎因其請換此與之俾刻石以示來者夫公之文章事業與家世履歷之詳則有宋太史所爲碑銘在茲不贅

兵部尚書三原王恕撰

科貢題名記

葉 亨

福建

學國古揚州城今屬邑惟六宜城附郡邑也山水明秀密邇京畿士生是地多俊特雄偉宋元間如吳潛以相業著梅堯

臣以文章著而汪澤民又以節義顯之數君子皆其傑然可
觀者迨入我朝黃士於學取士於科貢兩途士之濟濟
綽有樹立由科目成名者十有九人歲貢登名者四十有七
人歲久因循題名未立決興也夫學校風化之本有同舍凡
勿務顯汲汲於簿書帶飲庸俗吏耳予以戶部尚書郎中奉
天子命守學部抵任未幾邑博士諸生以題名碑久未有記
新請於予同僚通守陳侯德廉亦以為言余方有事於興學
作士以教化本而立不題名亦作士勸俗之一大槪括也因
悅而不辭夫名天下之公器有其實據乎各美器也久愈者
而不可掩其其實得乎名虛器也久則破敗缺露難得而亦
失之古之君子不患乎名之不得患在乎道之未克實之不
遂也道之克焉其於已則當修者修之無不至焉則名得而
實斯繼矣茲石之刻持諸士登名之第一階耳修而繼其實
在乎諸士之自勉也姓者已矣來而將仕與未登名而志於
仕者益以宏其志定其心含咀乎六經發乎文章事業奮乎
氣節雖進而古之聖賢無不可同由是躡穹塔勃之躡爾傳
之太史氏記不基於此歟人才無古今有為者亦若是乎記
斯碑深有望於諸士子而亦諸士子之所以自期望也然則
是石之立其於作士之功亦大矣哉知縣李君瑞教諭陳君
翰訓導雷君鴻協謀而以是激勸諸士子宜也成化二十年

歲次甲辰

秋七月

科第題名記

趙昌

晉縣

皇明稱古定制凡三歲一開科取士其舉於鄉者曰舉人貢於禮部而第於天子者曰進士然於鄉者不得升之部然於部者不得進之天子之廷其立法雖試以文而取人必根於藝實殆與成周鄉舉里選之制同一揆也旣賦盛試選自定學以來百有餘年士之沐浴此澤自科第而出膺時用者後先相望也惜未有以碑其名氏者學官往往歎焉成化戊子春監察御史天台陳公選奉勅提督南畿學政謂今國家取人重在科目俾府州縣各立舉人進士題名碑於學廡往者有所托而來者有所激也於是古滌強公珍道以進士出知縣事始至惟倦以作興士類爲已任宣滌溝穢將舉應登於是謀諸僚佐勸之帥儒取石於山考其志錄自洪武己卯以迄天順壬午額鄉薦者十有八人其中登進士者五人各錄其姓氏等第與其出身之品私於下俾石正刻之而碑昌記之碑成樹之學宮以示久遠於列者故有榮也且使吾黨之士有志科第者緣誦之餘目其名耳其人取其文之相乎藝實者以爲法而臨臨編以傳利達者深川爲賦將見繼政

而起登科及第列名於碑者日盛一日率皆點虛文而悞實
藝廡上不負聖朝設科取士之意下不負侍闈與縣令題名
勤勵之勤抑使後之人之激後人也然則是碑之立其有闕
於風教大矣昌不肖竊幸載名於後方自喜復以自愧不知
他日人將以我爲何如也於乎可不懼哉成化五年己丑孟
夏初吉

強公修學記

莊 昶 江浦

皇明成化四年進士強公珍吏涇縣知縣首以學校爲風俗
之本而歎涇之廟學多卑陋傾圮所以勸士子者猶有未備
喟然曰聖道之大雖不與廟學爲存廢士子有定見知明道
爲已責雖不與激湯爲警懈然尊道崇儒吾令事也遂命工
鳩材伐石立櫺星門二構新圍亭砌文廟臺墀建藏修書舍
皆因其舊卑者高之隘者宏之傾圮者修葺之立科第坊碑
一所石碑一通記本邑科第姓名此則今所宜有以勸士子
者工成於成化六年十月輪奐踰翼涇之士子翁然知向善
而不怠者強公之力也踰年夏洪水壞邑前功半爲漂復強
公復命工修治如前制不吝卒事之日強公因語諸士子曰
涇學兩廢吾兩修之罔怠所以爲士子之明道國家之得人
計也盍觀世之攻木者有輪人輿人弓人虛人車人梓人攻

金者有蔡氏治氏臆氏泉氏段氏桃氏攻皮者有函人鮑人
韓人韋氏裘氏至若鍾氏筐人懷氏之設色玉人雕人之剖
摩陶人旗人之搏填其受於師者未嘗外於所學士君子游
作而應用於世者在此是其所用未嘗外於所學士君子游
於學校非若眾工人之勞國家設科取士子以資世者在是
士子取科目而發身者在是及窺其立身行己事君治民則
整矣嗚呼何眾工人之不若耶使其所用非其所學而謂有
益於世道則士子何必勞心六籍而學校何必如是修葺之
勤也歟予與強公爲同年友嘉其知學校之實用而告言之
有益於人也遂爲記其事如此成化七年七月既望

儒學重修記

范吉知府

先帝以南畿諸藩部軍政繁且劇匪得才欲通敏廣公有威
者罔克有濟通命監察御史王公理公欽若明命蒞事惟嚴
發奸摘伏一巡行間吏畏民懷恪如也所至問風俗修學校
在在煥新焉夫入之才不足者事一事欲其無缺且不可得
而况兼之他乎縱有能兼之者而又不能樂於爲欲事之集難
矣公之才偉矣又曰皆吾分內事也樂然爲之使今之有才
居要地者視天下事皆分內亦何所不濟哉彼欲治理者孰
不曰學校爲政首務宜重而不宜輕至臨政之際親爲經畫

其財費而盡心焉者幾人此公所以高於人也遠矣或曰公
憲臣也軍政之是職學校有司事宜無煩公於戲爲是說者
何其不知務之甚也軍政者一時之急務學校者萬化之下
原上而天子之所以治下而民生之所以安廣而萬物之所
以育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方來斯道之通順
之以有傳而不絕者皆學校之功也學校興則人材益人材
盛則風化淳風化淳則治道隆唐虞三代之盛可及而道統
之傳有在矣是則學校之在天地間不可一日無也竊日用
飲食之不可一日缺焉者我國朝法古爲治純用儒術倦倦
考業於學校以故百餘年間賢才之盛治化之隆曠古莫及
公當風紀之任百度惟貞而學校尤加重焉可謂深知大體
者與公名溫字景和長清人登成化進士出知某縣者廉能
蹟擢今官成化末年被命而來宏治改元春修府學廟廡飾
之易柱屋門以石代木改明倫堂二棟爲一皆可入而不壞
者至於齋舍垣墉一皆務之氣象明麗人心興起由是諸生
業日以修行日以飭文風丕振焉惟時專督學校則有司馬
公相繼按治則有胡公趙公皆一時名臣學校之興有自來
矣諸生怨述顛末吉以始至未及効力仰觀成功悚然而愧
爲之記

重修儒學記

謝綬

邑初創嘗並建學宮於其西。時人才漫不可考。至宋嘉祐中。孫先生暨以一代名人來知邑事。乃徙其左。而稍前之。背通衢。面秀嶺。黃山三十六峯如列戟。然於時。朝覲尊嚴。制度一新。仕宦有焦炳炎。煥炎輩出焉。茲學述爲屬邑。冠至正壬辰。以兵燹蕩盡。國朝混一。六合漸次。恢復。令尹李簡。藉思當蓄意於此。科第又有王槐。王良。崔鵬。韓五七人出焉。景泰以來。日就圯隳。宏治壬子。進士博平張。若來尹。是邑興。唱久之。曰。此吾責也。乃以義倡。邑民有力者。大修之。方度材。庀工。而子邑。新君。賜。遂。來。長。學。事。慨。然。有。志。於。振。舉。遂。聽。其。背。地。之。宜。去。汗。歛。器。經。始。於。癸。丑。十。月。訖。工。於。丁。巳。臘。月。明。倫。之。堂。分。教。之。齋。肄。業。之。所。皆。變。別。室。楹。榭。唯。大。成。殿。戟。門。仍。舊。則。亦。掄。庀。而。新。之。復。易。楹。星。門。謀。爲。二。碑。坊。以。翼。之。由。是。規。模。氣。象。倍。苑。瞻。昔。遠。請。之。聲。且。藉。洋。洋。遊。者。稱。嘆。以。爲。前。此。所。未。有。也。同。譯。王。莫。何。境。且。先。後。協。謀。者。相。率。走。書。徵。言。爲。記。予。謂。或。君。作。興。庠。校。如。是。不。惟。施。教。者。得。所。因。而。受。教。者。亦。有。所。棲。止。或。淺。而。發。其。效。習。宜。其。操。科。有。人。易。易。耳。雖然。撥。科。常。事。也。佩。昭。忠。孝。砥。礪。名。節。實。稱。廷。建。學。立。師。之。意。亦。張。君。始。於。振。作。之。心。後。之。良。有。司。的。其。心。張。君。之。心。

嗣而全之俾凡放於此者亦得以賜等之心爲心也然則茲學之興其可槩乎張君言論字克容惜財便民量時度力多美政云

黃山紀行記

姜 綰 同知

縉初至寧國郡使聞太平縣界有黃山根盤幾百里而新安以南皆其地也最高而秀者三十六峯一狀古今詞人高士目爲佳境而方士道流又或以仙境稱之故苟得造則爲勝遊宏治丁巳春偶公事太平事畢當行縣令張翰序正鄒弼手新安舊編黃山圖經謂曰是山之派起自太平唐李白曾遊焉寥寥數百載未始有追芳躅者盡往登眺使是山之勝不終落莫縉亦欲償夙願遂諾之明日從二人騎出縣而行二十里至山麓有一徑隘其上偏於山下臨峻流乃下馬易籃輿逶迤二里許有峯屹然爲芙蓉峯由峯下盤旋八九里適松谷巷其間懸崖絡青斷澗紆碧奇禽怪獸出沒於烟霞佳木異卉芬芳於溪澗皆種種可愛自庵上攀緣八百級始至天都峯絕頂視芙蓉峯咫尺爾芙蓉以外有仙人上昇仙都又有聖泉采石松林立者爲人翔者爲青鸞蹲者若獅子起者若飛龍方若甚石帥若鉢盂因其形而相類則

右浮邱軒轅容成以其色而爲號則有朱砂丹霞紫石至於
九龍石門紫雲桃花石林各有其象蒼嶂青潭翠微奕際雲
外皆有取義然而前後左右相爲高下其下者六七百仞高
則未有過於天都峯焉峯頂清明秀爽却立四顧直與天際
九垓芒乎一家滄海渺乎一勺真東前之佳境也須臾金鳥
西墜暮色逼人乃下宿庵中遲明雪花飛墜弟見山水改觀
草樹變色綴瑤削玉蕩目洗心恍然如墮塵寰而遊方外因
笑曰是蓋山重客駐燕帥境相雷耶乃們爲律詩三章張
令並以次和畢遂東歸於長紀其歲月云

阮翁橋碑記

劉廷瓚

知府

寧國之爲郡阻山帶水四面皆大河東有東溪北有水陽黃
池西有青弋江南有夏家澗宛之水皆舟楫萬山於夏家澗
爲湍急水漲則浩漾無際小澗則舟楫不通平時架木爲土
爲橋遇水漲則舟楫無所可通而盡改爲石橋民甚苦之
予觀於其地思相度形勢非石橋不可方欲鳩工庀材經營其
事而新安之河棟瓦條舊然自任其責不數日木石兼進工
徒畢集而於辛酉之四月總會其費以兩計二千五百有奇橋

長一十六丈闊一丈九尺高二丈下空五洞然虬龍之引而伸穹然蟠踞之垂而伏也既成爲上其事於巡撫彭公巡按邱公二公下令備禮獎勞余奉命式輝傑之廟舉行之於時共事者同知吳君爲通判李君枚宋君守約推官鄭君興宣城知縣王君璠咸推讓曰此太守之功也盍記諸子惟人莫不愛其名至有棄千乘之國與人者千乘之國豈不重哉誠有見名重於國一朝舉而與人不難耳今阮氏肯捐千余以與此役非出此以取償也予不歸其功而與之名是孤其用心矣然則是役也予豈得而專之耶且橋當四達之衢往來乎此者徘徊瞻顧其君子必能發諸咏歌而勝人亦必咨嗟嘆美蓋將播諸四方顯名於時矣西漢卜式出粟助邊東都八尉以財救人班班史册考其言行他無所見其所以得名者此耳使輝傑自此克而大之見義勇爲無改今日其顯名後世不與古人競美乎予聞郡之士大夫翰輝父永昂傑父永聰皆以忠厚世其家他日新安之士接跡而起者必阮氏之後人也夫工人掘石得古刻漫滅不可認隱然有新安二字今阮氏新安歙縣人也其事皆前定遂更其濫之舊名而名其橋曰新安然里人言贊或呼阮翁橋云於是乎記

李公橋記

并銘

貢汝成

宣城

宣城虎節國也右絡以三溪導滯而流惡重開而累帶純壩
曰宛溪次束十里而弱曰東溪次東二里而強曰雙溪並自
南經北擊厚絕維亘東臨道之不通則是三溪之故也雖在
昔制並建津吏主濟事然是爲萬夫孔道墮候比焉乘帆歸
焉通關粵引蘇湖人繁而舟特爭濟奔激什九逮潮時梅雨
兼霖怒漲湍悍如奔馬响雷甚至水高波濤激滅防泐險恍惚
請變流不可亂而冒焉鮮不隳潰漁人爭來妻孥阻足結
於剝規夫人病焉天順二年郡守袁公勸造石橋宛梁三年
曰鳳凰宏治四年縣令方公勸造浮梁東溪迄正德三年
縣簿李侯嘗以事抵雙溪葉曰備二而闕一是推禍鍾崇也
二公非借贖而惡備將不欲專名擅美而以其餘遺後人也
余次二公後不能殫終是困委以歷二公府藏有主者吾卑
不敢犯取之民是復遺民又弗忍壞已先人微有遺積在驛
車十餘兩歲徵值自殖亦長物可樂克費少浮檢易成難久
宜漸斂破無歲不有卽不更興無梁同或承選計莫如石乃
購石槲凡爲費穴五伏獸十有二礎基深淵兩端賦崖凡屹
工具材職事一切自己代之筆者則其兄乎某也經始於四
年正月訖工於五年二月宣民庶勞靡費相傾憐曰誰之爲
也甫成遭內報吏請琢石命名不朽簡曰吾分也何名爲去
夫爲天下者非設險無以防守非達道無以同一二者廢一

不可是故周禮設官司一級也。蓋於防守一國之中而勢同一家。庭不然。譬之人身。雖風
道路而津梁之台方氏專其達於天下。封盧氏專其達於國。
雖遠。袁氏在數萬里外。迤禁雷如。家庭不然。譬之人身。雖風
必亡也。况今天下一統。幅員廣於周。纒九列。然里。品商海。買
靡不。幅。換。而。宜。城。畿。畿。輔。驛。傳。屏。展。暨。涉。且。騎。直。果。一。道。尤
其。衝。要。固。有。上。會。之。官。給。之。民。供。之。且。以。自。利。而。事。莫。之。集
况。無。上。命。秀。家。為。民。為。國。績。絕。跨。節。無。踐。以。道。朝。貢。商。放。曉
發。夕。馳。候。無。帶。履。宅。無。露。穗。如。氣。血。通。貫。西。極。百。姓。利。焉。官
府。利。焉。朝。廷。利。焉。牙。明。德。其。不。達。乎。而。且。厚。於。為。德。廉。於。取
名。其。視。實。下。至。而。心。實。焉。者。為。何。如。於。克。之。時。陽。人。名。文。字
載。道。由。國。子。生。典。官。城。鎮。法。官。廉。峻。公。執。無。良。家。之。亦。既。經
我。邦。族。而。克。已。勇。義。出。宏。遠。規。又。能。利。我。子。孫。誰。古。循。吏。何
以。先。之。是。以。迄。今。人。謗。騷。嘆。說。謂。曰。李。公。精。撫。愛。何。異。甘。棠
予。懼。世。遠。無。徵。名。亦。湮。沒。也。局。名。者。解。表。之。崖。端。固。因。民。心
成。善。志。也。銘。曰。洋。洋。粵。海。東。漢。所。開。契。我。孔。道。津。斯。亂。斯。禮
族。蘇。宛。總。統。杭。粵。填。侯。流。盧。駢。駢。絕。亦。有。官。舟。兩。騎。酋。統
爭。擠。踰。跌。盡。浮。載。沉。秋。霖。夏。涼。高。嵩。洋。括。括。胃。滯。漂。淪。靡
算。相。始。習。久。流。視。我。心。乃。有。仁。人。愛。由。已。滯。費。民。如。傷。費。官

擊肘業已委質家亦何有我有先楨為尺節之我有陸具為
民貸之將浮梁撈厥堅易竊莫艱匪石功碑再舉除除移廊
榮蹟突厥官狼微涉就竊難營長棧對溢重附山嶠伏獸僞
蹙呀費穹啟楞平堪闕袞鐵壘灰岸褥端賊牙拖墩拔廣容
三戰長百十戰勢崩空戮力與岸敵涉濼快寧初鼎湖滿育
寔德任公私期遂凡此橋功惟忠乃成匪忘家極方沮曷勝
彼犖者狼腹壓困足其孰破家與民為福卑官薄祿克已為
義位副端大又將馮至匪且無亘古循莫京休思成利相顧
海睿國儲上卿僅以興濟表方二橋通邑銘劇聖前假名高
拜捷功以侯例之趨入景鍾厚於為人廉於取名紀缺口誦
懼遠疇徵神功明德惠我無疆凡我後人如何可忘汾河橋
成維民誌德勒銘崖石敢告宣邑

方齋銘

姜台

宣城知縣

瞻爾宣封厥壤惟良有齊元暉麾守斯邦修誦大雅貞風穠
穠高齋休器委蛇倘佯貌余蹇劣亦令是疆千載寥廓標表
相望爰度茲齋建號曰方踵茲前蹟二字惟義方之為德厥
用惟一友規朋至以同而異和光伊嚳屹立伊志淑醒獨醒
彼流我峙余資涪房易為俗遷表茲方銘日用內觀庶幾克
之與方同垣無懸方齋共勸斯言

奏免雪梨疏

王 完

巡按御史

召曰按劾宣城縣每歲貢梨四十觔進太廟薦新又用四千五百觔解赴禮部轉進內府分賜各衙門食用此以下奉上非奈也第嘗考之會典上開南京供薦未有進北京之文臣聞前梨其色味固與諸梨同也上民餉採其色名之曰雪梨實欲費虛譽以樹市利聖祖定鼎金陵每歲僅採梨四十觔宣城近在畿服任負可至雖多取將不爲虐則寡取之我聖祖愛民之仁蓋欲節其力而不盡也於時如直隸河間山東等處亦有晚白等梨香美甲於天下而不以紀貢者地遠民勞無益而有損故也厥後遷都冀北於河間等處最近亦猶宣城之於金陵又何舍近圖遠尙爾取辦於宣城之雪梨乎況此梨者每二十觔計可一筵一筵之費雖百錢未了也顯船七隻支銀一百二十六兩官一員部支給監經三十兩廚戶四名盤纏百倍於官較其梨價纔十分之一耳果何益哉幸而抵京則經該內官生事需索少不如意動輒指諭解領之失往往逮繫瘐死於獄無所抵告吁以一梨之微偶因獲薦庭實而其流禍至於如此君門萬里其誰赴想之哉臣思此梨專爲薦新而設寧神之道莫大於得四表之歡心今以一首而宜民疲於奔命勞民傷財焉爲惡府伏望皇上遠祖

三代慎德之道近守祖宗仁義之法毅然賜罷永為調除以
培我國家仁壽之祿於億萬斯年豈非一盛德事哉 正德
辛未奉旨南京太廟照舊講解其進貢到京既過時朽敗以
後不必進

寧國門記

梅鶚 德

正德十五年月日太平新作前門成使譚子淮來謝文辭不
獲命乃為記之其詞曰迨太平寧國之屬而國於黃山之麓
嶠岫以為城流洳以為瀆薛君以治夜游不束前政惰窳民
用不穀乃惟蒲陽朱侯之至被心為治進荒別蠶修泉墜廢
頽瞻南端道無敢閉欲字民宇培護風氣以遏姦暴紆此宵
士諮諏聖人九工奏伎役不民傷財不經費舊襪一言高門
以備崇崇閱閭子男規制顏曰寧國因方取誼其訖伊何以
旋吾志曰嚴大府如臨怙時奉命承教周放不貸百會微辭
唱予以禱且夫勤者政砥廉者身砥慈者民砥勤則不弊廉
則不紉慈則不披三者備矣乃和於治雖然物不可缺商便
為之廉不可逐制餉為厚慈不可遇束濕為地是故君子思
誠為師思誠之道以敬為資有如朱侯之才之優國之職貢
民之啣咻其力既戮不以魁顏易我靈遞其清既修尊知此
傷屏彼臘賸其仁既流而又表門大府作求赫然師保臨于

雖取野衙堂皇肅乎如秋微哉此指允之齋齋苦心酌損愛
民如子之心之令必出乎是辯而不德特厭積闕或競企天
或通象齒之俗之事不入乎是侯在門善流階祀民在在
戶有萬其社一門之作所係如此其利雖遠其事則適宜爾
庶民和會驩喜舉酒落成勒
珉以俟祝侯萬年活我女士

鄉賢祠記

旌德縣故有企德祠在先聖廟東側門蓋鄉大夫鄉先生之
祀在焉而俗所講梓撞神者像設煖然南面臨之宋元以來
名賢反爲寄公附食卒莫有正之者正德六年六月豐城朱
侯尚節以名進士來宰是邑甫入祠喟然而嘆曰有是哉吾
聞之陰陽妙台何本何化惟化能神惟本所以能神大哉天
德出而賢大夫入而鄉先生生也偉人歿也明神余讀涑水
之志南豐之碣而悲序天之直希國之良也余讀宋人之雜
志而嘉儒官之競爽也余又讀道園之文而偉進士之能官
也乃竊觀之盛化一二豈弟有聲無辭殆類奎詩惜哉惜哉
夫抱是清明陟降於上而乃筮之滯昏是謂不正鬼猶求食
不在茲矣又况門之先聖深慮不及一丈肯是神明與天同
運而弗獲專祠踟躕一室裝禮無所是謂不敬吏之不力於

屬民何用我則既言之矣並有弗恭乃諷節備七闕黃君
貴溪鄭君恩南昌吳君沛推較前靈以定祭統乃詢耆祭而
地橫束土石丹旃既成既整乃易其名曰崇德以昭示民
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廷額儒彥費於新宮奉祀以入導以
威儀振以音聲我侯齋戒凝神潔承率聽小大執事靖壹無
爭盼望既通侯拜手言曰惟我不顯大神體德清明有功茲
土山河故宇威靈斐回民孰敢不祇惟是不佞猥承我先大
夫之後九原可作我惟其溫慈惠和而柔慎節廉文而有禮
而又能義言義訓者是師是範是矜是式置以為像不助失
墜以事大神惟大神其輔相余其陰陽民告祥止止用受大
神之休於是三獻成禮幽明孚格和會之儀悚恭興起二三
僚友大名齋君吉南昌會君和鈞州李君屬願刊諸石以詔
萬世余竊惟今之從政者非昏墨以逆私圖則苟偷以避公
責其有稍知几鄙之可恥則又皆役役於簿書期會之間而
古之化民厲俗之方藐不加意侯之布憲施恩豐規茂矩冠
冕列城而又能發忠前軌表章尊顯以屬末俗微旨所被耿
既得此中正矣乃敬篆而垂之貞珉用告後世凡百君子鏡
考無戲

文獻錄後序

梅

鷲

旌德

國家教治百數十年內外奉職遐落迭聽賢卓益於郡縣而
禱釋於貢舉義烈著於鄉閭文章盛於庠序尚已至治昭德
化成矣旌德願最爾邑然建設既久密邇京畿是宜此數者
聲迹偉然傳誦人口而文辭不少舉見何哉豈果乏其人耶
抑有之而莫得人以傳傳焉者又復不足以取信於後故不
口於故老耳於天下耶昔虞夏商周之世聖人在上而其
華者亦必徵諸文辭故紀載若天地日星昭然共見至循吏
獨行孝子貞婦以暨博洽之士良史之才每多擗而不彰即
有宏博君子記其所見所聞所傳聞者亦往往異詞夫夏殷
之禮文辭無徵雖聖人難言之况後之學者乎吉水曾君章
秉鐸旌庠積思於經術留心於賢哲課士之暇乃蒐輯旌川
文獻爲錄若干卷凡國初至今宦於旌者與邑之宦於外者
以暨科貢鄉賓諸生姓名具載而鄉賢名宦孝子節婦則復
疏其事蹟於姓名之下不使湮沒不彰其用心亦良苦矣書
成欲予序其後予以爲旌之人士鬱抑而不傳者賴君而益
彰君之手筆核實而有徵者因錄而可考則是文獻錄一編
之大有造於旌也敢不敬書以示後之人

上太僕劉公論馬政書

貢汝成 宣城

先王以國馬所以講武講武所以衛民不可以其衛民者而
 害民也故牧之有地掌之有官或主馬於汧渭或領坊監於
 岐幽溼原蓋以游北得所騰駒有資水草可以牧養曠野可
 以馳逐農事弗擾而馬性且宜歐陽公季季以置牧於成勝
 平地爲言固有見於此也我宣廟初周文襄公來撫南畿跋
 履山川躬視數澤物土之宜而布之馬謂宜城爲壤高則岩
 坂溪谷陡阻傾仄而豺狼虎豹之所居下則疆畷綺分園塹
 牙錯而國稅民食之所出無平原曠野水甘草軟而可爲草
 聚牧養者故東侯於建平西侯於南陵北侯於深水而此獨
 不及焉豈有私乎宜城亦惟其極地之不可奪財用之不可
 匱也不然則三邑者固獠俗也且連壤焉當時焉得然然而
 無少爭乎法制一定彼此各守百年於茲莫之或易忽去哉
 有高淳甘惠萱者獨起而講之蓋彼嘗以其餘曠草場蒿於
 宣城劉賢六備墾而苗畝之彼復忌其所獲故以分牧恐劉
 劉卽捐價與工舉其田而還之徒締謀設議危辭德狀祈哀於
 輿不知足之斲鼓其不逞之徒締謀設議危辭德狀祈哀於
 當道彼其深計厚稅而爲上者復墾主先入之見遂眩亂於
 形似而有紛更之意夫論事當據其實彼之爲說不過以爲
 地瘠而民貧差繁而賦重懇請核其實言之其澤則有丹陽
 等湖而利牟雲麥者什九如蓮藕菱芡菰菰荻蘆鰲鳧鳧鳧

蚤蛤魚蟹之屬一出而四方之商鹽貢布丹纁素繡方罽
綉解一地星靡一投不必拓池鹽販而利兼數邑田則有
湖陽等鄉填高塢沃率以糞易鹽誠所謂江南之上腴而澤
菽青又皆民收爲利不入貢典田多私墾不登國稅故其俗
不知昏於作勞其民習乎許史擊鐘鼎食連騎相過匹姻貴
戚抗體公侯者不可勝計宿宗大猾崇昌獷悍結黨連羣實
繁有徒鄉曲豪舉滿依之雄凌轅州縣雖京尹之力莫之能
禁夫處沃而逸居燧而勞據權而強卽強而弱此其地不靖
而民不貧之明驗矣若宣城則有大不然者地有山鄉打鄉
之差山鄉則石硬而善旱故歲豐而不足圩鄉則壤雨而沮
湖故十年而九空幸而林麓塢園僅有草木蔬果之出又皆
毛蒐髮櫛編之九貢而民不得以自利一遇風雨霜露之不
時閭閻敗落而復捐產鬻子倍市以填其額就使雨暘時若
上下皆稔十室九空里甲銷耗闕其籍有千畝之富家檢其
積無百金之中產是非宣民之欲富不如彼也其地勢使然
也昔周官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徼草木四曰藪牧蕃鳥
獸以九則欽財賄八曰山澤之賦以是觀之則古人固隨民
所在之地以所出代賦初未嘗舉其無而兼出之彼高淳地
多藪澤養蕃鳥獸固其所也而我多山林園塢其棘樹果蔬
亦何可辭若猶以爲不足欲兼乎藪澤之賦亦何以異於驅

彼兼出吾之園場之徵此皆吾祖宗作天憲古之制又安得以其盡便之私而執爲粉更哉且承民之死於捕蛇者或勸之則曰與其死賦歛不如死捕蛇夫蛇已毒而猶以愈於賦高淳之馬未必毒於蛇而宣城之賦不啻重於承旣在我家爲當避而在彼者所宜慶幸也旣免楚水之賦又欲去非蛇之馬坐擅數澤之利雄於鄰邑而抗乎官府此正所謂奸民不可容者况可聽其詐而縱之若曰彼困於馬其勢不得不借紓於我我亦以困於賦其勢不得不借紓於鄰自宣自欲南賦役之法蓋將期知於來哲而明公以頌德維才海內望爲今文襄者所爲必期準於先正豈其不率周公之功而徇小人以變舊法其若先正何公若惠顧畫一不縱其回矜哀柔困而賜之舊則某等之願也公若不惜我大患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孰爲仇讐蠶蠶有毒某等不佞其不能以宣坻生矣敢盡布之執事惟執事命之

上劉少卿論養馬書

梅 筠 旌德

竊見高淳邇來忽有推馬之擾已具公牘呈稟而尙未盡事理謹齋沐裁書以告於下執事伏聞太祖之初爲馬政也遣

使來宜省穀餼而溧水高淳有而宣獨免者非勢彼而厚此也蓋以彼土牛強多草物宜畜牧而此則山川險阻無相草牧放之地有虎豹吞噬之虞故特免焉當是時定鼎金陵以掃元穢刑亂國用重典所遣使人雷頭比頸豈肯飾非以私宣蓋傳所謂王吏不討恤所無也宣城旣不可畜爰增其賦微加其貢辦而溧水高淳則否蓋傳所謂稱物平施仁之至義之盡也八朝率由不肯輒改而甘惠蓋者么麼蠹虱乃敢破壞太祖之金科玉條始賣其不當賣之草場以肥己終則推其不當推之官馬以瘠人變亂成法罔上害民患蓋之罪大矣今之議者乃曰高淳之民勞矣迄可小康夫知其勞而欲康之存乎裁其繁譎去其科率免其需賦或爲明主一言焉而復唐人四十八監之法可也奈何如宣之未毀而嫁禍焉使同歸於覆敗哉且高淳與宣鄰也而有甘惠蓋焉則足以違制而虐宣使宣而復有甘惠蓋焉亦足以違制而虐抗虐徽虐池若許高淳之甘惠蓋違制而不許宣徽抗池之甘惠蓋違制固非爲政之體若復許之是將使天下之人相率而違制也率天下而爲制其名不祥而訟牒紛紜亦且盈於肺石爲政者其將大有病於此乎伏覩新天子其仁如堯方自陶唐而登帝位凡天下昆蟲草木悉仰惟新之澤而寧國者大祖興王之地理明詔反復褒哀萬古不磨乃爲甘惠蓋一

古之撻而獨抱向隅之泣曾不得與昆蟲草木齒誠可痛也
昔王荆公爲相創戶馬保馬之法民皆鬻妻賣子水死雜經
以償馬怨毒之聲盈於海內終彼血嗣送剽捨宅爲寺以贖
冥誅慮卹爲號州刺史奏官豕三千爲民害德宗命徙之同
州杞曰同州亦陛下赤子也彼何罪焉帝其嘉之竟與其子
攜接武爰立何則一身之賢不足以償萬民之命故介甫遂
遭作備之罰而充難不賢以其一念在民上帝監之不惜脫
其罪宥而且延慶於後裔天命不替如此韓魏公世之所謂
賢者也其判陝西義勇則司馬溫公以病民評之司馬溫公
又世所謂大賢也其餘差役而後僱役則蘇子瞻以各有利
害評之夫以韓魏司馬之賢而專裁尙未協中是故爲政者
必依於民利而樂乎篤者之道相正敬惟執事以清文遠
識進爲範罔之儲篤行高材出董江浙之學推念偉望佐右
御之政左右或非罔儲之良馬政或非祖宗之舊以至安識
之當補皇輿之導先海內之人皆於明公乎是獨而況今茲
之所爭生等不敏不於明公而誰叩伏惟考馬蘇之規正較
王獻之得夫無狗私議以聖鄰國一尊大祖之制以活官人
則明公之德口碑六同金冠五祀子子孫孫將與聖世相爲
四休矣不滅之名可不勉哉某
等不勝惟懇濕血哀祈之至

奏免旌德養馬疏

張鳳神旌德知縣

奏爲乞恩分豁旌德派馬四以安修庶事奉
舉劄付爲修舉馬政以蘇民困事行府到縣
旌德應養馬二
十匹取遵依等因臣奉依出給票帖拘到都
旌德里長方揚等
據稱僻處深山自以初以來額設秋糧夏麥
又水夫糧米及
派辦等項物料銀兩逐年徵解兼有重則
糧田每前九斗六
升起科每歲登路擔往南陵交割往復四
百餘里崎嶇萬狀
又南陵先次養馬累經踏勘得本縣山多
地窄並無草場通
令每歲加增二硃麀皮等項解戶該銀九
百餘兩并增蕪湖
抽分廩南陵荻港龍江大通三山等處運
木水次遞接等項
各色差役每歲用銀三百餘兩前項又分
外坐派銀一千餘
兩俱抵養馬之數節有卷案可証今令各
都畱派丁養馬切
緣本縣旌德無鄰縣告學且與高淳隔遠
五百餘里又無官員
踏勘巡撫吳廷舉並未巡歷不知山川之
險易人民之貧富
爲解宣城高淳之爭遙想遠料飛派馬
匹劄付明言一害五
縣均當非敢不遵竊思本縣東南一十
里西北三十里俱高
山峻嶺虎狼出沒並無湖灘草場民居
尙且無地豈有牧馬
處所今慕然批拘領馬其實變亂成法
大小人戶遞年辦納
前項差糧已屬十分艱難又添養馬
匹差上加差實難存活

自割付到後府縣查刷丁田編立馬戶富者舉家悲哭貧者
挈家逃竄十室九空且旌德縣先年八十一里後因地窄差
繁人民逃亡見存三十八里并兩帶圖差使萬端奈何復令
養馬若論里分多寡蘇州上海等處俱七八百里若論人民
富實蘇州六縣容亭徧天下家家鉅萬若於鄰近廣德等州
俱係切近地方割付前言普天王土便當一概編克豈宜偏
累山縣小民等因具告到縣臣見民情不願申本府并撫按
議處外竊思爲政以得人心爲本貢賦以任土爲先臣今奉
命官旌已逾一載山川田野皆所徧經各民所告之詞亦皆
有迹可據且高淳土地平坦數倍旌德高淳止因養馬以致
鎗乏况旌德之窄隘日後民窮事廢恐更有甚於高淳未免
勞九重之憂也且今各縣俱係祖宗根本之地切近南郡尤
當培養不宜騷動臣所居者朝廷之官所治者朝廷之民職
在撫安百姓奉宣恩德茲者親見民情不便不致坐視巧免
爲此時死上言伏乞皇上再勅兵部轉行撫按親詣該縣踏
勘地方寬窄草場有無山川險易從常議處使民心輸服邦
本又安不勝激切之至爲此具
本專差老人呂奎親賁奏聞

新建外泮池記

鄒守益
江西

泮池古諸侯之學制也寧國爲邑視古子男而規制弗備無以復古嘉靖三年吾友王君幹分教以在學掌右道請於當道宏泮池之規當道恐其勢民而費官也止之君復論於諸士之父兄丞論於耆民等咸欣然協力以助始得請於當道以四年三月丙寅鳩工畚土市石而堊之練以崇廟中爲泮官坊外爲周道甫二月而工成君嘉其俗之可教也遣施生活揚生嘉慶來廣德以記請予辭不獲則復之曰右制之復諸君之績也古道之行二三子得無意乎予觀於水而悟學之方也泮池水之聚也請以水喻予家居之東有泉出於山濟鑿毛髮其一流高卽以送於河猶其在山也其一行於溝渠則漸洳矣其一行於叢莽以出積壤則愈濁矣然予挹三孟而置之几忽加絛焉或終食而清或日中而清猶其達於河者也予於是而悟吾性焉在者天之命也天無不喜則性無不善而昏明強弱錯雜之不齊氣稟使然耳善學者變化氣稟之異以反天地之同何以異是變化之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其獨而已慎獨之功密睹與不睹聞與不聞孰孰業業而弗息焉則道無須臾之離而天命之性全矣故庶然而大公者性之體也物來而順應者性之用也若止水之無波竹之未臨淇然虛明而已及於妍媸長短隨物必照既

去而不留也此自明而誠者之功也後之學者不知修身以道而以文藝相雄遠微持是以爲致君澤民之具是取昏濁之水而思以照物物其可照乎間有槩之以先王之道則循塔以爲登天然甚或從而訾之嗚呼水之可澄而清也三尺童子信之非有古今之異也至於人而獨疑之尙爲善克其類乎寧國之俗民淳而土樸有適道之資焉聞厥宏先王之制欣欣惟恐後充是志也足以復行先王之道矣抑斯役也力不考於民財不費於官故成之若是其速也二子行古之道且將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其何憚而弗爲乎若祇以備美觀而崇靡文則豈司政教者鼓舞之盛意而予言亦已贅矣

奏止宣涇養馬疏

楊 愨

巡按御史

爲乞復舊制以安人心弭禍變事據太平推官朱孔陽安處推官李欽昊呈稱遵依取寧涇獨并高淳瓜埠始末文卷及拘宣城應甯民人劉賢六等逐一查勘明白并督同知縣宣城方一桂高淳劉啟東各從公會處隨據各結稱洪武年間因宣城民劉漢價買溧水縣分撥高淳民卅方等相國圩田二千一百九十餘畝又鱖魚毛二嘴馬場田地二千六百二

十三畝八分買後自用工力於前馬場內開墾成熟田地一
千五百三畝六分又唐張三等各原買該縣象馬一千三百
七十五畝認佃象馬三百七十一畝及由正六等各原買
塗縣象場九百七十三畝遇造黃册照例寄莊該縣納糧當
差以致該縣民甘蕙董等相買結營於正德十三年設端呈
告該府縣申奏要將高淳領養蒙城等額定馬匹改派宣城
分養士民金璉等不甘具奏蒙行巡撫吳委官於嘉靖三年
七月內親詣彼處查勘宣城紫坐萬山嶺無草場開墾以來
卽無養馬及驗太僕寺主簿躉先年倪給事中等官會議定
派馬政手本並無來歷相應分詔及踏勘得聖賢六等前項
開墾田地草場已經盡數退還該縣管業因該縣人民意欲
推馬故不叙籍延至嘉靖四年又行申稟本院照波情詞將
伊領領蒙城等縣馬三百九十九匹科說本府先年虎狼爲患
寄養蒙城等因奏派宣城等五縣領養因民不服將情奏行
撫按尚門會委推官朱孔揚李欽吳同應天府通判夏元推
官趙義寧國府推官周憲逐一查勘得宣城等五縣委坐萬
山額鈔草場又查本寺手本洪武至今並無養馬并寄養蒙
城等縣情由蒙將前項議派馬匹仍令該縣照舊收養但縣
該縣民疲差繁議將該縣遞年原出辦驛站銀共一千四百
五十六兩三錢改派宣城等五縣出辦每年解赴應天府交

割各遵承領應付以後再無致累該宣民劉賢六等原買相
國圩田地鹹魚等嘴馬塲唐巽三等原買并認佃象塲俱照
數退還高淳縣徑自召民承佃應納糧差唐正六等原佃當
塗縣無干象塲仍聽各戶照舊承佃納錢糧不許各縣指
此告攀領馬如違各甘重罪等因據此隨該各職會同夏元
趙儀周憲勛得退出田地肥瘠不同合令該縣酌酌均勻徑
招無業人領種先儘先年養馬八戶次及近便居民不許奸
豪攘奪又劉賢六等產業亦去既多情在可憫合行宣城縣
查將各戶雜泛差徭量免十年以示優恤以後不許指此爲
田再與高淳人民結構如此則寧國雖不養馬却分養馬之
差眾擎又復易舉高淳雖仍養馬却無養馬之累差科似已
盡除實爲彼此兩便等因據此會同巡撫陳參照得爲政以
安民爲先聖意以便民爲訓今觀各官勛憲情節於事體頗
亦周詳及據各府呈報緣出於民情又已承販彼此既便似
在可行乞勅該部查議上請俯賜施行兵部看得巡撫應天
陳巡按邵史揚具題稱先任巡撫吳議將高淳縣官馬分派
宣城等五縣均養雖是少蘇高淳一縣之困苦而未足以服
宣城五縣之人心以致聚眾擾攘奏行再勘已經會委各府
官查勘明白又經再行各縣人民承服無詞是亦通融拘處
民不備果合無依其所擬仍戒飭各該府縣官毋得偏私再

啟學端及曉諭所屬百姓今後務要安分守法毋干刑憲等
因嘉靖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日本部尚書李敏等其題二十九
日奉
旨是

鄉賢祠記

鄒守益 江西

國家彰善癉惡以化民俗制自守令擇邵邑之德行道藝者
生以鄉飲酒禮之設以鄉賢祠之昭榮辱別賞罰其勸誡至
精也人之情不甚相遠世而肩禮而俎豆則茫然慕之矣其
所損斥則戒然極之矣故威儀然修其德行道藝善遠罪
而不敢懈及教之倣或華於文采或顯於爵位或席勢於子
姓冒焉以居之而山澤之敦龐純固其世沒微者或蔑焉以
狃於是俗始靡然易其視聽則亦相競於華相構於毀相軋
於勢而已嘻張官立法將以納民於軌也而顧效以偷於端
使然哉東廣國君越之守寧國也晉謂郡之鄉賢退而考其
世無有紀焉曰是無以詔我郡人乃第石以來徵言予爰而
稽之自晉孝廉何公琦至我朝中丞董公傑合三十人有孝
友者有廉潔者有饒直者有宗正學者有隱相業者有勳史
事者有敏翰勉者有擢文學者藹然足以稱於矣自晉迄於
今世之相去也遠矣民之生其間也亦繁矣或爲世俎豆焉

或擯斥而不預焉有志之士獨不可以油然而興戚然而改乎故章其孝友而俗知焉親矣章其忠義而俗知報王矣章其廉潔而俗不貪矣章其鯁直而俗不詭隨矣章其正學而道術一矣章其相業而覆餗者懼矣章其吏事而奉養者慚矣章其訓迪而樂育者香矣章其文學而通今學古者出矣茲區君所以風化郡人而詔之之志也吾友汪君佃方僚於君尙相與覈之其有冒焉而居者乎思以草之其有莠焉而民者乎思以闢之然後別其姓氏正其德術使百世之下勸誠者有徵焉則所以宣上德意而正民俗者且將百世有光矣

記三溪摩崖書後

谷鍾麟

應

今上登極改元嘉靖歲甲申滇南張公鳳翀以正德辛巳進士來知旌德縣事越明年應天府高淳縣以養馬之累累及寧國諸屬縣而旌邑與焉於時張公抗跡以旌邑山險地狹不遑勸牧陳奏始天子明聖特賜命允公思旌人不知天恩之浩蕩也摩崖大書以表馬四字以示不忘又明年丙戌仲秋公以村堪治繁調任鎮之丹陽鐘麟無似叨德公後席公之澤爰加公之遺愛於民者為之如右以昭示於人人亦以使旌民知感戴天恩之有自云公今陞為南臺御史其名

位方日盛也時
嘉靖七年十月

及公生祠記

黃訓 欽縣

太守及公去寧國之三年寧國六邑咸生祠公太平祠既成
訓門人焦九齡走新安謁記訓雅知公公可謂名臣矣以正
德甲戌進士官給舍有直聲乃出守始來妻道卒攜一子至
蕭然獨處蕭閣如楊公繼宗日蔬食三日一肉同僚寡或佞
讒不終稟然獨振木葉如軒公鞫御史不惡而歸吏至不能
舉火已忽隸無野跡民相告曰前無我公政聲四達使者
行部至必稱賢太守云逾年高淳豪警宣城民買牧地委分
馬於寧國下撫部者判歸牧地奏高淳病宜分寧國南陵故
有馬宜分五色五邑之民議入邑城大譟曰寧國高皇帝龍
飛都且五邑多山異南陵除牧馬令今乃為高淳牧馬耶死
則死敢不守高皇帝令公懼變急爭按部者卒得覆奏如令
公竟以是調懷慶去去之日六邑之民慟而送者聲震野既
去思下道咸生祠公嗚呼祠之者德之也謂之者罪之也德
之者南陵與焉豈惟以是罪之者其以是或尋罪也公何罪
私賣買牧地者罪也買之者宣城也賣之者誰也此病源也
不知其源徒曰高淳病宜分寧國寧國病又將誰分所謂以

鄰國爲望者耶今也寧國不望高淳高淳不望寧國公心也
公以民之心爲心其以君之心爲心也人知公之仁也而不
知公之仁固忠也忠也獲罪罪也一時仁也獲德德也百世
一時百世公何擇焉盡其在我者而已矣雖然寧任我以事
上無罪目前無寧直我以字下有德身後今之人皆曰智則
公所謂愚者耶嗚呼其愚不可及也夫公名宦字仕顯河潤
人

陳靖猷祠記

明莊烈時
改益忠烈

李默

通判

昔我高皇帝親御戎馬締造家邦每以扶植綱常培養士氣
爲務故雖殘元黨桀然堯猶示曲宥以存萬世人臣之義古
王者大公無我之心不是過也厥後再傳北平師起鐘簾不
殺市朝安堵文皇帝有再安宗社之功而齊黃諸人自以身
受惡忍不敢懷二駢首就殲宣城陳公迥與焉予時讀公事
狀未嘗不掩卷而悲也按公以洪武乙卯舉京闈辟本郡學
訓導嘗爲郡草萬壽賀表上覽而異之召拜翰林編修累遷
雲南左布政使徵爲禮部尚書同受顧命適兵起國勢絕
公等力陳計畫南北相持者五年事既弗就公益抗節不遜
遂并其于丹山等陳東市臨刑猶作五噫歌并詩至今讀之

使人潸然淚下豈其忠憤所感思以頑民自待者然子糾之
難忽死而仲請囚人同各有志不能以彼易此文皇曰彼食
其祿自盡其心後錢習禮以練氏縞燕不自安楊文敏諷上
上曰使子寧尚在朕當用之聖人所以扶持培養之者寧有
已時哉公死之日子孫無噍類百餘年來宣城始諱其事成
化間郡守涂君觀稍祀公於故里尋卽遷廢使英法之氣鬱
盡而無所依子其悼焉嘉靖壬辰予亦以吏部郎請判是地
亟求其後得公五世從孫太學生大林者而問之故乃謀諸
前守餘姚邵君瞻具以狀白於巡按御史虞公守憲留學得
史聞人公詮請復置祠春秋薦事如大司馬澤水齊公故事
二公嘉許大林亦率地來獻地當郡學之東公少讀書處也
予曰故祠以敝陋速壞今宜爲久遠計乃旁講他地益之中
爲正堂奉公像以居又北爲浩然堂各翼以兩廂浩然北有
方塘塘畔爲水央亭其東有井最前爲大門門東十餘步爲
宛陵大節坊凡籠苑池涵几榻百物畢具歲給掃除一人繼
今而往幾幾其無速壞矣祠成郡中學者咸喜吁慕嘆相與
致私愛於公而諡之曰靖獻先生遂因以名祠會予有持憲
廣東之命乃大會郡僚鄉大夫羣執事以中牟詣祠寧神而
告成事嗚呼殿有三仁其志不同其心安也故足以獻於先
王不然死者復生生者愧矣由是以觀諸公情事夫又何疑

是役也擊於甲午冬十一月甲申記於明年夏六月辛亥其費與力並給於有司不以煩民而綜理出納則悉委諸邑民負汝舟吳孟學二人者恪職靡懈又使太平吳琪佐之大林周旋其間多所規畫是用能集事以昭丕績均可謂勞也已

矣通判

李默撰

石壁亭記

海涇而南九十里曰三溪又南一舍曰旌德奔岸激澗道出石壁居人煙火宵在林樾蓋隱氣之所凝巨壑之所孳者也故夫災陽若雨涼月秋陰時則鴟鷂兇怒猿獼羆與勞歌屬路未聞憇所爰有比邱明鞠卓錫陽灣迴金鞭石亭彼周道宏麗劫處不泐不鷲固將崇象構等喻陵引慈航於漲海聖福利於眾生今天子命吏擁跨州邑星聯棋錯凡以為民饑仰其哺寒恃其煦男女老幼咸效厥厥欲茲所憐憐奚啻一亭嗚呼孰有用意其勤如此者哉孰有用意其勤如此者哉嘉靖十三年冬觀風使東陽虞公按行州部嘗過亭下周閭人勞頓瞻嘗異屬吏李默退而記之其殆有微意歟

政通橋記

宛水故有橋當官欽孔道歲且圯遭太守去郡前司封郎中
建安李默謫判是邦方秋攝事召吏民間今政孰先眾曰橋
先卽日爲出祭羨金使宜城尉彭冲春督治之別駕南海洗
君滌以十金來佐役使興而嗣守餘姚召公煜三部丞貴溪
葉君尙文司理烏程王君演並以事自外入成樂相焉浮鷺
驅鶴民周時勞輪蹄交道如從枕席默乃言曰二氣歡忻品
景滋殖山川蒸注雲雨降輿舟車會同物利四達有如橋地
道弗不可得而達也故君子作政以通民也滯則民墜揆物
考義橋名曷宜邵公而下皆曰其惟政通之宜明嘉靖歷
逾其紀朕達敦粹春王甲子伐石銘功宜民所履我邦有政
判李默撰

府題名記

雷禮推官

寧國本吳越之地自古朝政郡籍屬中夏孫氏開基屹爲重
鎮江左以還聞人乘鹿相嬗彬彬稱盛美矣明興定鼎金陵
登列畿輔列聖又建極於上匡飭郡吏以尹天下者百八十
有年流風善致洋洋乎風風乎至今爲烈其宦於斯者百十
良也苟有休德誰不爲依迺歲次己亥興岡曹公極符謹身
砥行務廣厥益於是陟陵陽眺敬亭懸覽峯嶂而謝李之迹

道多存者俛仰而歎曰美哉江止弗改世代遷矣其指俗哉
既而深唱曰官不有績譽罔攸垂心石尚友風罔攸勸考則
究慮吾茲試哉乃繙故牒鬼已施之宜利加決擇馬因策牧
守以下衙各邑里歲久近與所終鑄之石屬雷子以言雷子
曰是哉國之典也是古今之慨也政得其紀矣夫彰往者闡
來鏡古者影今凡以宅心立準也東郊之治周公處殷始之
君陳有容中之畢公不剛不柔終之雖政由俗革而道若畫
一其心協也故圖治有幾弗徇則通基化有要弗倚則裕子
太叔代子產服如猛之訓謝方明不易前政義在必更務秘
其迹庶有得於三后然者概諸先達前後異時行事殊嚴苛
監戒昭而勸懲繁焉孰非吾師也哉且君子爲不可朽者而
已今勸懲所在榮辱判然諸案曰羅矣乎鳳岡暨諸宗曰慶
矣志
之哉

韓公別業碑記

鄒守益

江西

昌黎韓公家鄧之南陽幼孤隨兄會諷嶺表卒從嫂歸河
陽建中貞元間避地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我
朝正德戊寅督學石崖林子恭公之風而舊址莫稽乃擇敬
亭之勝撤佛氏像爲公祠乃置僧守之而翠雲僧徒私崇其

敦爲徙公於殿俟小亭嘉靖己亥白皮何侯以量移至慨然
嘆曰公力排釋氏而顧奇澤氏以居神共饗之乎遂捐俸鳩
工相地築基而南岡曹侯適來協圖厥成爲堂爲門爲垣顏
曰唐昌黎伯韓先生之祠祠左一徑夾竹而行窅然出祠後
構亭其上曰敬亭仰止門右循山麓而上松泉迂曲南半里
許設綽楔於橋大書曰昌黎別業郡之人士來遊來歌恍然
若韓子之復見也感生哀貢生安國請記成績以訓於來茲
東郭鄒子曰嗟乎是可以訓矣當唐之世廣廈名苑飛簷複
壁列鼎重茵眩視而駭聽者何限如林甫之偃月載之芸輝
呼吸風雷簸弄日月會幾何時而枯蒿栖鶴東雨浮埃徒爲
啞哢之資若公以孤子羈客迫寒饑水火一時蓬茨華門誰
與比較而七百餘載諸君子剪鬪興頹竭度妥靈而俎豆之
使林甫與載而有知也惜伏闕闕會不得一染指焉天下萬
世之得失卽是可以定矣方公之論佛骨而謫潮也皇甫鏞
沮其復進迨入而向用也李逢吉忌而欲出之蚊雷市虎捷
捷幡幢內結羣薰外建八關好莠自口矣然直筆所評以逢
吉之流爲蠅蚋野葛而公巋然泰山北斗之望南陽祠之山
陽祠之瀨祠之袁祠之孔廟祠之雖別墅荒基猶閱閱恐其
弗傳焉天下萬世之真心卽是可以定矣正學弗章往往棄
真而趨妄以祿位升沉爲得失以毀譽異同爲是非如吟

中恍若無所適諸君子之是舉也其醜弊而俾自得師乎
師善而齊師惡而省宏獎仁義興起名教是人人可爲昌黎
子也故師其忠可以報主矣師其惠可以附民矣師其信可
以交友矣師其文可以翼典誥矣師其學術可以闢異端而
閉聖道矣而欲爲辨與達吉者亦可以懷然愧勃然立矣是
績也豈獨以訓宣城民之秉彛好是懿德伊二侯思敷訓以
被士民其詒俾諸祠下以
同求於天下萬世之真

新建名宦祠記

毛愷 推官

寧國古揚州之域自秦置郡郡歷世沿革不常要之固上國
也我太祖定鼎金陵隸諸巖甸屹然稱三輔郡矣昔之吏茲
土者蟬聯貂續後先輝映彬彬乎不可殫述求其絕法布政
效勞勤事專災捍患稽諸祀典而協者自漢太守張公鍊至
國初陳公灌凡四十人永樂間知府事袁公旭於部治後劉
樸三問顏曰正心置主於東西二夾室歲百稅二仲月擇奠
先師後合而享之中堂後甬增祀十餘人相承百六十年餘
未有易也嘉靖己亥南岡曹侯以給諫出刺是邦甫三載政
半化理百廢具興次及茲樓請凡祀先賢宜在警校郡樓非
湖也且或設宴張樂而或閉主於室不虔盍改諸乃卜地郡

庠之左可畝許命工鳩材中爲正堂以栖羣主堂前構亭三楹並離向亭西出十餘武爲坊門題曰名宦祠肇於辛丑秋九月丁亥訖於冬十二月辛未費出公帑不煩於民手寅春二月九日合條案諸執事遷主而告成儀章孔秩蓬豆靜嘉盖有赫其靈矣教授王子寵竭予以徵記予嘗讀西漢書至孝文元年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而史失其名未嘗不掩卷低徊太息也夫治平考上上史且失其名則其次湮沒無聞者當時固不可一二計矣昔周盛時稱百僚師師又曰藹藹王多吉士夫師師藹藹庶事用康而祗曰百僚曰多士曾莫得爲某某也盖隆古吏治人人雅修不可勝名有若此首前漢去周末遠最績之臣并其名而失之豈實勝者眾多而史氏勢亦不能徧悉乎降及嗣世國多曠官繁擾弛怠靡然無所爲與夫墨濫賊民者紛布錯雜於其間於是始有曰廉曰寬曰勸曰能曰簡而易曰忠而貞赫然聲聞於前而垂於後若今之所祀諸君子者吾嘗悲其不幸而不得如古大夫之忘其名也雖然名實之彰也沒世不稱又聖人之所疾諸君子實大聲宏繫士人去後之思而俎豆之使後之吏於茲者春秋展祀循名求實動仰止焉又未嘗不幸其遺聲餘烈炳炳猶在人耳目彌久而彌彰也若或違道以干譽竊似亂真情焉莫知所以秩祀之意豈惟諸君子不泯之靈之

所蓋抑亦我侯尚友之心之所深憂也侯諱邁字仲德西蜀
聞人登王辰進士南岡其別號也廉靜有爲雜尚風概博本
點乎蓋幾乎
古之忘名者

儒學記

唐順之 蕪州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於道
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爲庠序師至於閭閻族師什伍之所
鼓篋而從焉者亦無不命於上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
衰王道廢缺列國學校不過粉飾潤色而易象春秋十六國
之禮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爲古物玩具而未以教諸弟子
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栩栩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
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於
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觀於洙泗之濱訴訴侃侃
絃歌鼓琴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
而使觀者徘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
象胥之職沒不與替宗之祭而絃歌數千人者非所謂司徒
俊士之選也自是以後西河鄆擘傳易授詩紛然彌郛要皆
與庠序無與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棊門觀聽緒紳動色蕃夷
武卒莫不受經然祇以爲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

者不在也濟南西瑯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
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敦則道德禮樂經
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公王敦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
在山澤而師道爲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繁之
矣今國家建學編宇內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
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章
句估畢所志者不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惟駢文詞之
博而祇以爲溺心滅質之具矜廉隅之飾而祇以成詭激矯
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講學考
業於岩居燕處之間先王之道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
墜然庠序爲虛器而師弟子爲名論世者亦太息於斯焉
涇於寧國爲屬邑而學宮圯壞不葺午山馮公前爲提學嘗
欲新之未克也已而再爲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侯字葉令
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
其役於主簿郭舜臣而視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鍾維賜曹嵩
於是戟門壁池龔廡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
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居挹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
天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軌物
樹風聲其於爲師又非徒以其位焉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
涇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於修身治心而

深病乎佔畢鋒利之為陋者固且有人為在乎岸序之間自
 是濯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至乎
 精微相燼相雜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禱樂經術之
 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淫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
 京師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於閭胥族師淫為甸服去南都
 三百里而近是國家所首善也淫之十相與得乎先王道德
 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方使人皆曰道德禱樂經術之興於
 庠序者自淫之學始又豈不盛歟於是午山公使學官維揚
 與諸生張鎮來請記余樂為之記以告於多士而勸其成云
 午山公名天賦字應房漸人修學始於嘉靖乙巳年十月成
 於次年
 八月

縣令題名記

范鎬 寧國印縣

國家設立內外大小官職故事輒得題名貞珉以垂不朽前
 此令於寧國者志載雖備未有題名於石世遠遺亡正德間
 浚川王公以給舍在選寧國令普國題名會遷秩去及敬持
 鈔君亦磨石儀門未就而去不肖承之茲邑居歲餘考諸記
 載復訪諸長老自吳思唐末至今得若干人乃用前石命工
 勒之以終二公之志凌川公令之至賢者文章政事著於邦

家寧之民沐其澤於今稱之將爲後人之式顧予所題於吳
得一人於漢則無於唐得一人世遠莫考也於未詳矣得四
十四人元世志載未詳乃二守楊君嘉慶別駕胡君廷玉大
尹袁君澤諸縉紳先生加意考訂寧邑自皇祖親征駐蹕庶
定城垣存神過化之後山川爭勝精華相襲文治聿興有司
代出賢哲良有以也夫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不肯仰惟前修夙興夜寐圖爲寡過而未之能但一念靡
爵之戒緇衣之好不敢忘也令於前而賢者從而師之不賢
者從而戒之蓄邇鑑衡若在左右故茲勒石匪以別名爲榮
將凜凜焉恪謹官箴不負所學以行其志凡後之爲令者可
以我師弗以我戒庶得附於賢令之列斯不亦甚足懼哉是
舉也限於石若丞若簿若幕均不能及然師賢戒不賢之責
未有所不同且以遠望於繼此而令而丞而簿而幕者又題首
唐令范傳真故鄧州人列諸名宦韋權稱其肅濂和敏柳子
厚有送范明府之寧國文且言其季弟有爲殿中侍御史者
子系出鄧州南渡家鄞諸有傳真公名而官職莫考矣今閱
志知其爲寧令焉數百年而鎬復叨寄此城固曠世相感者
乎然予師其德政非有附會之私敬述以俟博洽君子云

河澗溪新建橋亭記

河澗溪在寧國縣治東三里許其源出杭之天目山東北匯於宛陵諸溪又東北會於采石入大江溪既廣大橋橫九洞跨溪數百步高阜如垂虹貫一邑之偉觀也然竄使往來商旅率載由舟楫者必於橋側棲懼焉今歲客戶汪綠呂永昌朱明鮑巖等始捐資構亭三楹列石礮以便賓使商旅亭成卿進士吳子深饒子蹈太學生陳子嘉模袁子沛相與丐縣官南海范子紀其事於時范子爲書畫橋流水扁其亭而慨然曰子觀於溪而知治民之易易也夫治水以順爲道治民以順爲方亭以依橋橋以濟水橋弗能遠水以爲形亭弗能遠橋以爲址卽茲橋構茲亭而拭目於溪流源泉混混天下之順也宣父之川上莊生之濠梁非歟雖以觀大化可也何有於寧民哉且心爲源委仁爲恩波義爲砥柱曲折以盡其變周旋以沛其澤風會以疏其流觀水有術於茲盡之矣寧之爲邑雖賢哲迭生而小民黠梗不習禮教實稱難治然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何寧民之獨不然耶有司者順以治之弗拂其性陳以藝極章以軌物民自無拂於政且揖遜以歸於禮教矣予故有感於水以知治民之易易焉噫爲吾民者使達於溪水之理知夫順治之說亦古者十室忠信之邑矣有用者不可以免於過乎故紀其事而申以茲言

西津同人橋記

羅汝芳 知府

宛郡屬寧邑界在東南山間嶺岫叢盤水泉迅激至於其漚
流深廣而去邑切近者爲西津津舊無梁惟亂以壅茂每春
夏瀾漲往來阻絕聞或馮犯之者多橫弱焉邑縉紳亦吾楊
君夙負才望雅志修潔三任名郡俱樹循績以直道不宜於
時遂勇退急流徜徉白社日擊是津之病涉者欲易亂以橋
乃糾社中耆年悅義饒清袁袁撲吳煒楊桂輩白於前郡
守東流朱公公方營度經如尋以河南督學去宛歲餘山蛟
發初址復積邑人士遂謂是津終不可橋沮者交至楊君毅
然自矢盡捐所資誦食露處以倡同社同社者翁然應之鳩
匠於浙處善穴津底者定基砥流術合天巧三載而橋柱屹
立幾奏成功然其費將踰萬金眾力無竭予時奉命適至且
受檄於巡撫觀所周公督修境內津梁邑令賴子以是聞予
予謀諸郡寮二守彭公簡推李公各相協從堅瓠聚建不踰
時而工告成焉中高四丈有奇旁分三門門廣三丈有奇高
視中漸殺抵岸亦不下一之二六邑津梁莫是過嗚呼予觀
茲橋之成乃知入道之勝也夫臨流望洋川壑維險蛟孽震
發時且告艱量力既難其不墮成續者蓋鮮矣楊君惟初志
弗遷貞盟益固以致上下僉同橋成不日險且履夷而觀復

致順推此以及諸天下可也而况於茲橋已耶楊君諱嘉慶由鄉舉歷任河間府同知致仕求吾其別號云

重修文筆舉記

崔 涯

太平

太平之有縣自唐始也縣必有學學必廟孔子崇文教也然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則青烏氏之術要未可以盡警者太邑後枕碧雲前挹黃山三峯龍門峙於左右富溪麻川匯於東南而黃山之支迤邐而下拱揖而俯於前者舊名童子尖也山川毓秀賢才篤生始於唐盛於宋於元而反縮於我明議者謂朱雀之未明也妄治問教論歸公賜者因高築學取名文筆蓋取離之文明而鏡凌之言也由是文學實興鼓駘然起矣然異土帖石旒旒旋旋消滅夫其詞率易公道談議易矣石爲承回計規畫始工而卒即調去至是學博士王公傑士沈公寰閣公巨翰又吳公光晦暨庠弟子胡子煥等僉議曰此邑庠之巨蹟也學校之隆替人才之登耗胥此焉繫而顧惜一時之勞費非算也復請里中敦義者諱君頌胡君柱與余男惟槐共董其役費勸於義石於於山先規其趾拓之使廣鑿之使深於是表裏皆有周匝四重懸旋而上之未不可石戴之以土而峯成端拱若人卓立如圭摩星漢耀日月巍然一大觀也雖然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諸君子遊思常新仰

瞻具在其徒炫外觀而已哉吾願其有思也躡其趾則思致
其廣大陟其嶺則思極其高明而積翠中天獨立下尚則思
履中正堅樹立參造化而伴天地以柱石朝家者亦可自考
矣此外內交相贊者也如是乃爲不負此峯之秀凡從事於
斯役者皆與有光榮焉故吾願諸士子之終思之也爰不辭
而併告之以此

熙光樓記

羅洪先

吉水

詩有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緝之言熙何也人心之
明不能無間斷必緝續而後底於光明是光明者由學以得
之固未易然也而近世陽明王先生之教若異於是其說曰
良知之在人心至虛而靈至近而神幽獨有所不能敗細微
有所不能掩故雖夫婦之至愚亦可以與於聖人之成能而
所謂君子之中庸卒莫逃於百姓之日用不啻日月行天萬
古不息非若燭火乍明乍滅可彷彿其斷續者有以致之而
使不失則蘊之而合神明廓之而配天地放之而被四表傳
之而垂後世而又不假乎纖毫之力故曰此天之所以與我
也自是說山凡與問者莫不爽然知吾心之良知乃其固有
而無俟乎襲取義外之徒勞亦莫不克然即吾心之良知可
以泛應而不患於酬酢萬變之無據蓋嘗竊疑於詩之所云

又何難易相懸而古今之不相侔也則又自反於吾心方其
 爽然克然於乍聞之際吾亦自信良知之爲固有足以泛應
 而不窮矣及其條忽而得之顧且倏忽而失之吾之得失相
 尋於條忽欲求萬古不息之體以爲酬酢萬變之用胡
 可得哉於是悟曰詩之所云光明者其卽先生良知之謂詩
 之所云緝熙者其卽先生致知之謂歟今夫日月之照臨人
 人之所仰也至其所以生明未有測其然者蘊燭火而晷之
 薪可以燎原否則會不滿乎飛燼是故藏不密者用不張蓄
 不極者施不善天地萬物且不能違而況人乎悲夫至性豈
 於七竅正見轉於多岐執識解爲通微任作用爲生理而良
 知所存亦已無幾致之者蓋亦從事乎收攝歛聚而無以爽
 然克然者自畫焉是卽詩所云緝熙光明之旨也蓋不辯於
 義外之襲取而昧良知者不可以語緝熙不辯於條忽之得失
 而談良知者不可以語緝熙不辯於夫光明之所以斷續而過信
 良知者不可以語收攝歛聚初宋劉大夫學以致良知而有
 得也作牧亭國卽水西僧全之旁別爲書院翠六邑之士於
 其中旣督教之復延先生高第弟子緒山錢君龍溪王君更
 往來以主其事且擇亢爽據軒豁結樓若干楹以熙光俾
 遊息而登覽者得以新乎其耳目如出蔭崖統大猷庶幾傾
 汗否而升之於高明也至是遣諸生翟祐俞堂王汝舟不遠

千里委命爲記痛窺大夫之意將以緝熙者啟其端不能則知云爾矣於是遂以收攝歛聚之旨進蓋昔之友離於格物也先生既不忍其迷督直指所固有以爲之說然而玩池於泛應者近亦多矣使先生而在有不易其說而僑其非乎聞之先生嘗比持志於心痛悶者利焉先生笑曰姑識之安知此非美劑也嗚呼今之聞收攝歛聚者有不相病者乎其有視爲美劑者乎不肖神交大夫有年無從受其切磋茲爲寧國平賦以爲民節用以約己志行光矣俯因言而發其家固猶分席茲樓之上日接其德輝也豈非幸哉樓高二丈有奇廣倍之深不及其廣之一其役在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大夫名起宗字宗之舉戊戌進士蜀之巴縣人翰林院修撰吉水灘洪先記

水西精舍記

柳守益

江西

嘉靖初益判廣德與諸生切蹉斯文尚州賊生袁貢生安國首學於復初嗣是周生怡梅生守德沈生寵成生煥並生景孫生時會然學於金陵日章有位矣歲戊申緒山錢君龍溪王君赴會青原諸生追隨於匡廬復古之間議借水西三寺以訂六邑大會延三君送主講席益借師泉劉君衡雪臨之每會逾三百人僧房無所容乃諸生欲金構居於寶勝之左

而當道病臨也拓於斯之右義民童生欣然各助費焉壬子
之秋初泉劉侯李臨佛政言韓法以慶曰宣州勤於學而上
鼓其機良牧勤於教而下濡其澤今古所稱不虛而或不戒
以孚其身見之矣逾年而虛賦漲巨增掄究獄雪道按法守
倉然相感而精舍煥然以成劉侯道俞生堂翟生祐王生汝
舟以徵言曰是役也翠崖黃公肇之濠溪開公空之方泉趙
公成之三位微古文之功爲至崇也掃石伏香以祝聖天子
作人之休而徑邑邱尹時雷蔣坐旅行孫薄錢實者之計財
之費出於官十二出於諸生十二出於於鄉紳十六古稱直道三代其
於官十四出於諸生十二出於於鄉紳十六古稱直道三代其
果無二矩乎蓋也聞諸陽明先師曰孔門志學便是志不踰
矩之學自哉其言之也上帝降衷而蒸民受之具知良能處
明真純若耳提而命曉吸一體無智愚賢不肖罕異是知志
在於踰之耳沐浴之興忘食忘老至不知老之謂道也
上律下襲全生而全歸之故立者以言其定也不惑者以言
其純也不怨不尤仰其天賦與天爲一而帝則在焉矣帝
之則其神乎明目不覩其形傾耳不聞其聲而範圍曲成千
變萬化而所爲不窮其用故本諸身以御庶民則可與鬼神俟
百聖而所爲不窮其用故本諸身以御庶民則可與鬼神俟
出門合轡言至一也二三子之切嗟於師文熟矣其亦思補

於一乎獨子入井怵然弗忍帝知其形也納交要譽惡其聲
三者一不絮焉則論矣萬鍾不義悚然不受帝知其形也宮
室妻子識貧乏三者一不絮焉則踰矣自戒自儆自潔自奉
事上使下從前先後交左交右三千三百無非慈憫之彌綸
是爲下學上達一以貫之之正脈一或踰於是則問斯行之
猶不知德億萬屢中猶爲不幸克伐不行猶未可語仁體道
與不能居仁由義有間然弗著弗察終無以立二極大中之
知昔在緝熙之聖亦臨亦保壽考作人有德有造至於免置
漢廣融液化機直與於穆不已同流我聖天子敬一之化久
於其道先後疏附皆榛楛樸械之積宜州首善地也自耳目
殷胄至於庶僚至於羣彥至於義民孀婦罔不崇教敬學鼓
舞道術以會歸於皇極是非與孝興弟好仁好義可行之兆
乎益端老且病尙能扶杖擊壤以歌黎知之休諸生所創堂
五間曰明德樓五間曰退省義民所創堂五間曰明道樓五
間曰熙光門三間號舍東西各十三間合而題曰水西精舍
其田界稅米具勸於碑陰嘉靖甲寅秋南京國子監祭酒安
成鄉守
記

建城碑記

何燁
南陵

南陵故無城嘉靖乙卯倭寇流入民率走山谷比臺臣建議
自今要害處所其築城捍禦制報可南陵地四衝築城宜先
而工鉅費煩相視莫敢發及己未春山賊嘯聚青南之間焚
掠尤慘余適以使事抵里中避居縣之後街縣無守望賊輒
窺伺吏民洶洶相告曰有城曷至此已而賊解去輒使倖無
事不復及城事矣歲癸亥夏長垣部侯以達上朱知縣亭心
弼憂之曰嗟夫無城無縣無民茲非守土者責歟會冬十月
巡撫都御史觀所周公郡守近溪羅公有然贊之侯於是集
境內士庶籌厥費僉曰是役也非數萬緡不可其請當道倍
發贖金庶有濟侯曰贖金解內帑矣或曰其舉報高戶乎侯
曰勞逸不均怨將作且里老困之爲奸執前詰之或曰科派
丁田乎侯曰水旱頻仍民且不堪或曰無己其取諸詞訟贖
罰乎侯正色拒之曰因公科罰人其謂我何乃塗夜熟思曰
天下不有患而不費勞而不怨者乎吾試爲之遂下令每里
派土工一十三丈里十排分之各一丈三尺以十二月望
始事各具價糧各荷鋤各完分地上完者聽歸農民方喜
不出一錢又工省易辦及期無一役至者罰守董公馳往視
曰吾民尙義若此吾無憂矣限滿均勸汝旬而畢越明年
甲子正月更事巨室相謂曰侯方急吾民無寧居又不忍重
困吾民吾儕不請命自效非人也進而告曰包磚石爲久

計惟侯命請至再三乃論之曰爾其量力認造弗強也不終日認者三之一矣通縣里排復相踵來告侯曰土工方勞爾力今并勞爾財乎爾其量里肥瘠為多寡弗強也則認者又過半矣其四門城樓諸工倘有遺者侯曰民力竭矣乃申請撫按量省驛遞之費免官舍一歲鋪陳之製令各里無輸錢自行砌造又不足則贖重犯清饒寄贖脫騙多方補助終不忍以煩民甫三閱月而城成羅公馳往落之曰詩所稱臺之設何以加焉名之曰靈城城周六里有奇四向為門門之上有樓西南二水穿城南北為水關二又為月城四父老聚觀者肩摩踵接咸拊手嗟歎以為不闕老且死獲覩此云鄉士大夫登城臨樓喜曰往乙卯己未之慘言之尚心悸今而後吾老者少者可帖席矣明年正月撤欵礦城報至各邑皇皇而吾陵獨晏然無恐蓋藉藉頌侯先見來請記夫古之君子任天下之重苟利於民卽捐其身為之不惜吾陵一城之役乃邊巡畏縮莫敢發者十餘年竊歎以為古今人勇怯不相及至是不斂一錢不請一金條爾金湯豈非任重而有勇者乎方今知巧之上不少往往袖手自便於地方何賴焉侯雅負奇氣不屑屑簿書城工甫畢復以其餘力建義舍數間以貯穀文庫以貯賦必欲一時為萬世計者無時而已也余無能揚厲萬一聊譟次建城始末俾刻之靈應門月城亭

中熙無忘於世世云侯名永
春子元其字人稱仰造先生

文昌閣記

尹臺

侍郎

寧國府學舊有文昌閣特祠文昌之神於中其閣之建不知
所自始文昌之神之祠之也亦不詳所取何義然邵初志載
之其人士咸曰吾學之建斯閣閣之崇斯祠也神欲人祀之
專則降祥賡祉而名材輩出故學之教丕振人養神取之疏
則躡榮趾美而實報歲修故閣之祠益不廢乃今代吏而閣
圯閣圯而祠莫復事荒人怠神弗賁臨賢才茂於住代斯效
之較然可觀已長民者孰能興念使閣祠並新人士作紹於
曩哲乎於是前守郡教公耳其言莫不慨然思興建而或以
時謂或以事厄迄無有能竟其功者乃建昌朱侯大器既蒞
守之明年政禮人和學教兼飭感諸生舉以爲請也曰嗟乎
國家治安託重於人材自昔宛陵士俊民秀皆賢著述今人
士彬彬在學宮乃聲實顯不能無相違焉苟可以振起之使
不懈面及於昔則吾敢愛一閣之建一祠之復乎哉然恐勤
賦而滋民之厲也謀所以周善其役者會有言廢寺遺閣僧
去而莫爲守其材高壯可易建焉相學東南隅宜闢道度其
址築徙其棟栌換榜覽既之植更其楹枋而悉執之又因閣

旁地增建學舍數十楹集諸生講肄終誦其間材取於寺之
隙壤售其直得百金足用簡於民之占募焉爲兵者日役人
十百不爲病民未知有工而闕朔如歧如學舍旁製完且秋
如凡爲旬僅十有二諸將始落成之績成竣矣於是郡學生
陸律吳禮卿走數百里至白下介其同學友戶部主事計君
汝驥書執幣詣余索記余考星經斗魁上戴六星曰文昌宮
其四六兩星曰司命司祿世多言其神主人祿命貴賦上下
之定品道家者流因附會其辭乃謂梓潼真人實掌叙是宮
之政台其說既荒惑無據儒者所不道然爾雅稱星等曰布
而古有祭星以祓妖祥者斯閣之祠義所取類余不敢深論
也獨善朱侯能興學作人不怠其過今之爲吏者違矣夫順
士之所悅越以致吾之所欲成古之人有行是以著功者不
必泥小而遺大也昔晉人喜田獵文公因大蒐而教之禮吳
士慕野鬪闕闕乃合車徒而授以陣法二國之伯卒賴之彼
其英果專決之氣方抑而有所奮迅吾嚙其悅越以致之則
吾所欲成之效豈不入之易而獲之速哉朱侯斯役固教士
之微權爾諸生日馳斯閣仰天之高而觀星辰之遠退而考
業學舍之中求聖人之道之大有以實見夫天人之一致將
反諸吾身而自足則上企往哲不徒羨其名位之盛下服賢
邦侯之教真可無負所作成之厚余見茲閣祠之建其於興

學作人之效相裨助誠多抑何必拘義之有出然後為事之善也余既以告二生因遂書之俾刻為斯閣記

府學門記

羅洪先 吉水

聖人之學在古易成而獨難於今者何也古之志學者專一而所從入者恒不一今之專一以志道者既鮮而問其所入者恒以一言蔽之夫以一言蔽人而不俟其力之所及則入之之難無足怪矣蓋嘗讀曾論而疑之孔門以求仁為教宜其言無異同也考弟子答問乃有大不然者克己復禮惟淵子得聞之至仲弓輒易其語此猶二人耳若夫樊遲則三問而三變抑又何執嘗之於路其至一也而人之居處不一則亦不得不時其進而善誘之而後無扞格齟齬違越不達之患資寡之於道亦猶是也各得其本心者謂之仁此聖人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之所以為心與即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心非徒師不能以授之弟子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即吾一人之身自少壯自性主老亦有不可得而必者非徒一身為然也即吾一日之間自朝至晝自晝至夕亦有不可得而必者而况於人人哉故經常不周則改過不密踐履不久則質際不純非忘成心去故習絕多岐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其亦可謂艱於身然不如是不

足以致曲而極深也以吾之資去道固有遠與近也是知魯論各問之不一乃其所以爲致一而欲以一言染人下計直僞不量淺深即見成能應贊擇合求簡易者未得其紉而先失之輕務徑直者未得其速而先失之肆矜少得者不能內固妙元解者不能厚終其亦異於魯論之所載矣寧國府儒學在凌陽峯之南其形勢右昂左傾而道出於子形家思之建昌東源朱君自秋官大夫來守是邦深己愛人治行稱最既多休暇乃日校視諸生課業而日授之尤拳拳於藏修之地築臺崇宇輔其頤仄於是文昌湖辨志堂龍首亭既而嗟曰彤家相宅數起於步猶學必有所從入之門也而向背錯抵於法不可乃毀舊塗立新門於震方若曰庶其百振起者乎工始於戊午三月又幾旬而告成遺齋書帛直走翰廬委之記且欲有以告諸生俾知所出以入聖人之門者余觀朱君不憚更置哉夫不捐其故不可以歸新猶不改行不可幾於修業也彼可以力致者若易然矣吾之於學不有甚難者乎試聖人之道之所從入若易然矣反其身求與道台不限於資之所稟而各得其本心不又有甚難者乎不惟其言之一而求其所至之一思艱博而底實際必自政行始能政行者可以由是路出入是門不負於朱君也已先君各大事嘉靖甲辰進士是役也特誦而用不告既事集而

力不知疫其勞宜特書而是時處君韓君為郡伴江君一川
為司理皆樂其戎未與江並余同鄉而余於寧國又多故交
故妻記也
不能遜

奏除南陵養馬疏

周詩南陵

奏為乞查舊規疏偏累巧聖澤以避民困事寧國一府轄有
咸涇縣寧國旌德太平及臣南陵六縣地界萬山之中原無
草場額不養馬止立織染局一所六縣每年織造素縠八百
疋三件改造花縠一千疋又科六縣田地每田三畝起馬草
一包除宣城五縣外本縣出地科馬草一十五萬四千三百
包零每年折徵銀四千一百七十五兩亦緣不曾養馬之故
比有隣界太平府所轄當塗蕪湖繁昌三縣額有牧馬草場
瓜養號線馬匹以繁昌一縣言之今養馬二百四其地草
虛共七千一百九十畝大約草場三十六畝黃馬一匹以此
太平一府並無織造衙門及馬草張兩此則寬多益厚以有
道無萬世無弊之制也先年以繁昌臨瀆大江號為衝慢寧
國府六縣稍解靜每年科結繁昌江夫二百名二山巡檢
司弓兵三十名共二百三十名每名工食銀四兩共銀九百
二十兩此亦以邊功勞以僻清衝萬世無弊之制也洪熙年

開繁昌縣將種馬六十匹撥與本縣寄養議將新林草場
四百五十畝等分與木將管業彼時認是公家之務馬匹不
多承領喂養料俸每一年將駒什種迄今添成種馬七百
五十四匹照丁養馬馬頭喂養貼戶招貼草料每馬一匹每年
出辦草料銀六兩共費銀四千五百兩四江南馬匹矮小不
堪起仗每年起解備用馬銀三千七百兩又騎操大馬七匹
半例於江北買價每年費銀四百兩共費銀入千六百兩而
每年解銀官吏之盤纏管馬官吏之查點科罰南太僕寺之
比較印馬察院之印卷退補不在此數向所議撥繁昌縣新
林草場四百五十畝在縣隔越不便執業仍是繁昌蒙民坐
占收租是養馬約本縣歲費不下萬金矣迨者江路險惡
公差使客俱由陸路擊昌遂成僻地本縣東缺吳浙西通楚
粵南會關漢北達南京殆無虛日因之每年編派接遞人夫
四百名每名工食銀一十二兩通共費銀四千八百兩所養
官馬不敢人過另編接遞馬六十四匹每匹丁食銀三十六
兩通共費銀二千二百四十兩以至勘台大牌應辦廩給口
糧中火下程無時休息是本縣衙要一節歲費又不下萬金
矣近年宣統縣於額外那派本縣糧米七百石軍需銀一千
九百兩大前陵一縣始之以欲不養馬因共官城五縣共供
織造馬草宜矣今既養馬而織造馬草之供尙存也始之以

僻靜不通往來因同五縣協助繁昌江夫弓兵宜矣今既衛
要而求如繁昌昔年之得協助於他郡未有也昔也止受寄
繁昌六十三匹之種馬而議分新林四百五十畝之草場今
種馬加至十倍而非其向之所給草場無有也宣城以額外
那派本縣糧米七百石軍需銀一千五百兩乃本縣養馬衝
要二事宣城等五縣所無獨未家有憐其偏累者是以利歸
繁昌害鍾本郡富在五縣貧累南陵膏脂竭於官馬筋力罄
於技選富者日貧貧者日散開闢湖耗盜賊生發職此之由
如蒙皂上憫此一方之民獨受何辜之累乞勅兵部轉行撫
按多方區處事各有原物終歸本不受繁昌之草場則以本
縣馬匹全歸繁昌牧養可也如謂莫非王土不宜屬累繁昌
則當以原存六十三匹種馬歸之繁昌而餘下六百八十七
匹之馬均派宣城五縣可也馬草之徵總逸之設凡以昔不
養馬之故今馬不可去則是二者之供調宜獨免南陵而均
概於五縣江夫弓兵之銀昔以濟繁昌之衝今衛歸本縣則
是五縣江夫弓兵之力謂宜概濟繁昌而獨助於南陵仍乞
大語行勘衙門鈔物近日之成案而做國初之舊制毋得一
時之吏張而酌近日之事勢每年平冬二萬之費則宜損益
於一府之中而使之得其平則度幾何澤均沾覆盆蒙照矣
奏准行查是否繁昌備奇即令應作何處分

保豐臺記

朱大器 知府

寧國古宣城也陳金陵上游山環水曲而氣結見以士多四方之志而民鮮百里之膏福沃饒以爲利修築積以爲富挾膏腴以傲乃雖師民實資斧弗讓蓋東南一築土也郡城肇自晉咸和間民俗敦樸尚里居不樂雜廛市闐城宅著姓無幾惟城東起虹橋夾宛旬澗水而居多巨室大賈卽土人亦僑寓焉生齒之繁息泉貨之殷盛物產之滋殖棟宇之輪奐甲於一城獨稱豐里歲乙卯予繕雉堞乃作臺爲泰和重門仍樹數楹於上其勝繁正當斯里之最盛處也因題而名之曰保豐臺夫物以豐爲貴豐必有所養而後致亦必有所保而後永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幾固在上而不在于民也噫世豈有不樂豐之民而卒不能豐也亦豈不樂傳之子孫而卒不能傳也又豈敢以尤乎上之人哉先時郡大夫不聞有賢者歟必其能仁念惠育而不殷其命必其能節用約取而不傷其財必其能平秩茂對而不繁其令以奪其時必其能負麗受屢而不苛其政以墮其業是以繁息殷盛滋殖而輪奐若是彰彰也雖然民豈敢曰茲豐也是吾之固有哉適有屬民者肆於民上其濫刑以逞也若鷹乳虎酷若吞陸則民命皆草菅矣向之繁息者將不爲墟里乎其貪墨

自使也。惟朋親備所越而不顧，則民力之蓄存者皆涸。之資矣。向之殷盛者，將不爲荒郊乎？其縱耳目以窮民力也。疾馳迅噴，若雷霆使民爲鋤地，撥奔命之不暇，而不知民事之當急矣。向之滋殖者，將不爲委土乎？其微然無漢，蔚然橫索也。先數未盈，後數旋虧。聽聽嗚呼！日及其門而生視吾民，捐瓦礫毀發屋而無諸市，而不恤有瘠且饑矣。向之輪奐者，將不爲敗垣乎？是民之豐不豐也，孰使之然哉？吾爲是懼。役民之力，不啻若自其已勞也。用民之財，不啻若自其已費也。三宥可從，寧爲蠲賦之過，而不敢效。鳩拙之擊，一分可賜，寧存保障之心，而不敢求。黜繇之俗，於訟鞠必教之忍。於忿爭必教之讓，平其情以完其家。於官但寧禮文之不足。於交際寧問饑之不行，而不欲浚百姓之貽。以要一人之譽。凡所以殫心役志，惟欲保吾民之豐，以不愧前聞人而已。噫！前之豐是，郡者吾書而師之也。後之保是，豐者吾將以俟之也。苟削崖竊恤，言爲不妄，則宣民具承有利，恒也。夫作保豐臺記。

重修府城碑記

汪尙寧

宣城

宣城之有城，自晉內史桓公榮營之，增於梁，拓於隋，新於南唐。覺覺於元，以入國朝，止統開。前守卓侯湯，飭治之。迄今百

年浚以陵做垣堞頽缺可拔可鑿城門與落柵啟開官
觀且警備蘇蕪戎兵不設寇賊時作城中人屏餽以處衛官
艱於軍三民七之辦即稔知不門言或一經始專於務藪反
費鉅輒止歲乙卯夏朱侯東源薦朝命至郡旁行鹽鐵賦然
勳容撤宣城尹姜君儼估工費而覈其數約銀一千三百九
十二兩有奇於是郡父老相環舉下願賜生成侯顧而歎曰
以千金之費保民誰當斯之爾民無愛也賦皆垂涕乃聞諸
臺乃戒徒旅衛三之費府代之而後補之爰查屬邑原派可
田金之藏日久未輸不徵將侵於是乎取之屬姜君總其收
納之數縣丞崔瑛主簿勞詔相等分理其緒既盈日分財用
飭器具平水土議遠邇量工作侯間出以程能糾惰別駕虞
君俊判周君尚忠節推江君一川克相厥功於是卑者以崇
頽者以緝薄者以踴缺者以完朽者以堅無或不周樓櫓雉
堞門甕鋪塹仡仡將將玉闕金甌也工興於是年七月迄於
十二月費金僅一千三百有奇建盤詰廳爲問者六又諸余
家蕩井一井東偏外北城河城中地高艱於汲計至濛也又
檄衛修其五兵嚴其晝夜之禁乃告成於諸臺時嶺海倭警
烽傳無何逸入浙徵虐燬數千里侯樽俎折衝民持有土因
以城之巖險况其疏附後先之器一方之藩垣屏翰攸在惟
寧而無斯畏也固宜於是郡父老欣欣叩階下陳謝功德因

合詞謀紀侯績夫掌固司險列於周官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乃自古而記之仰墨存齊晉陽安趙虎牢阨楚往鑿明也王公設險豈其能外是哉古之君子榮其寵祿任其休戚吉凶與民同患懷其永圖修其城郭以待來者卒有事變可憑可戰而無意外之艱異哉從政者有漫不事事非因監司澈止則闔閭莫由履其武也而侈然自高者則託於城郭之謂曰吾方設險於無形不屑乎此以其偏見虛聲厲天下豈若修其本而不弛其防備其患害而享其至安如侯之爲闔誠遠哉然吾尤有喜於侯之學道愛人而斯民得見君子之澤也孟子言之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不濡阻於軍衛不偏累於有司以惟正之供勸必不可已之誘永其安而不欲傷其力何其功之敏而籌之精也侯勤儉正直二三年間雲施澤流凡所明作悉類此能恤民以舉事真古羔羊之風予不佞比於春秋用民合義亦書著之於篇以告夫後之爲政者侯諱大器江西之建昌人以名進士刑曹郎中來守是郡云

高齋記

方逢時

知府

齊謝元暉之守宣城也建齋以居以其地踞陵陽之勝故謂之曰高齋及唐傅孤霖登障樓之建而高齋之名廢也久矣

惡世既遠元鍊盡山川不易流風若存君子慨焉庚申春
余不佞辱命來守是邦幸獲次諸公之後余惟大者不能繼
其政又不能於其往迹而新之非所以學先哲而紹逸烈也
惟茲不自是懼爰播其故址鳩工掄材皇構斯宇夫君子之
欲平其政也清心爲本於是乎有崇堂廣庭以泄其民亦必
有籓宮別館燕息之所以休其身朝夕游焉以頤其精神怡
氣舒心和政平而民且安樂之矣元暉高齋之建吾固知其
必出於此非徒侈厥居爲安逸之謀而已且元暉之政今亦
無可考見意必廉靜寡欲能清其心而平其政者也夫賢未
之衰也風俗頹靡士大夫流連光景沉酣富貴浚民膏以自
澤者武相襲也元暉獨能清其心以沐息之茲其名所以垂
不朽而高齋之託以有傳者耶今幸明天子在嘉靖海內
四十年深仁厚澤漸被遐邇宣州爲留部右輔視周鄧鎬民
之沐浴膏澤厥惟舊哉邇者海濤之不戢舊善之不時於常
世頹增益之非不擾思而民或感然矧慨然視矣余惟是安
集休息之術竊比元暉而未幾也乃於其所建立而圖之庶
幾因其迹而得其心云肇始於初冬上旬祭卯三旬而畢工
費不厲民制不逾式樂與諸君子共之乃追述元暉之事而
爲之記

新建鄉賢祠記

歐陽超

涇縣教諭

涇故有鄉賢祠記唐左戴國而下十有三人禮也而僻在學
西南隅迤邐翠下僚友劉君諫楊君介以雨潦之爲患也率
諸生左繅趙恩張問政鄭文瑞沈麟等請請邑大夫槐堂蕭
侯濂用與遷之儀門西室而加廣焉爲臺以棲神爲堂爲序
以式禮時惟仲秋祀事有秩於是涇人上舉欣欣然謂庶幾
揭虔而妥靈矣踰旬工畢超於展謁之次載贍載詢卽所稱
循良如竹岡徐公猶形與焉盛哉涇之多賢也翌日諸賢請
志歲月強辭不可則進而語之曰郡國之必祀鄉賢也非微
其立德之在躬立功之在國立言之在紀傳足以垂不朽乎
此在先賢當日特以自盡其性分之當然而遠洩其心禱之
蓋非以冀乎後人之祀與否也乃秉燹好德在國家有合與
之規在所可有馨香之薦何哉隆賢者於旣往正以望賢者
於將來也天命在人純粹至善非以自今聖愚而有異其所
以異習染之累乎才也昔之人有自秀才使以天下爲己任
者有爲兒謁祠謂不阻其間非丈夫者卒以孤忠大節掀
揭宇宙志以廣才先得其同然者耳以愚觀於先賢有用之
弗究其才者焉有位不滿其德者焉安昌家傑之士無所待
而興者也而吾聞其風矣况其有水西之會以倡率之乎夫

而華萊講堂宇改觀易瞻使庠序之士同心而向道良師帥
之嘉惠吾黨至矣勿成再會良朋四集其所與商榷講究
誇懇到固所以引以進吾黨於聖賢之道非曰一鄉之善
士已也引其人之允誦貞履無爲而爲不有一國之善士天
下之善士尙論古人者乎語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
者善人之資今既見賢而弗克由安在其爲尙友也所願諸
賢以先賢之必可師也持之以不貳之志充之以不懈之功
孜孜汲汲不忍一毫非禮處身其幸而達舉其道以措之
天下不幸而窮修其道以範乎其鄉庶詩之無念爾祖書之
率乃祖攸行者將於是在森山琴水之間彬彬乎可風之俗
異時爾鄉先生沒而可祭於其祠者史不可勝紀焉夫非鄉
先賢佑啟爾後人之心與吾守台師儒者之光寵哉敬以是
志祠之成并以致交譽之義若乃矢謀敦事宣力効勞斯皆
有志於先賢者也宜書諸左方嘉靖辛酉九月

太平縣城記

崔 涯 太平

邑不盡城太平城乎城太平今始也議者曰環邑皆山四塞
爲固奚城乎曰備不虞也不虞而虞之者長慮也往哉正德
辛未石埭章寇起急無備空邑而竄卒不害天幸也是一變
也嘉靖乙卯倭寇零散者四十餘孽耳橫行於巖於澗莫能

嬰其鋒過陸之三溪也甚危險棄而避予力勸止之結案以
待卒獲盜細亦不害天幸也是又一變也雖解圍賊費不足
屯結而險箐遂谷通仁依阻故易圍訛言驛騷鳥驚駭望
城以爲命且東去海五六程西去江一二程賊船上下乘虛
而入而謂太平可不城者非也維時撫臺周公如斗奉朝命
申令於上郡侯羅公汝芳力主於下予邑顧大夫任事尤謹
初下令民有不欲者則民財也力民力也絕意先事之防甘
心臨時之悔情則然耳乃我羅侯顧大夫下諭曰民維官之
副也官庸無民之副乎哉勞矣思節之費矣思復之吾借其
暫以爲爾家計子孫千萬年計使其安亦如城然特爲己衛
非己獨也是城也其城民心之城乎乃縮其區畫週而丈做
八百有奇基廣丈二高丈有八石爲址居其七鑿增之三凡
爲樓而門者五石而水門者二計邑之租與力多寡豐奇定
爲限責之自營縣爲督率之時視其堅脆以示勸懲時臺使
與郡侯咸有助民見其費厚而工省也踴躍應事家自爲城
人自爲役不三月而言言之勢成矣迺三月某日顧大夫以
予卿士夫咸與有力請共觀焉登亭于山倚碧雲揖黃山諸
峯羅立如聚米麻川富溪濶激澗湫走其下是誠一大雄觀
矣於是設酒於亭飲而落成邑父老子弟皆大悅予賀曰奴
志成城太有之矣乃各賦詩一章以紀勝而屬予題詩首

建城記

王廷幹

聖皇統天御極道化洋溢萬邦教亭屢詔天下郡縣修築城池所以嚴姦杜萌爲萬世慮至深遠也嘉靖壬戌督撫中丞姚江觀所周公行部寧國謂涇本西漢舊邑晉唐用兵以來戰壘多存爲吳楚交會江左要區城池未建非所以安元元之意頂歲倭寇五十餘人自歛奔入居民走遁山谷間邑無留藏寇雖渡河猶肆創害而去參之時勢築城不容緩已眾心皆以爲然而憚於財力未有以應矣亥秋再臨郡治申諭明詔聞者俱爲動容邵侯羅公汝芳銳身爲勸力排津議請於兩臺協謀允減投之涇邑陳侯廷芝隄行坊里卜吉與事東南北爲陸城高可一丈七尺西傍河爲水城南高二丈五尺北高三丈五尺內外俱以方石周九百三十二丈有畸始於甲子二月至七月城成爲門而樓者四東曰迎輝南曰保泰西曰文明北曰拱辰又岡爲隍東北集福準爲小門各一乙丑春水城因潦間有領地羅公同節推李侯惟觀躬視籌度時陳侯遷任授合劉侯崇理重加修治下用巨石橫亘者八尺甫四月竣事前後凡費白金爲兩四萬有奇雄據星羅石障林立肅肅乎稱金城矣劉侯屬王廷幹氏爲記竊謂設險守國思患預防古之明訓也每見倭寇所過之處無城

者慘毒不勝巖險之邦特用丸封池不能久特竟去城之有
無其效至著逕實南畿望邑森究竊發無時自宋嘉定間遷
基前元重徙大河寢過學宮臨焉虛曠寥泬無以萃淳樞之
氣故城之宜建尤亟於他方但自信不固者動制於昏明當
機不斷者多假於因仍曠典未舉以此周公明德壯猷文武
爲憲思制一代獨偉之觀誠心義闢足以鼓舞事機而齊一
眾志雖公學道愛人羣情比附陳侯精思駭理督率惟度相
與覽遠邇之形定高廣之式重隴舍之犯畧水陸之基致庶
民子來以一邑丁賦分業不徇貴近不累單寒稱畚築程土
石皆自募賑糧互爲勸勗而恐後也劉侯堅築水城不事操
切而秩然有經李侯親爲勞來旣膺召而猶嘉惠故淫入聞
鼙鼓之聲而忘其修葺之煩過者見城池之完而不知其財
貨之所自出涇之山水一時赫焉改觀萬有一警併力而守
堅城可以坐制在外者收蓄聚入保皆可恃以無恐其爲利
溥已且風氣完固河流不侵術絃誦之宮謹戒府之聚密贊
化育俾人文宣明王國千城濟濟爲江南稱者其爲利尤溥
已登樓而觀者見城池之高深關山之壯麗皆曰此我高皇
帝重三輔以護金陵之地屏翰旣固治教益隆忠君愛國之
念行不怛然而興感即在昔城朔方者著傳伐之勲城東方
者流清風之頌茲偉績責樹無命將出車之勞而紆帶宇南

願之憂百世後慎視昔人始有光焉故不可不紀也是役也
同和彭侯准厚通判朱侯民田呂侯袁卿咸有勞於教諭歐
陽超訓導楊介徐良賓卿虛揚播而典史余登相視不忘前
縣丞李唐林主簿馬伯齡分門監役今縣丞黃選上簿楊正
春適說盛舉
例得並書

志學書院記

李春芳 興化

志學書院在寧國府治北陵陽第三峯上知府羅君汝芳建
羅君爰揮正學風動六城自遠來者肩摩踵接至無所容乃
請於督學御史耿君定向仰慶寺地營之前爲大堂五楹中
設先師孔子木主後堂五楹設陽明王于木主左右城舍各
四區區各五楹周垣甃砌竹苞松茂合題其門曰志學書院
既後坡陁逶迤下垂一趾遠挹敬亭近襟宛水風景佳麗游
衍其間者有舞雩之風時釋子募建一楹名曰對亭越西陲
地一區當存居之險幽靄邃窈窕塵不入宜城台臺曰建樓
楹曰覆復亭一座曰氣歸小道三楹曰致道合題曰宛陵
精舍經始於嘉靖甲子仲春明年孟春工訖主其事者羅君
而協成則推官李惟綱也既落成郡之鄉大夫同志者貢州
守安國梅參政守德沈參議龍合祠致書徵余記之粵自魯

鄒而隆正學揆篤宋周程二子然契道傳於千載之下光承
伏酒一代承文明之運晚宋逮元大道復晦明興舉治重熙
元化既孚太和融液紳爲哲人陽明王子深造獨寤而百代
不磨之秘一時及門諸君子升堂觀奧如東廓鄒公先帥南
野歐陽公緒山錢君德洪龍溪王君畿或留都泄官或水西
紳會三十餘年間大闢遺言於江之南自是寧國人士風從
景附志願駸發而又有賢師帥如故郡推後任大司寇介川
毛公守初泉劉君盤今循君後先振作於其間發言審義敷
揚無餘真修緜誇甄煉不二於是宛陵志學之會彬彬乎踐
伊洛之風綿鄒魯之緒矣是役也豈徒以飾美觀蓋爲道謀
也三季之餘何幸際此猗歟盛矣然而正有不可不勉者今
時學上宗王子崇正學實擊有徒求其深造而自得者莫可
多見余亦負師友之訓茫乎道岸者願與吾黨之士共勵以
允升於大猷則於書院之設庶幾無負哉羅君江西南城人
由進士刑部郎中至以內艱去李君蜀之瀘州人由進士任
提監察御史

涇縣題名記

劉世亨

涇縣知縣

涇故宣尚邑也環山而治有令有丞有簿有尉於制爲全兩
寅冬余明承令乏入境乃稽前輩以列治卒無一不存姓字

者其人君子耶無以考賢也其人非君子耶無以考政也然則非徒詞與春秋之義委地矣章句之上擇得而來持一萬之大體四境額其便生民流其福能存乎我治因乎俗雖什精殫慮不能不法其故而操縱之究任同此地流風善或不興起焉非大也是題名石之不可無也會改歲未逮又明年諸條相繼罷去政事總總且當遠職北上又明年始現而歸亦未遑所爲題名石者又明年丞湖州王君尉遂溪彭君誦余曰中外諸署題職名例也願得立前輩名石期不負余笑曰有是哉世太率非題名有二謂太上不好名者衰世之事也且紀名表暨不免傷厚而叢議嗟夫名果可鄙哉有所爲而爲善跡其爲不之取則將以其無所畏而爲不善也取之乎今仕求其不學咏不貪贖不遷就快意碌碌奉官相時上下可矣若彼奇僻是務諸凡趨避以事譽位雖弗名焉不可也誠能中正不妨使民利之而不害雖名焉亦聖人所弗棄者奚必責之規矩之外哉昔柳子以受直急事盜若器風爲天刑人禍可畏書有之當於民監慙世無窮名在於石可監也監之而畏厚道孰如焉何誠之嚴余自少讀循吏傳未嘗不欽慕士大夫高義當如是今得一途見其風氣徭役訟理戒備雖欲避好名之名不可得也二君不以余爲過師師蒸蒸率相浮稱其好名也而類余邑人士樂令與丞與尉之

好名又秩然焉以理也而從余則余好名之心將益以篤承也時也贊余於治而欲無承丞與財也益以薦人土從余於治而欲自好以步其名也亦益篤是將符中外而一久暫以承矢於弗議矣然運也不其彬彬古道矣哉然則是石之立謂之不好名亦可也乃因二君之請立題名石石立新簿小泉尹君主於基乎并得以書

學田記

王廷幹

黔州劉侯宰涇之二年於自理贖銀捐八十八兩置田地山塘五十畝有奇牒核學宮歲收租穀以助諸士會讀之資官爲之備輸例免其徭役名之曰義田司諭崇德朱君司訓應安陳君秀水屠君同心協贊尙意盛事屬王廷幹記之曰義田者其在道之遺乎天下有善士之人而後有仗義之舉有仗義之舉而後多由義之士考之在古井田之法訂曰分畝無甚貧甚富之家然王制有士田以厚資孟子陳主田以奉祭大田之詩曰彼介攸止蓋我豎士杖杖之詩曰周王壽考豈不作人明所引如惠於傳見者可見已自矣儒詩書脫儒斯養士之道寤其爲士者學足而立至有成和年豈不免於寒饑者信士養之尊薄而世道之賢者故學也夫大學之道時教必有正業也息必有居處其茂修湯息俱無餘願必有

代耕之田庶可以一志而專業故田者村以之生義以之成者也劉公政洽效行見溼土三百餘人時有文會思培植其風節昌大其運化謂衣食既足始可責廉潔之行而節卽不給身以養剛大之氣爰置田疇學以供需用而於諸士輪年長效行者五六人登記出入之數免上官之稽覈禁紛象之侵牟其經營周悉以俟後之君子聞風興起劉公之於溼庶可謂殫力作養者矣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天子者民之望也士之愛民也甚於愛身蓋養民者必擇士而士之自養者必擇道爲學則先難而後獲從政則敏事而後食利不能回勢不能怵居而靜專動而直方養之所以是傳食不爲泰養之所非一介不取此麟折檻之風調鼎補衮之用無不於茲克之俾其得志行道策勲樹績不大爲溼庠之光而益著得人之慶耶則今日義田之置其亦有問於無窮哉廷佇自少發迹於此且內必存養之功未克踐履於身喜庠友之得所養也故以自養之道

諄諄爲多士誦之

縣令題名記

梅守德

宣城

宣城自昔善稱易治然以今視之則若有相違者何蓋昔之民安於力穡習勤四體以淳龐相尚而重犯法嚴供縣官租

庸無後時出谷之坻有至老不入城市者令一出則帖帖然
 若水就下罔敢有距行四方仕者皆謂爲樂土願就焉至於
 今習勤者變之游惰淳樸者遷於機巧逞其私則輕於奸紀
 而不休其禍隱忍毒良僥倖感上之聽而緣以爲利或嗜其
 欲輒敢於非議而謗詭明興噫噉斯甚矣不毅邑人也竊睹
 夫俗之變至此未嘗不慨然太息焉比詢之故老則亦愀然
 曰是豈徒我民咎哉往時吏多長者善拊循其民同其好惡
 強教而悅安之誠若父母然不忍殘民而民亦安忍負其上
 後之吏則有不盡然者蓋難言之矣夫民生計日見殘蹙而
 上之誅欲復垂以煩苛苟且之俗旣成於下上或從而招徠
 之以滋其深切抑何惑于奸僞萌起而莫之紀極耶孔子論
 於曰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蓋難易之勢因乎俗矣今宣城民
 之長者大較則猶右本業而薄賈豎爲惡模而重廉恥彼游
 惰穢儼譁訐者相與羣嫖之士人上者明孔孟正學陋俗儒
 夫亦矜名飾績然自厲或攻文雅彬彬見於世其亦春秋之
 魯乎變而至道是在良師帥爾武城絃歌仲尼莞爾單父鳴
 琴民不忍欺足遵何道哉變之效也宣之令長在昔有聞者
 漢法雄唐柳鎮宋李堅明珠琳蕭吉况子玉六公祠祀百代
 令問不朽後如嘉靖間金器吳侯梯萬安周侯奎以惠政勳
 被芾之思在人耳目自餘諸公謹繩度修政令與民相安昔

氏不乏人而租豆不列其神別名氏將酒於筒策者抑多矣
今楚監利姜侯承命操刀宣聲製錦爰稽往昔思鏡遺風博
搜故牒中得王公文質而下凡如千人刻之貞貳樹置廳亭
修廢典也夫揭往以詔來則勸戒備緣名以索實則誠否彰
名之列一也或則頌媿或則訾毀或則隆降或則庸庸後之
視今猶今視昔耳攬於斯者將不踈然起哉誠棟然而起則
必求如往之附循其民強效而悅安之誠若父母然者而我
民淳龐之風其庶幾復觀乎姜侯旣日統統焉循理奉職求
無忝古良吏而復思以垂鑑來者焉意甚盛也詩云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不穀敬受簡而述之

鰲革坊役記

縣之在城爲坊者六故事凡諸行臺使館暨官司公用器皿
類皆取給焉邑附郭而繁費且不貲凡應役一年輒破產廢
家存者莫能什一嘉靖戊申間當途稱議蘇之而計盡未週
尋復如故坊民雖苦弗堪罔敢有言者隆慶辛未春郡司李
真定王侯藻來視邑事會臺使者以侯能勤民檄委均平賦
役侯盡心經畫洞悉民隱凡諸病苦咸與釐革寧官任其勞
毋俾民累遂議以公用器皿約計合費若干徵銀在公咸備
供應秋毫不以煩民其收貯之所典守之人修造之期皆經

盡得宜上下相安可以經久不易諸於郡長右滕王公嘉賓
建而行之坊人百年積弊一旦蠲洗既相稱慶猶以更代不
常復滋宿弊爲將來慮乃請於一公勒石垂後永爲令典二
公可之坊之博士弟子爲其父兄乞予記言予惟天下有治
人無治法石語信然然君子爲政講求立法必思所以利民
者若苟簡從事取辦目前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且得民之道
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爲人上者孰不願以得民而歸變故
帝丙循積弊謂下奉上分固宜爾馴至嗚人從欲而不爲異
焉者比比矣今既以身利民而立爲便宜之法又以同志屬
望於後而思永其利於無疆此仁人愛民無已之心也是心
也人皆有之繼此長民者果豪傑之士而事誠利民難前所
因循者將自我舉之矧良法美意昭灼於前肯甘心不韙之
蹈乎吾知其必不爾矣漢曹參爲州遵何約求民有寧壹之
歌書之於史後世兩賢之坊之士若民其何以過慮爲哉坊
人問予言欣然
遂以載之石

重修府儒學記

余有丁

浙江

寧國儒學在陵陽峯前歲久弗治宮牆敝壞博士弟子都養
無所郡大夫病之登群吏而告曰是豈養弟子是念聚化導

之務是亟其此村其鳩羣工務奇觴另惠毋簡於時過殿
庶垣堂迺舍毋弗舉越若干月而廟翼翼而墟位位而弟子
踴躍比面請受教郡大夫馬弟子而昌言曰舉自今慶而居
時而稟饋有司爲政慎而章程以時致之不可怠懈士爲政
不佞將期二三大夫籍而記之多士勉矣於是學博石君率
弟子謁史丁告成事屬爲記丁曰嗟乎世所謂夏二千石學
學爲理者曰程簿書見謂習吏事彼文教之謂何其且士其
粗豆弁髦章縫矣而大夫獨有意歟是邦人士之幸也丁嘗
悼道之鬱滯士各私其所學不能別黑白而定於一道術從
茲壞焉豈亦念先王所以建學意乎先王廣厲學宮之路詳
延天下方聞者以友教弟子凡郡邑莫不有學蓋爲功令規
條靡不貫其講肄有業其蹈舞視聽有節其奏有籍其一年
二年至九年有等其教之候有明擢有職書有考不率者有
戮有徒以罰其日耳善其手足之所涉使著於心隸於法則
端而言端而動莫知其所以然而一於道德夫離教非學不
可以維風會離道非學不可以列心體離師非學不可以監
標表先王建學師孔子爲詞以示學者嗚矢故道然而然斯
爲正學晚近世去聖日遠非學日多搃植冥行不適於正軌
或妄意高深微渺道耳目爲知措手足爲能謂糾鑿估畢間
奚區區爲也是入郢而見冥山其不近人甚矣夫學莫便於

近其人求其近人者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尹儒學御從其師受秋駕其御乃良吾夫子爲說者也如欲復駕其所說毋寧道古以自錄書者古人之迹也踐迹而行不失跬步化孔子矣今郡大夫亮宣先王德意簡都人士而程督之則以士多務正學斌斌皆孔子之徒也孔子之道若揭日月而行士如不欲求多估畢要以純然粹白一稟於正本之以躬行強學而不能出人不倍所聞是吾得師者也寧國三輔重地亦先王所建首善者當首被聖澤主上恢張人文匠成翹秀上適遵其會得郡大夫爲之師師善錯其上而博士砥礪之耕道而得道儼德而得德謂非郡人士之幸哉傳曰蹄駘則蹇補頤則頤此郡大夫意也丁敦爲郡大夫申之郡大夫姓陳氏名俊佐大夫者姓李氏名可久石氏名玉銘史氏名元熙學博士石氏名守一料理工費宣城丹姜子奇方其與止歲日村直數額具載碑陰云南京國子監祭酒四明余有丁撰

重建縣堂記

徐一楨

字知縣

壬申仲春予隨巖來爲縣令擗日上事甚繁其俗之樸厚而易理也顧視縣堂則敝壞已甚棟梁傾圮若將墜焉以巨木東西支枓磚瓦解弛日色穿漏淋雨則行潦出宇下吏胥皆展而趨事予起自白屋固不敢陋此而弗之安也邑父老族

進於庭以更新爲請余謝曰堂之敝也久前令皆安之子治
官之初未有可以行吾民者而遽放以工築之勞奚其可越
數日邑之惰紳先生博士弟子亦皆詣予而言曰是堂也臨
吏民施政教敝歷乃爾豈所以肅觀瞻彰軌物哉公不忍勞
民以工築是矣他日至於頽而什焉固不能使邑之民出
力以代吾役也且闔閭細民各有寧宇以安室家而父母親
事之所乃不堪處如此豈子民之所能安耶予起而答曰改
作非易事工力木石所費不貲今公裕既無可需則不免取
之於民令初至不能庇吾民而顧歛民之財以飭室構有甚
不安者厥後奉郡符募民之富而好義者斥其餘資以佐官
城造橋之費乃民之所輸倍於郡之所徵徵發之外餘銀七
百兩於是指紳先生博士弟子及父老復以爲請曰公昔以
勞民傷財爲慮誠盛心也乃今有助橋之美金如許若取之
以建是堂則民不勞財不傷而功卽就公亦何憚而不爲乎
猶難之而請不已乃謀諸僚案丞章君元杰簿崔君應禎韓
史劉君栢僉曰可從於是具以其事白於府達於撫按爰鳩
工庀材撤其故而新之經始於壬申十月十五日落成於今
年四月十八日其工費之浩繁董事之員役自當求鴻筆記
之以彰寧民之樂於奉上予不文非所及也始叙其事之所
由勒石於堂右以志吾愧且以告後之長人者

新建惠濟橋碑記

董傳策

上海

冀余爲郎謝病免出游浙之西湖宣城梅先生訪余湖上甚
盛也梅先生時從給事中守紹興有聲今越三十餘年余起
廢官而都而梅先生復從里居來湖余因以其鄉建橋事屬
余記按寧國府城東五里許有東溪其源自徽界績溪而來
合句溪宛溪東北流二百餘里入大江東連吳越西通楚蜀
蓋江道要津也府附郭爲宣城分四鄉其東土沃居民素請
往來貿販者交錯聯絡三鄉數倍舊設浮橋常水暴漲則
撤而以舟濟焉行人殊苦淹薄更多墊溺之虞橋木且易朽
炭數繕治不勝費先是長民者咸知非建石橋不可顧以事
艱慮始人憚更役曠焉因仍固由興也隆慶辛未知府古廉
王君嘉賓行閱江津慨然思爲已任告諸父老告諸士紳咸
翁翁樂從王君遂與宣城姜令奇方謀捐俸示倡而同知江
子漢通判陳子綦推官王子藻暨諸縣令南陵丁子應諸寧
國徐子一檣旌德董子彰明澄祝子宗文亦各協謀以助意
腕腕如也爰屬鄉人士而募諸富室而擇其格有行者程君
之事既集王君以開巡撫都御史張公佳允巡按御史向君
程並報可且發贖帑金發清工役焉經始歲壬申春三月建
歲癸酉夏四月橋成會王君以憂去府同知李子可久代洎

其事橋凡九券爲高四十尺橫之廣二十五尺縱之長四百尺工役以數十萬計凡費白金萬兩有餘名其橋曰惠濟蓋梅先生所述若此夫橋梁王政所重自昔徒杠功而鄭僑致淡川梁墮而單襄興刺迺後治官如傅舍大都秦越人肥瘠更耳矣望其有民溺猶已溺心哉王君懼橋無華觀此舉殆循循修民事者也張公向君克主張之亦異乎沈繡捐資而漢無間於生民疾苦者與張公撫余境所修學墜典尚多益余日觀其風猷不虛矣若梅先生不忘澤物乃更總理是役而善襄成績焉余尤多其人材足用於世也王君子籍前已叙余會議之於南道御史梅先生名守德雲南參政在告其他漢作錢穀若身緣率先民者並列左方俾後有考義舉云南京禮部右侍郎上海董傳策撰

新建儒學前城銘

沈懋學

宣城

惟王建國正位辨方戴墨履式厥有城隍居因業盛文以化光法象錯陳華芳用咸震銘南遵異維西倚星壁若遊景圭是紀大人造物百維云始固效一圓形潛陽軌高墉廓矣翼翼巍巍旁兼登阜懸應翠微示瞻有象洪化方基雲興漸渥日出初輝大作克襄一勞永逸襟帶宮牆表裏廓即協三謹冥符四極休德嘉昭鴻明載緝告靈既饗孰建之常祉福

信賴希事備章五典數著多
士思皇尚哉華觀永久勿忘

奉林念堂督撫書

周怡 太平

海防事體重大不敢希望減免但太平小縣止十九里山多
田少凡寬平之田盡是新安衛屯田凡山間狹處礮礮處乃
是民田故民田止八萬餘畝人丁不及萬餘丁依厚派每
一丁徵銀三分每田一畝徵銀四釐正數太平縣止該六百
餘兩當時本院書算誤執何處丁田之數坐派太平縣遂多
七百餘兩本院當即照算多數即申請本院時見海公亦查
誤了急云本院已經奏請如何可遽改減該縣且照平米數
通融均派俟後徐行改正見海公又以事回以後各院皆統
定議不得云有悞也彈丸小邑正數難堪乃以書算之悞竟
坐小縣十年不與改正其何以堪今不敢望減免但得本等
正教定派亦所甘心况本縣十九里消亡三里別縣之民買
占三里由地有餘太平縣其弱所當矜恤今遇公祖大仁人
大力量而太平小邑之誤不以爲誤信乎小邑之誤無所控
訴矣池州府六縣共丁田銀一千一百八十四兩三錢太平
小縣乃有丁田銀一千四百三十五兩六錢四分八釐今
仁明公祖卽顧天也故不覺言之諄複瑣瀆也長者之前賦

然瑣瑣罪不可道伏惟察
剝膚之情包荒不罪幸甚

奉孫撫臺請蠲賑書

唐汝迪 宣城

頃者聖天子軫念東南民力瘡痍簡命畢公保釐江左凡我
桑梓之邦舉沐併懷之澤迪不佞竊慶踴跂誠百恒情迺越
在西藩無由敬詢台候茲祇役滿捧便過里中顧目擊敝野
水患異常昏墊之災百十年來所未嘗有小民皇皇無與控
訴不得不哀鳴於左右以丐拯援惟臺端乖察而俯憫焉敝
鄉去歲已遭藩湧四荒民徙者強半然高阜之地尚有傳收
郡邑長吏多方蠲賑備存子遺尚擬今秋必能大獲以蘇殘
喘其乘除之數宜爾也詎意四五月間大雨彌旬山蛟奮發
水勢洶湧五六十萬圩田隄防盡決雖百有一二力救未濟
中亦匯爲巨浸茫無疆界數日前自于湖挽舟而上二百里
間頽垣壞壁室屋斷爛樓木浮槎哭聲震野昭昭耳目誰不
傷心至於山田則聞水衝土裂盡損苗菱亦百年未有之變
郡邑長吏深知民不堪命言卽墮淚然以國稅爲重明例其
嚴而且迭巡於中白從事於催科是大病垂絕之人不加特
息而又推蠲以促其亡其能延晷刻之生者鮮矣伏惟臺慈
矜憐獨察遺黎奄奄待盡俯賜回天之力宏施破格之恩獨

免贖貨曲從優處庶民皆有賴邦本胥寧豈特一人一家世感頌而已哉

啓某道臺書

李一元

太平

太平僻在山隅廉訪所不及因而不沾王化者久之卽如商北二運令與胥如貪相濟以肆魚肉至漕運一項解米不過三千石使費約一萬有奇其苛索節次曰點解曰申請官價曰封體曰襪比曰折村曰發官價每次官有常例吏書有公禮私禮門皂差也不遺一人多則數百兩少亦數十兩酒如池肉如林此縣又解以前之若也至往蕪湖交兌若更甚焉糧官合衙從行正官監兌隨役二百有零加以白役盡派糧長供給每日一錢或二錢既領銀矣又坐糧長寓所誑騙甘食怒罵敲辱無所不至迨上壽臨歸時米價漲糧長大字號下程路費不受竟行瓜分粟取納帛食物如蟻如狼兇畢又有餘米之取任意多寡或米資價少具文請增先議定吏六民四方肯具稿給發又虛具半此私費一萬有奇盡果太平衙役之限而日甚一日也以故承解之年無家不鬻子女無歲不赴水死橫槓上控復以抗解中罪斃之獄中太平之民所以甘心忍死坐待斃而莫可誰何也欣逢老憲臺下車以來寧事從民生起見時時以愛養爲心無奸不燬無弊不

別敝邑鹿縣官灼知其若非改拆色爲本色易民解爲官解
無以瘳猶胥已病之疾拯斯民已熱之火殺然申請荷憲俯
允民咸舉手加額仰天而慶更生也但官解亦有應用使費
若不從今派足至以官解累官今日有老憲臺主持於上處
縣官奉行於下卽勉強賄人亦踴躍後來者未必不議更
而奸胥從傍煽惑法難永久恭誦憲批使費聽從民使通邑
共議立有成規甚廉且約雖鹿縣官猶力主減而欲行之久
遠實不能減也此項不便申請又不敢私擅謹以議單合同
呈覽乞賜批印以便勒石庶免異日奸人藉口苛歛頭民設
計逋負抑不肖猶有懇焉本色之徵聞各憲已奉批矣太平
百餘年來止有鹿父母一官吏書之牘久橫難毀易張若非
官解雖徵本色而從前苛索一萬有奇之使費不一二年如
故也况太平抵蕪一葦竟達糶米既足正官臨之除官旗正
項外無草狐羸食其間一二口便可事畢一父母替任其勞
億萬民遂活其命保其家所全不既冬手伏乞老憲臺鑒持
善心以救此一方民徵本色改官解勒石垂後俾法與天地
同永德與覆載並隆一元心切向叩因久患月疾附做同年
兄仰陳座側倘宥狂瞽採以芻蕘不肖幸甚太平幸甚一元
不勝戰
敬之至

上劉巡按書

何燧南陵

竊念禹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有溺者猶已溺每歎古仁人加意民物肫肫懇至非漫語也恭惟明公奉璽書出按東南任卽禹稷之任也一夫不獲時子之幸心卽禹稷之心也茲不揣地方痛痒敢代父老上達鈞聽敝縣苦於繁昌寄馬之害相聚疾首頽額不得已奉行臺下夫馬草之徵織造之設凡以昔不養馬之故今馬不可去則是二者之供謂宜獨免敝縣而均攤於宜涇等五縣江夫弓兵之銀昔以濟繁昌之衝今衝歸敝縣則宜輟濟繁昌而獨助乎南陵此代父老叩訴者一也廣總兵備之增於地方無益有害林梅墩疏中備矣該部極然其說而雙江翁哉革常鎮兵備之疏適至舉此遺彼恐不免杏行臺下覆巖近年巡撫以海防爲重經年駐倒是以常鎮之痛癢相關而寧池一帶或不免秦越視亦勢使然也夫地方獨敝省一冗員則受一分之賜矣此代父老叩訴者二也佳情切桑梓冒昧上聞且恐煩闕人不敢彌封伏乞開公俯賜矜察爲解倒懸悻無任瞻跋之至

敬亭山記

高維岳宣城

峇閩光嶽氣盡人文攸叶歌亭渾沌於上古疆理於周漢而
名勝於晉唐元禪發其深太白揚其輝雲蒸霞蔚之色珠璣
玉質之文瀾振振矣益江左之山福於黃龍從盤百千餘里
三十六峯之奇神人天表其幹爲南都其支爲三輔而宣城
則三輔之要區敬亭則畿甸之望標也志所謂控吳越而帶
江湖擅靈異而饒勝蹟信有然矣何者環宜皆山也高者多
巖叢而三空洞下者又培塿不足當大觀惟敬亭特起於川
原廣遊之中而環峙若屏翰自一峯以至敏應廟聯綿三十
餘里卽畫圖不工於此居然爲一郡之雄秀此高賢才人所
必仰止而快登也飛閣翠雲更上更勝而陵陽之茂林複嶺
層城綺市鬱鬱蔥蔥然者爲龍巖登嶂巖然者爲郡齋瀟
瀟詞賦瀾然可挹而想彼其拔我天南卓立龍漢者誰則黃
山之天都其最高也而文脊而華陽而通遠而稽亭而譚山
崎嶇眉睫轉而東則長嵒麻姑轉而西則天門行處轉而北
則硤石青山森然排雲嶮然列翠人言三千粉黛入百烟花
態幾似矣若夫千源萬派之水隨山緣谷何可殫記第舉其
所可指可見者西南來自績溪東南來自天目各百餘里而
後合流於寧國之五河又逶迤百餘里至稽亭則注爲後溪
復百折而度玉山爲東溪傳句溪其自正南栢枳金碧等溪
澗而來者均如筵鏡百餘里而蓋山砥之赤壁澄潭旋繞而

城穿鳳凰濟川兩橋而東爲宛溪山是宛句二水台注新城
水雲一片如玻璃浸敬亭之趾亦何掩映乎詩有兩水夾明
鏡有百尺照心明其在斯矣亭臺帆檣繡橫飛動何異蓬瀛
真有應接不暇者至若大河西而太旌涇川之水合而爲南
陵之青弋江大河東而於潛廣庭之水瀕而爲崑山之南湖
湖與河會又總歸於黃池練敬亭之北界而出方江俯仰之
間河山嘉靖猶文郡邑碧連帶瀾皇風際盛光景昭明當其
青陽時布出卉爭妍詠華藻賦修禊飲而撫名芳人唱陽春
之曲則敬亭在春堂也及其朱明在候遍野耕歌薰風透體
沐露雨而坐茂樹地想清涼之境則敬亭即西池也清商曲
奏敬亭可餐山逸青水逾碧更覺天高而氣清彼丹葉黃花
藜桂郁郁俱爲登高點景北陸日行敬亭如玉石著皚翠著
海恍若疑華而稱素列玉華瑤臺蒼蒼松檜正堪賦沉吟
若乃曉色曛暉控夜之誠靈萬法夜月朗朗林壑之影鬱千
巒又借曰時而臨朝四夕變幻百態者卽左思三都之後談
難寫茲郡之佳麗倘採神天台之靈秀可方崑山之清好景
臨江左崑山天都轉陵而外誰作敬亭倚乎今字內兩地詞
天縹緲崇祀齊相望於道乃敬亭曾不得比於齊華之數語
亦清幽不尙人間而含靈有所獨契謝守李鴻惟靈是依點
綴斐然僅供欣賞爾若韓昌黎之文起八代顏魯公文丞相

之忠職千伏此其著者或單障或戢亂或勤王惟靈是啓題
詠標致謝三賢祠紙深景思若夫奕奕宜生蹟顯名挺大節
此選哲者何可勝道風隆文章均足表人倫而光出色乃詩
酒聖俞當是宗工亡友萬金窮焉接習道經結社此山之日
能無歎逝其悲仙如子明琴高神都黃藥扶風則奇蹟也上
下古今時非山靈氣韻所託抑奚事封時爲哉以是記敬亭
敬亭遊
勝矣

遊敬亭山記

王思任 山陰

天浮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不道宣城不知言者之賞心也姑
孰據江之上游山魁而水怒從青山討寇則曲曲鏡灣吐雲
蒸湖山水秀而清矣曾過響潭鳥語入流雨壁且答望敬亭
峰岑浮曉令我杳然生翼而吏卒守之不得動既束帶發謁
中乃以青鞋走眺之一徑千轉綠篔簹染不知幾千萬竹樹
黨結寒陰使人向骨之血皆爲蒼碧而向之所謂烏啼鴛鳴
者但有茫然竟不知聲在何處廚人尾我以一藤勞之問雲
閣上至此而又知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造句之精也眺
乎白乎歸來乎吾與凌州樵以接天語也日暮景收峯濤泮
亂饑猿出啼予慄然不能止歸卧舟中夢登一大亭有古柏

一本可五六人圍高百餘丈世眼未觀世想不及崎嶇斗筲
區嵌其中撈曰敬亭又與予所遊者異嗟乎晝夜相半牛山
短而蕉鹿長回視謂空問夢何在于游亦何在乎又焉知予
向者遊之非夢而夢之非遊也是爲記壬寅四月

水陽倉記

梅守德 宣城

按令甲宣城當輸縣官租凡三萬餘石其入漕京師者十之
六故事水陽西鎮置官庾一區里甲如期會輸粟領賦者受
而藏之而邑有治粟吏山宿庾驛司監督焉俟漕舟解卒至
兌以納輸人有法守而粒米無狼戾蓋正統中巡撫周文襄
公疏奏命邵守袁公旭割置爲吏民便若此久之穀以糶毀
頌旦敗鍊蝕於蔓草間輸者雲集無所貯藏苟且支吾或僦
民舍以居其奸閹弊穴由茲以熾有卒頓藏朴而後能集者
愈謂有其弊之莫敢廢也而上無令者孰則異之荆南姜侯
孟頴守宣令三年所矣明章程謹賦餉民輸官期獨先諸邑
俾最凡兌運必躬澆以爲民主至與武夫得辛極力相抗勿
令禁索民深賴焉至是則憮然曰國賦之征吏政之人而闌
焉不爲之所將謂民何且也不戒於覆轍脫有他故何能越
彼徇爾然受我約束者遂下令邑中修舉其廢詔於有衆請
之推拔兩臺朱公施公兵憲馮公邵守陳公僉可之乃鳩工

屯材簡里者愿慈而能任者董其役其賞則各別倉然願輸
充費而侯乃出慮經畫其規制中爲聽事前後堂室各三板
翼以庖涵左右列殿三十二前爲門二所亦各三板總以周
垣重之堅壁風雨攸除可以謹儲蓄慎出納正體統而明法
令矣始萬曆甲戌仲秋以明年春王正月迨工里之諾生王
志仁輩將其父老之意曰倉吏久廢而一朝修復之不可無
紀也且欲後之至者知興廢所由嗣而歸之永勿墜焉顧是
舉也敬共王賦也亦思民賦所自出其知稼穡之艱難乎周
公作無逸書告成王拳拳知小人之依至幽風七月謂周家
王業根本繫焉民生疾苦不可一日不在上躬暇問也搏節
而休養之恤其力而不費俾得安於田里而無愁苦嗟怨之
聲非國賦所自哉姜侯勵精於治百廢具舉厥蹟多矣皆關
於政體之大者非時詒而舉廢其軫恤民艱不忍傷之固自
惻惻於心者余不佞既紀其成事而因以附傳信之義後之
君子其亦
有覽於斯

學田碑記

林鳴盛

南陵知縣

國家置膠序業餼傳自公矣其復田何給之法外詔臚也越
宋之肇也則置唯陽石鼓嶽麓口鹿河書院然必田焉優矧

茲宮牆各羣乃遂最將以論秀賦天子顧其養闕焉謂師訓
何我毅介江端值能代文明之會彼都人士焚然推龍蛇懷
卞璞第故無田何以培供滿潤則無士無士無學伊嗚之疾
不佞爲是揣揣咨諸所涇曠業次第裁構凡隱射絕贊之則
歸之學云今總有國掌編有奇紀應有紀庶以勸水業垂裔
緒林子曰繁田獨農夫事事哉記序儒行必禮耕義種子與
氏論施守也田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則曷以謂藉第令聯
隊逐伍優游菁莪糜費無需乃神明肝畔莽犇焉滋蔓萑葭
莫之摧彼則蓬土也明亦有司孤益莊生曰耕而鹵莽之則
其資亦鹵莽而報于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于至
深耕熟稔則禾繁以滋而朋良終歲多士毋亦是軫令經術
穰穰庶母有司羞夫有司不多士急宜諸生無所則有司課
苦多士不自司效則勞勞夏吐錢賦賦以供我何爲哉豈
弟羞有司即什一農夫赭顏詭之矣尚勸之哉他諸所俱列
下方庸特申
念多上云

義倉記

真安國

宣城

萬曆乙亥宣城早禱而雨遂大有年邑大夫善侯命方既識
爲於堂已而喟曰吾治邑四載此弊始除然無能爲元元永

久困儲積者天下之大命也幸茲稔可以倣古社會之法行之遂以請於風院宋公僕望巡院鮑公希賢和侯陳公俊報可仍頒行諸郡著爲令俟乃下令民戶稍出穀爲義倉本又念先時郡侯羅公汝芳嘗貯義粟各鄉但都無積貯無厥久之鄉人侵隱法亦廢於是出帑金召青民負行義者視上建厥山圩兩鄉置厥兩區懸令嚴明堅可垂久厥成而穀亦集春兩鄉膏存箱告盈永貽賑貸之利矣耆老乃講予文以紀之謹按尚官倉人掌粟入之數有餘以待凶而頒之廩入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認穀用以調年之豐凶遺入掌之委積以待凶荒王者親民事如家事既爲之制其用文爲之藏其餘以備凶荒此其至情通乎閭閻元氣蒸乎宇宙所以成文明之治也王者之迹德而自私自利之習熾至於戰國上下交爭利不復以民命爲意矣故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嗟有饑孺而不知發益傷之也與民痛癢無涉而徒歸罪於哉國先王親民如湯之意斬然無餘矣至漢耿壽昌始倣古建議爲社會法米考亭朱子爲南康爲浙東皆立社自矣請行之寥寥數千載論此義者幾人古今治不相及厥之道跡見所立四鄉社者遺址竊心慕之熟計奇命一方踵行母怠然卒不逮也歸者細邦幸觀茲厥成獨當於忍忍以

不文不記。記曰：圩鎮百里之版在水陽，列於兌運會後。由鄉
百十餘里之版在寧埠廣王殿下六門內水陽之版十有二
糧貯穀六千二百有奇。廟埠之版十盈，貯穀如其數。散歛平
時用社倉法春而出之以補不足，秋而入之斗囊一升以供
鼠耗。四年用常平法春減估糶以出，秋增估糶以入。厥價恒
平，置籍三府一縣一掌出納者一掌出納者。甬里嘗不入盤
查之籍，凡官販經盤查者夫困故避之。然已登兩版，則非怯
藏無稽也。試以三籍制其出入可覈也。良法美意存乎後人
守之耳。

文信國忠烈祠記

宋儀望 巡撫

今上萬曆三載，予奉命巡撫南畿。以十有一月行部宣州宣
守符令具言宋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以成熙五年差知宣
郡。既下車，適所屬舉成切民隱，春和者，研作爲農，諸令歌之
以勸。無得代，猶倦倦與父母子弟陳說教化，百姓感之。去之
日，爭饋餼立祠以志不忘。備載郡乘。今宋亡且三百年，父老
子弟每言丞相事，輒泣下。顯祠廢，道缺無以妥靈。揚哲慰那
人之思，守土之謂何。是耶，早夜經營，擇地於宛陵驛故址。讓
日與工棟宇，惟宜寢堂設立，蓋宮成備。越七月，祠乃告成。以

子為公知人考先哲舉廢詞獎忠烈文撫臣職也守者令相
非賴首領有記以示久遠予喟然歎曰公之忠大矣海隅荒
服聞其名猶知破器况過化之區乎編子懦夫一及當時事
怨髮豎指涕洟沾襟况衣冠之儒手按祀典以勞定國以死
勤事法施於民捍大患興大利備此五者宜莫如公是宜贊
有廟食贈有爵秩豈有議議是舉也於法為崇報於義為勤
忠雖予之不文將焉辭之嗟乎自古中華凌替莫如宋之季
世子嘗考其始終益重悼於公之死也公自寶祐登第即慨
然以國家自任宦者並末臣用事上書乞斬之既又極言其
罪皆不報賈假道當國屢擢公不用咸淳間稍遷提刑尋知
衢州當德祐之際勢輿輿矣公以獨族孤臣倡義起兵以圖
恢復勤王詔下輒提師入援夫以新合之衆當乘勝之師位
厄亡之運為扶危之計不俟智者辨此矣國存與存國亡與
亡公之心何心也既至臨安即又上書乞斬呂師孟等陳說
大計分天下兵為四鎮署都督以統御之使輒分而圖我乃
可制此其計曷甚執政陳直中諸人猶扼公所事不得用既
知平江極力糾集軍聲稍震會獨於開磯急召公援臨安二
吳等俱委城降假令公不去吳堅守大都以周濶漸敵難乘
必恐我乘其後乃又趣公以去門庭不戒室室安守卒之繫
組納降屈膝請和天之所廢誰能違之嗚呼悲矣論者謂公

早年勇退投閒自放有謝安石之遠性樹上書乞斬宋臣師
孟育朱雲之勇孤軍赴援力謀社稷真州之脫空坑之敗補
州之執艱危萬狀皆死不悔有韓魯公之節燕京被圍從容
義命顧問慰勉應對如禮有箕子之貞既種柴市南宮再拜
臨刑自若有比干之義蓋公之志可以崇宇宙公之忠可以
貫日月史臣謂公一死收宋室三百年養士之效豈不然哉
予因撰次公事而述厥赫赫者以昭示後來亦宣人之意也
仰守以下咸書名左方以見祠所由始云乙亥季秋朔日巡
撫右會都御史同都察儀儀望撰
知府張夢却縣姜奇方勒石

重修何孝子祠碑記

潘子廉

南陵

南陵有孝成祠祀工山之神晉潘孝子何公琦也公生有令
德沒爲明神福澤及人邑人士德之凡一井一聚月况惟謹
歷代崇典以其栖迹封碑陵侯以其庇民封顯昭溪以其雲
祀封壺澤王國初建祠特山橋東歲久就地今邑大大州同
林侯蒞治首重教化迹先賢之遺示風率之義乃謁神廟
宇之敝陋弗稱也習然謂子廉董曰茲弗飾其子責哉行且
新之一夕夢天冠偉人來見詢之爲何工山也而異焉歲大
旱從衆自工山迎神虔禱之隨澍雨大有年盛觀益昭昭矣

始侯至焉長吏久嚙之餘務施察分最告舌擢乃大被補
助不遺餘力扶崩瀾澤百廢具舉民用和附於是始爲改作
計其民之良革厥後爲堂三楹有像而崇祀之前爲門樓後
爲寢室左右繪以高瑞塗以丹雘工成不日扁曰孝子何公
海神祠靈有所託邑人歲祀祈報得以滿其所欲而享榮祿
禮其齋祓祇敬之接於神明將有所憑依賢大夫爲民竭度
幽贊導遊景休倚歟大哉或者以鬼神職祥之說爲疑非也
夫體冥頑而懲不恪苟可以誘世勸俗猶君子所不廢抑飾
祠以崇孝而導俗也哉按何公在晉舉孝廉爲郡主簿就祿
養事母孝採藥馴虎鄰火逼親棺感天反風得不燬治歷運
縣令山限字化成和初伯桓內史之變棲隱上山日事耆老
作三國評論屢徵辭不就桓溫師駐山址馳召不應乃謂茲
山有仁人誠不易致以故當時欽其名行而高尚大節昭耀
後世迄今二千餘年尸祝而俎豆之嗚呼何公之孝足以感
天人尚矣至人侯之夢於二千載之下曠世相感又何神也
侯莆陽世家韓鳴盛丹山其號舉今甲戌名進上爲政多偉
績茲惟述建祠本末紀
實垂遠他不暇更僕云

新建義倉記

汪冀立 南渡

蓋聞邦依於民民依於食故足食以爲民者大計也明興首
重民食自畿輔以達藩臬督府州邑咸積穀以備歲歉其所
以加惠窮民者意周且渥矣顧粟虞請發靡時而膏嗷嗷待
哺之衆仰命於公家嗷者不必貧貧者又未必盡賑吾民之
不轉而滿室者能幾故救荒無奇策自古難之而於民稱使
則曰義倉考義倉助於隋開皇間至後世而其法寢廢議者
又病其不便矣余以爲便不在法而在人如我林侯則真其
人也侯籍閩之丹山以進士來令是邑甫下車問民疾苦視
民之饑賑之恐後募民出粟益公廩全活者萬餘人且步畧
爲雨遂成有年民之戴侯猶赤子之慕慈母也頃有建儀約
屏里出穀若干石爲義倉侯曰不計里之貧富戶之上下而
一切如派是不以義而以法也既名曰義倉必義倡之義募
之義收之義處之而以法維之庶官無催科之擾而民無不
均之歎遂移文監司請得以義募民出粟無論斗斛多寡量
力捐助又請以南運之美銀建置各路社倉以貯監司報可
乃召義民分授以銀而諭之以某置倉三里鎮貯粟以濟爾
南境之民某置倉水次鎮貯粟以濟爾北境之民某置倉蒲
橋鎮貯粟以濟爾東境之民某置倉戴家鎮以濟爾西境之
民量地遠近畝放成便如此又議置倉夫各一名量處工食
以任扇颺防守之勞未幾民慕義來輸者不下萬人共得穀

若于石候慮夫守掌非人放勸無法穀雖多不可以久乃擇
里中富民之有行義者一人司其出納官給鈔簿明注每年
在倉若干開除若干或易賣若干或借過若干或濟過極貧
若干義民掌其倉厥縣官收其數簿而又歲易一人杜侵漁
也其放散之法則爲等有三曰糶者減價之二以待中民也
曰貸者加息之二以待中下之民也曰賑者并其價與息而
捐之以待窮民之無告者也噫嗚侯之爲是舉也其意何周
且渥哉夫括斯上之穀備斯民之荒是倡之者義矣隨民之
厚薄以出粟之多寡是募之者義矣放散不係於令作盜查
不關於監司而奉行者惟公且謹是所以收之處之者義矣
義行而又有法以維之義益可久矣大利物以和義以終事
則其義在民是上下交相信以成此義也孰謂義倉之制不
便於民哉余故曰不在法而在人也雖然侯之政豈惟此哉
吾邑秋糶額貯兌於水次倉近以水涸改兌糶港不惟不便
收貯且有他虞侯曰是不可不爲之所乃計前美除建社會
外仍餘若干請市地建倉併歲徵令長運者將收完之稅運
貯彼倉以待交兌其設夫防守之制一如社倉云夫由前觀
之則民命以全由後觀之則國稅以便侯之爲國爲民如此
後之尹茲邑者與侯同志豈二倉而修之庶幾乎斯義之不
朽哉

名宦鄉賢題名記

張汝嘿

寧邑

名宦鄉賢祠者祀仕於其邑而功德可名與邑之賢而無分
顯晦者也。膳徹孔庭有司者於斯奔走冠服儼然對越在上
奉名宦知父母敬鄉賢如大賓。洗滌誠敬再拜盡儀安而行
之會不以爲儲體而一時之環而觀者咨嗟榮仰謂吾不能
深識聖人以若人而從祀豈非聖人之徒與。因是共加策勵
首躬。稱善庶幾追其後。竊此固其惑人易入者矣。萬曆乙亥
汝嘿備丞於寧。竭廟已歷兩祀。見木主猶仆。大近衰。詢之
乘志。又或無徵。則嗣是而後。難舊所應祀姓氏。以久而逸者
不少也。汝嘿不自量。欲稍加釐汰。爲永遠圖。乃四尹仁和尚
君梅適同是念。慈院許公按治汝嘿。與俞君又適與矣。典遂
各獨所錫。立石祠所。名宦自唐令范傳真。至明可謂王。曉凡
七人。軍實目晉隱士。翟爾至明新城令袁澤。凡七人。具鰥姓
氏。如杜祀典。庶後之仕於斯產於斯者。知臧否。公評昭昭可
畏。能自挺拔爲一世之表。雖百世而下。亦且有景慕如今日
者。隨分。或。務求無玷於宮箴。出必使遺愛在民。不得位則
羽儀閭里。而沒則如古法之所謂。可祭於社。洋洋精爽。崇俎
豆於宇。南。間真足以稱國家崇奉之意。則汝嘿與俞君斯舉
不史賴之以有光也。哉。夫武城有澹臺而後子游。有弦。亦之

化因革所宜多得之其鄉之賢即此而觀固不無所重矣或曰有愷悌君子而後有作人之休士不皆無待而興則倡率善類又上人責也俞君兩是其說遂請書之以白於鄉先生用無忘交儆之義庶歷四年而子仲夏

俞公祠記

陳 俊 率 國 知 府

余按革除籍見一時死事臣蹈湯火中甘心澗鼎親輟拊膺太息淚淫淫下瞥見俞公周旋委曲抗節不附致鐵身以殉輒又拊膺太息淚淫淫下也或曰俞公死節視黃初方孝孺練子寧何日黃方諸公非建文臣耶日受簡題列員騰奔走死何可辭譬左右手然一旦頭目心腹變手足不搖衛捧掖得乎即文皇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語諒之矣謂桀尤吠堯非歟至俞公燕臣也縱均之奉朝請然所委贊者燕耳如曰臣各爲主俞公即稍爲文皇地亦胡病於忠哉乃卒從一而終不少絕狗吠主之請且不計之矣嗚呼諸臣死建文易俞公死建文難諸臣既建文戚文皇疎俞公既建文疎文皇戚此成仁取義難易親疎之辨之大較也故曰俞公死加諸公一等云然公與禮部尚書陳公迪俱宣人黃公觀即又貴池人方二三百里間同時死事者居其三歎幾千載震耀寰宇豈山嶽間氣江海精英繫獨一方鍾毓詞構城東孔道前大

門線之垣中崇堂室後卽居羣子孫業儒者望之枚枚粟粟
吊古者過之歎以悲感時者聞之奮以義逐臣放子聞之歎
然不欲生頑夫鈍士命之低顏泚頰車將近而輟爲之迴也
俞公名逢振字孝章世居水陽西鎮里由洪武戊午鄉試辟
燕府教授尋遷伴讀云
時萬曆丁丑五月吉日

均田記畧

查鐸涇縣

任天下事皆難而均田尤難方其始事將舉邑之眾而授以
節制非有盡一之規衆罔攸措故立法難法立矣而行之未
善少有依違姑息於間衆且玩視之矣故行法難令以一人
安得履畝而教之不得不寄於人苟非其人則豪右售賤貧
弱受抑名雖均田實滋弊孔故任人難是二者難在我者也
民有冒險行奸者吾方執法繩之彼且怨謔朋黨多口可畏
故得民難且以一邑之田奏功數月吾方致詳而部使者已
催督四出苟不相信且以慢令罪及矣故獲上難是二者難
在人者也任我者可以自盡在人者獨且奈何此均田之所
以難也初均田之擬下吾涇侯釋然曰裕吾民者此其首務
哉迺博詢遠慮列之規條以不盡括一邑之田號則掛一漏
萬易以取均故先之以號冊田之廣狹業者未有不知非

丈易以得實故次之以親供冊民之姦弊不能盡無非耆民
易丈互相稽察易其姦弊故次之以信票冊爭者爲斷說者
首改姦弊者摘發冊凡數易矣非總者之席對局以核實故
次之以歸里冊法既備則持之以斷行之以嚴卽捐者罔不
畏法而縮手行斯善矣催督諸冊則委諸學博提督諸耆則
委諸縣幕選任總耆則取諸各鄉之耆德或分猷其濟或協
力效勞人斯得矣先是涇之民或若其繁勞而侯曰吾知一
勞永逸而已安得人言之是恤上之人或責其遲慢而侯曰
吾知悉心利民而已安敢欲速以善 編 愚 如 原 指 顧 抽
查卽戴星出入涉險往來而不以爲榮 凡若千畝計稅
凡若千石丈出羨餘田凡若干畝悉以補諸舊額田溢稅則
從增稅溢田則從減由是版籍明而上有定徵疆土別而下
有定輸土民交口稱均平矣而侯不以爲功處籍而不賦任
怨而不嫌令嚴而不苛功成而不居侯於均田非直協人情
且中天則以此均天下無難矣吾又安能盡狀之故爲記其
大畧如此侯名曰文然吾其別號也撫之金溪人以進士起
家令吾涇凡五年他日當有傳其循良之績者茲以紀均田
故不多及云

龍興寺山門記

龍興寺古刹也因其廢而重修者崔君耿山之先世祠也新建山門則其嗣德鼎興德昭也崔氏世居水東循河逆流而上十里許中開平壤地名毛園寺建其中坐禪龜山阿麻嶺諸峯相傳有女獻花入寺供佛乘羊而去故名毛園前帶麻川蓋望仙龍門二水合流而下處川下有石名麻姑仙洗紗石古仙記麻川麻姑歲臨毛樹毛女年年至其誕未可盡信然其山水則一方稱勝夾河兩岸怪石嶙峋跨巖若獅狀間多澄潭清澈到底可鑑毛髮每逢春雨連綿山水驟至水石相激則白浪洶湧狀若捲雪自長年過此點篙撐柁料息不敢忘目唐李太白杜荀鶴俱經遊太白有瀟瀟鳴榔聲兩山走猿獼白波若捲雪赤石不容初之句荀鶴有麻川清激底似人武陵溪兩岸山相向三春鳥亂啼之句皆龍興之勝概也寺之來相傳爲宋學士孫龍圖守墓之所予嘗過此題云偶過龍圖舊墓臺英輝千古已成灰山僧指點埋魂處尚有遺踪傍草萊迨入我明洪武初孫君耿山始祖曰某曰某曰某兄弟三人捐貲重加修飾各塑佛像一座惟山門未建耿山嘗讀書於此頓悟後登高縱觀川原之勝若有心曠而神怡自許建山門未果病中且囑其嗣曰務建山門以了夙願鼎興聯因捐貲構工始於某年某月某口高若干丈廣如之規製宏大出入壯觀龍興又增一勝泉云夫耿山因亦

世修飭未了，乃建山門，可謂好結善緣。鼎與昭因父遺命克
承此志，可謂善繼先志。茲皆事之可記者，但人子於父之有
志，未遑更自進於此者，非止山門已也。果能推而廣之於義
所當為，力所能為，皆克終其事，俾先世之緒，自長光顯。此父
子用心之大，所書以望之。

題名記

盧洪春

旌德知縣

余祖陸之三年，適有暇，尋數考覽前功令故事，怪其泯泯也。
昔宋景公兩家道令年三歲，一更甚至五歲，鮮不更者二百
年，來與吾自數十人，無論邑政，適前令姓氏自成化以後，亦
寥寥無聞。問進諸父老而叩之，其所能憶記者，僅與與甘三
四君再叩之，奉相顧不能言。豈父老重難言，故則邑來之缺
故也。夫旌，彈丸地，負山阻險，其民椎魯，少文，俗儂急，鷓鴣雀
角鼠牙，睚眦自恣，未易以干法治也。獨性嗜勤，作食晚粟之
飯，私沾沾小惠，民易見德而少不常意，則唯嗚焉是故。令茲
士者，多矣。適今所願聞自顧君甘君張君外，韜不掛諸齒，類
問月旦之評，律之太史氏，維嚴哉。夫名實之實也。古今之鑒
也，前數君子為政不同，而寬嚴適中，均所謂賢豪長者，適併
其姓氏而忘之，子用是益懼。燕日叩諸搢紳先生，得其姓氏。

增若干人勸諸石因爲之記昔太史公傳酷吏而謂其廉者
足以爲儀表活者足以爲戒矧顧甘數君子盡叔敖子產者
流而予得以我親之身
起坐仰止其間亦幸矣

醴泉井銘

有引

吳萬全

南陵
教諭

陵邑城河淤淺居民往往病渴瀕壺沈公初仕卽於北關建
石堰爲蓄水計顧山水易竭縣南有井頗深歲久湮廢侯乃
濬治使頑且覆以石亭汲者輒
之泉味甚甘故名醴泉井銘曰

緊惟陵淺山源易竭萬姓水飲羣資井列邑南有井其深無
慮歲月滋多漸以頽圯侯念民艱爾而取以鑿以疏荒砌
新地通壘井所在覆之傍養人渴人我心孔傷乃區厥英石
高維云上覆三孔下深百尺泉甘如醴以侯之澤井養不窮
伊侯之德豈誰一井百廢
且廷委作斯第德政可紀

籍山亭碑記

沈堯中

南陵
知縣

籍山遺址云史事稍暇猶先專土脈委路登南陵山觀系於

九華而工山高數千丈崔巍截葉固其大宗也自工山蜿蜒
而析文分幹則則陵嶽嶺水龍了山黃山等列其西南射的
馬仁石潮黃連石音梅花之屬環其西北爲嶺呂山猶其附
而東南有神龍山于堆山由西南而繞邑治東北爲諸山余
觀籍山坡陀透迤儲精聚氣龍氣且百里而止結於斯殆所
謂主山歟然麓址雖存而燒削之餘不特其傲余感而惜之
語人曰夫山之有表裏猶人之有臧腑腎胃肩背背指也羣
山四向率率繚繞於外而茵席帷帳間顧俛之無藏是壯其
傑而獨其本也何以稱名區奧壤哉且稽者席也縣治臨學
惟藉山焉依地靈人文惟相符合今也積其所依而降蔽疏
薄欲以宣茂明之猷毓圭璋之彥難矣於是覆土植木更漏
鼓之樓以成臺崇而表之因名籍山亭匪直爲榮觀將俾蟠
紆鬱鬱而風沴不入生氣彌衍古昔陟嶽降原相土營邑審
陰陽向背之別擇位署堂構之宜揆卜而墨食者皆是物矣
夫經紀山川保有形勝撫疆宇者之責也培山濬川生聚教
訓有司承流之務也余不敏思貽永圖始覆一簣以俟後之
君子

新建龍會橋記

徐元太 宣城

南陵縣龍會橋成是役也始於甲申之春迄冬告成擇若均
力城有經紀葢南陵爲吾郡屬邑去郡九十里當山水之間
居然一陬區也顧地勢南高北下高則易淤下則易洩風氣
漸以不古今上八年沈侯來尹茲邑周覽山川博詢民俗得
邑治東北一里外有谿其源有二一由縣南六十里工山龍
池出泉繞縣西北而入一由縣南六十里水龍洞出泉繞
東南而入異源同流俱泄於斯斯形家言谿上宜建橋梁茂候
未遑舉比侯人覲回從士子請發學宮乃聚財鳩工三月且
而竣復以餘力培龍山講文崇古者仍報美若干會士子以
橋請侯歎曰學宮堂奧也深梁橋爲也堂與尊而橋獨不固
奚益奈功鉅何乃集父老鄉大夫士議僉曰倘得經始費不
貲必有奸義者出而應焉侯命主者仍督其事復以兩僧道
願於橋兩翼不足則以義發濟道德緣而生茲於是科罰有
戒吉禁有戒主者亦端心方日暮從事驅漢水吞吞冬洲源
則張於下木潤則觀於運石蓋南極之侯乃濬沐度時辛由
滿時若得以按時舉事築石爲梁下空五洞在陸一百七十
六尺廣十八尺移以石橋堤以石磯幾如巖如工舉而石
閘官損役無農妨行旅樂於往來士女聯袂遊遊馳人岸上
噴噴其上形勢盤踞風氣滯聚千百年來未有之奇不特聲
色而一旦告成無窮之福伊誰之德宜乎都人士愛咏之也

予每慨郡邑吏喜事失之急畏事失之緩敏精於簿書期會之問而施訖營營失之俗所求教大體協時宜天人交相不勞而成功不已鮮乎余因侯之斯舉也不能無所感契橋成邑之舉人管橋來請余記余樂侯有古循吏風乃述其事之顛末如此橋名龍會取前所云二水交會之義侯姓沈名堯中庚辰進士嘉禾人

張公修學記

蕭彥涇縣

天子御天下之十有三年詔部寺省臺文學侍從之臣議於廷以王先先生守仁陳先生獻章胡先生居仁從祀先師廟天下喁喁知上意所嚮靡不灑然志於道者而我復吾張侯適自闕下邨命來令吾涇甫下車筮日謁學宮入其門頽如也既而廟復如是既而兩廡亦復如是侯愀然曰茲非有司首務哉其何以稱上意於是請明倫堂進諸弟子問曰廟之建幾何時矣曰百年矣顏不亦宜乎曰廟何以不堂者曰夫堂也我默吾李侯所葺而新焉者也而廟而門兩廡而齋舍所自志而未逮者也惟君侯圖之侯曰是在我矣則有言者曰鄉賢名宦兩者粗豆學宮者也獨奈何屏之別所則又有言者曰學之塘有印石在焉今久弗治石恐頽又有言者曰學之

左方故有吳水塞不與通於堪輿家非宜侯曰是誠在我則請之郡請之道請之部使者咸報可令漣一年所而始事諭年而竣門先之廟庶鑑之上不耗公部下不妨民力纖悉委折皆侯盡也廟既成而蕭彥氏以奉使歸梁觀其盛學博士率其友趙子不魯王子文炯張子元美輩講彥邑人宜爲記彥願瞻低徊者久之作而款曰奕奕乎廟也子亦知侯之意識乎自心學之傳肇於虞廷而集成於孔子問仁而仁問孝而孝問政而政無不就其質之所近而稱導之以自得其本心士有實學而學有實用此人材所由盛也自孔氏沒而後言絕卑者功利高者訓誥又高者典要茫然不知所學何事則有宋大儒起而明之而學焉者久而或失其真則有明大儒王陳胡三先生復起而開示開論而聖人之教復明於世檇傳之既久而思所以凌駕其說且將屏棄一切修爲而崇超語嗟夫性反不同同躋聖域高明光大事在勉強困而不學民斯爲下學胡可已哉學以復其不學者也慮以復其不慮者也使禮焉右性而左反右頻而左漸營諸安坐而談行遠登高高遠何自未入門而貴之入室可入乎此侯之修學所爲先門而繼之廟意在斯歟天子既晉三大簡示儀的持節天下操修經術無非實學其旨與虞廷孔門合而良師儒又申明光大之日詳詳以聖賢之訓訓學官嗟夫士際斯

時而不務修其所以學堂不負侯且負今上哉彥不佞願與二三君子商之是舉也問所相事則學諭夏君珂署教諭事江君桐學訓楊君鳴鳳黎君洛書問所協勞則丞李君泗鵬黃君喬柱尉高君明問所始事則乙酉季冬月問所落成則丙戌季夏月侯名堯文字宗欽登癸未進士江西新淦人太常寺少卿邑人蕭彥撰

涇縣尊經閣記

傅澤洪

涇縣知縣

天下宮室垣墉之建千八百年不與朝市爲改革他樓觀廟貌爲遷移者惟學校文廟爲然學校之有明倫堂欽翼行也有尊經閣尊聖學也古昔聖王垣墉以崇之卷策以貯之設博士弟子以時肄之嚆其盛也蓋人之生異於庶物而非五倫則不得而人之故五者天下之達道而莫備於聖人聖人倫之至也聖人往矣垂訓立極以昭揭於宇宙者尤善於經經者治性之書而敦倫之學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教哉皆倫之謂也詩以導其情禮以文其節春秋以嚴其法此尊經之所爲要也涇學故有尊經閣莫知其顛廢何時不佞任以來見其遺址瓦礫慨然傷之倡於邑之神衿耆士庀材營構始於庚午嘉平之月屆辛未之腊甫期而就計費若干

高樓丈探廣凡邊屹然舊觀涇之神矜者士喜於落成而屬
記以承諸石為呼慨自六經精柏聖賢注我之說出而理學
未爭涉於虛無簡捷而聖人之經聯制舉之徒治於訓詁牽
於帖括委委手儒先餘唾而益無當於經旨然則經學之廢
久矣屬屬一闕之建置遂足為砥柱也哉抑涇故文學數也
聞往者老師宿儒濟以水西為聚講之禮其遠風尚有存也
或因是闕而翻然企古昔之盛經學其有興歟稽柏虛無之
說必無以蔽其中帖括訓詁之習必有以祛其蔽相講求於
治性敦倫之實而致勉於子臣弟友夫婦之庸德是所望於
涇也夫是所望於涇也夫

仙源貞烈祠記

焦竑 江寧

天地有大經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如水火我莫然不可一日
廢者三綱是已故臣叛其君為不忠子倍其父為不孝婦二
其夫為夫節三者廢則變倫動而國家隨之豈可輕也哉
近教化不行內德尤闕而不講其時有捐身殉義與夫死不
二者擬然如松柏獨立於霜雪迥異之中而不改柯易葉
此殆天地之間氣所鍾非偶然也仙源亭屬邑邑光後以節
烈著者未可縷數自萬歷甲申迄今無幾何時乃自羅運魁
烈烈而死者已得十餘人何其盛也豈稟賦之固然有出於

其類者歟抑父母所訓誨得之漸涵濡染而然歟仙源在萬
山之中土瘠而民淳冠蓋文紳之所不街大家重裝之所不
泰紛華靡麗之誘微貞一淳固之習務蓋十大夫談道而嗜
義者彬彬也豈其婦人女子亦有所聞而興起者歟鄉之賢
者諄南境障地饋錢焉啊相與相且其中而名曰節烈無非
為起做維風之計而非為名譽地也說者謂一與之醮終身
不改弟能無喪其婦節以合於不戒適之義斯已矣必一死
以自決不亦過乎嗟乎是固然矣上君子於君父之難掉臂
不顧至舍而事警者有之勢利之踴躍力惡寒乎字雷以婦
人女子乃能毅然自斷不知軀命為可惜又可苛責之耶禮
之有經聖人以為衆人範至於絕出奇偉之人非尋常法度
所能剛而亦不必以是律之已請余文為記者為邵君汝行
崔君廷舉周君可宗崔君應兆所謂談道而嗜義者也諸君
子之心豈欲廉耻節義之風自近及遠而因以維三綱於不
毀也歟乃不
辭而為之記

復水西書院記

張堯文

涇縣知縣

水西書院祠文成王公以維揚王心齋先生吾鄉鄉東廡
陽南野先生東越錢諸山王龍溪先生凡五公配詳水西誌

中水西勝甲海內竊慕之久嘉靖甲子間肝江繼公守宛陵
時過水西談說古今性命之學本原文成公宗旨當是時周
司成貢太守沈少參吳文學沈貢士張本靜查憲副程駕部
肅開府咸相與切劘其間一稟於錢塘天貞條教諸士蒸蒸
然向學何其盛哉不謂柙臣操切毒流道脈毀天下明儒書
院水西不得獨存萬曆癸未堯令茲土徘徊故墟則固有惘
惘於邑之懷焉會今上赫然更新君子道長復用廷議晉文
成公暨海南白沙陳君吾鄉布衣胡公從祀先師廟廷檄下
縣司乙酉年三月壬申朔卜吉奉祀禮成淫大夫士議復書
院錄錢塘天貞故事稟唯唯謝無能為役獨當時變價遺址
責在守上者何敢議隨指數金如原值給付承佃僧歸其地
諸木石工役費毫不及民且不效異端家募化弟置數簿分
投大夫士類奇惠副翟駕部兩公實為首倡堯亦隨事相之
而擊情欣助督工借作書院遂完美增勝矣有文成公祠五
楹有門三楹有號舍二十二楹圍垣四周器用具足始於乙
酉五月五日訖工丁亥年九月嗟嗟異時毀廢書院海內以
講學為諱夫學何可毀要以實用其功而行其言古先聖哲
從事三賢法程具在彼其有功於斯道裨益天下萬世名教
忱不虛請安諱講學然非從事議定之後正學興復之時雖
有志者誰能理其所諱則主張世道之功厥有由哉水西之

廢興道學汚隆之一候也君子可以論世焉思十五年
亥九月吉日

重刻學田成書序

荆其淳

高陵

陵學舊無田始自前庚辰歲前田林公爲意造就多方設處
凡五年而畝置田一百六十一畝零業經報允刻石且成書
勒規約戒湮廢苦心良法可謂至矣四年聽李繼賢贖去鍾
塘田八十七畝以贖價改買石家舖并王費田共四十五畝
零則已減去原田四十二畝餘矣彼時穀賤準時值每租稱
五石折價一兩以省搬運之費議沿爲例至物力五倍曩時
酒輸前數則支邇不敷而非設田置縣之美意久置不講矣
卽繼此稍有附入悉沿往弊大約每歲租額五十餘金除納
稅解院外約存四十金不足充衙門正項公費值兩關才感
或憲節經臨雖豐歲全徵猶須貼以涼俸以此每交盤空冊
莫不攬註信出欸目簡率者則曰誰復補我併空冊可無交
也嗟乎學田之弊一至此乎偶於故紙中得林公刻書亟訪
證通學年長及請役更事者皆不詳始末惟請抱此書按圖
而家諭之俾各佃占爲己業且厚資轉授者知此田入官之
由制賦之額於是各屈服無辭雖從茂子秋稅始惡從原書
所分別租額納本色如數先是凡學田奉學按兩憲撥務徵

本色禁折銀又值方田更始得舉數十年積弊盡正而書一
之預開會課一月兩款秋成將籍負土勤學者具報學臺得
以原設馬仁渡贖貧之租公同請給其餘會課修理之費亦
當按籍準數與諸老成謀所以善始遺後者固不須殫屑亦
何必浪費若遵行數年經理有法積書舍以廣肄習陵庠其
益改觀且不負林公當時善懲之心與今日盛侯振興文學
之意乎諸條約悉照前書稍爲增酌是役也朱生一請陳生
愚悻實不憚勞勩克理厥緒云

四禮纂要序

王

睥

寧邑
教諭

予始觀寧之人喪祭無禮而又病其俗之難變則既刻喪祭
禮要以諭之其月之間知興發矣而有以冠婚禮爲問者則
予習章子於堂下而聚觀之然猶慮其未足以備一邑則復
自策節中纂其要而精刻之置之喪祭之首爲四禮纂要刻
成成身諸生而告之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此天性之良不待學知而慮能也然人不能
皆然者欲蔽之也掩所以覺之何如其覺之者非益之
以知實也知非祿者而使之寤或人之知覺其在也一呼之
而已寤也待其自覺是知覺焉而使之寤哉夫化民成俗所
以覺我心之敬也律之人一問之而遂作焉亦不失其赤

子之心而有覺於先王以禮教人之意不復知向之情情焉
寐矣予於是驗入性之善嘉學問之功而喜天下無不可變
之俗也雖然可喜也亦可惜也夫禮以敬爲本而飾文度數
則其末耳苟其端所過直而祇爲觀美之文則是編也將不
爲傀儡者之傳本
歎是故亦可懼也

重修府城隍廟碑記

蕭良譽

知府

余以萬曆庚辰夏四月來守宛陵至之日修故事齋宿諸
城隍廟仍自爲文與神告謂一郡中神與守交理賦重均也
是年承積荒後百姓愁若六月復大旱則朝又詣廟而禱悉
棟宇朽敗明年三月雨慮且無麥復朝又詣廟而禱從雨中
益委礮宇朽敗不可支勢且岌岌一日坐堂上聞震地聲廟
將危亟視之僅斷椽數椽覆神像上數尺許得不墮若或支
之者僉謂神之有靈能自衛也余乃捐二守吳君司理朱君
宣城劉台進曰是役也無容緩矣括公帑百金命將掄材各
僚屬次第捐俸以待諸士民隨力願輸者約以期望日輸諸
廟登名若數於冊知事董文相率二耆民掌之計入爲出以
杜侵漁一時士民樂輸工役趨起以四月十九日始事七月
初二日告成凡三閱月速矣由毀而獻煥而兩廡而儀門而

門俱廢書重新備矣址若向無易也後成會有秋百姓胥悅
又明年壬辰六月早即廟爲壇禱七日雨亦有秋百姓大悅
僉謂神之有靈能衛其民人云於是諸父老相率前曰君侯
爲民安神廟新而豐年屢神之說也君侯之惠也其敢忘
余曰未也若宵悅於神之說而寧無畏乎父老踈然曰吾儕
冥頑入廟思敬歷有逸志若與維新神之靈也君侯之訓也
其敢忘余曰未也若知有神而亦惡知神之爲神乎於是吳
君以致仕去代者爲張君因借朱君劉令進而請焉余乃申
言曰夫神之理不明而神人之道隔而神之用
且窮夫神無方也不可知也其必非土木之謂而靈明之謂
耳求靈明惡適乎惟人之心稱靈臺稱神明之舍此可知已
試觀一念而善有不治然自適者乎自適者何神告之祥矣
一念不善有阻然自危者乎自危者何神示之罰矣求神
於靈明求靈明於心利無時無地非神之與俱若故若翼而
神功博矣余不敏雖與諸君子及諸父老共遠承之張君等
肅容起曰至矣斯有字之體慎修之謂也凡我有位其敢忘
諸父老亦靡不人人驟然若竊於是會酒酌神聖樂其燕而
答之爰紀歲月并及一時之告語如此萬歷壬辰秋八月志

重建蕪湖倉記

蘇宇庶

旌德縣

是旌德縣官倉也其在蕪湖何也邑芻蕘之役至是有所適受之也其未有所適受之也必有貯焉倉而後有貯也古有之非自今昉也古有之而不可以貯何也址當河下流陽侯之所激射也歲久傾圮邑輸長以芻蕘至者苟積之地覆之用芽而已矣風雨至大則漂流小則朽腐卒於輸長取盈焉累良苦也蓋今所修者填其土高三尺矣是可無爲陽侯之所激射以不易傾圮粟有所貯以不漂流朽腐輸長可不苦賠累也稱百世利焉昔之君子秦越其民卽使蒿目憂之欲爲故難言之矣勿論世之君子秦越其民卽使蒿目憂之欲爲之計度非得三百金不可是將於公帑乎取卽縣官方搜廩索孔鯨鯢焉銖積寸累不暇何暇作一錢事哉不佞之得與斯役何也異時徵於里者不輸於倉輸於倉者不徵於里歲乙未而更其制合徵輸焉則或運於輸或不運於輸也逮於輸者相率詣余曰使不逮輸者各出金修倉以均前累而與後利則諸不逮輸者唯唯聽焉余乃按其賦區斂之得金二百八十就今所爲倉矣是役也其逮輸者不佞因議焉其不逮輸者不佞因財焉諸父老之力也余何力之有倉旣成廼爲之記其歲月規制記曰役起於二十三年八月歲於二十四年六月官廳五間左爲官房右爲吏書房以居本府督糧廳次爲庭兩廡爲官倉左右各六間每區各得四間次爲儀

門左右各房三間次爲過廊屋四間又次爲大門左右各藝房二間倉前砌堆晒塲石欄一所東西邊各築風火牆高長如會之數西墻外開路闊四尺許倉後店屋五間歲得租十條金存庫爲後日修理之費焉

重建栢山左王廟碑

張堯文

涇縣知縣

涇川爲右陝州隋唐稱雄鎮蓋自左戴國公始故今鄉賢司首公予命涇躬親祀事願瞻公如在也按志公生七歲能文長益神異隋末天下多兵民若蹂躪擁公爲嬰管業健安才之君子六十萬人頌指帳下號長城焉輔公祐冠州城日暮豈沒公堅營壁歲餘公祐以孤軍深入陞乏且自解公分道擊之斬數大酋賊失險營落徒付竊聚之漢凡百萬計一夕悉去唐封公刺史爲九州長公蓋族返鄉從樓煥夜渡栢山嶽若伏靜公祝天靈下尺餘土皆可映徹柵欄而居於原坂之間公謀築垣堞以爲守宇尉寐且醒忽有碑告曰形勢已定君起視國之公幸麾下數十騎起行栢山至澤下有一白龜出石穴從東南過圍西北公曰是神所告戒者河山素繞如帶如解可亡虜保韓矣遂築而城之題曰白龜城凡以東安濟如故公之力也後被命總李靖尉遜敬德鄭王李恭等先後佩元帥授職收巨寇歸半道逆及征遼悻悻危萬

天子嘉之賜封戴國公食邑三千戶武德六年薨葬太平龍門鄉松子嶺勅加工號並建祠於猷州諸邑民雨暘病疾禱輒應今石埭太平廟貌儼如也獨栢山祠歲久傾圮而其基漸沒於桑併者余向爲修葺御賢祠而以未復栢山祠爲歎後代予者赤石陳先生念公有大功而廟祀不隆慨然思與建公之高孫左維垣曰此吾左氏始祖也何敢煩公費爰集族之賢且能者大用一器等捐資清復舊基鼎建新祠起目辛丑終歲而落成尙請記於余余雖去邇未嘗一日忘涇則未嘗一日忘公之有造於涇卽不獲親持斗酒豚蹄以歲時伏臘奔走宇下猶及以言藉公傳之貞珉余心猶視公如在已公諱國政號難當慝傳至今三十八代代多以科第通籍稱文獻世家維垣則博習經史而善岐黃術因記公而併及之萬曆辛丑歲十二月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浙江衢州府知州前知涇縣事塗江張堯文撰

重修大都書院碑記

焦文臣

太平

予邑舊有文峯書院中祀周程張朱五先生其左爲射圃去類宮一里而近向對大都三十六峯叠嶂爭奇閣中劉君元凱改今名從其勝也歲久且圯清漳張君庀而新之蕭方伯爲之記載在邑乘可考逮江陵相盡毀天下書院而此地遂

在術中其傍趙氏獲請爲祠二十餘年矣廟貌如故先賢撤
沮朝廷以六藝興賢問布鷓何地不大廢職無等乎行道興
嗟而莫敢議復邑庠諸生慨然糾同志捐資列疏請於前任
彭侯募諸好義者得若干金不足更稱貸之始以原撥議贖
而彭侯適去會高安鄧侯下車遂觀厥成而向所謂大都書
院復見於今日余既與事竣而執筆歎曰斯役也胡其後歟
郡有志學書院業以就粥漢額蕪公以贖錢復之屬邑向風
而此獨闕然豈邑無其人耶既復之議發自青衿不取費邑
中賢大夫區畫而募諸下里素封之家有掩耳不欲聞者甚
或反唇相設不殆於聚塵乎勇爲私室久而不歸一旦議取
大誰任怨乃有因而構者世風可知矣諸士倡之而彭侯主
之不可謂無人也鄧侯報最之暇復以贖錢鴻工修葺與多
士更始而雄文勃起振泮宮之藻與三十六峯競麗矣雖然
有數存焉凡斯道之興廢視乎其人兩君繼起以光斯舉所
謂待其人者也廿年來几筵雖改檢楠猶存寧無所以葺之
以至於是其鬻也券以壬午之四月一日而其取也亦以是
日越兩紀而來復而適應其期豈偶然哉夫朝稱才相必屈
枯永嘉江陵始同末異其最不滿於天下者無逾於粥書院
以捐清議而吾邑侯獨舉而復之并爲聖壇幸諸生聚而息
焉序賢講學修職興恢往緒抑何偉也昔子產不毀鄉校而

孔子總斷之曰惠人惠人哉有遐思矣彭侯諱同魁號勤吾
貴溪人鄧侯諱諡號太宇高安人學師呂諱維基號揚耀甫
田人房諱基成號少泉陽山人陳諱一選號異吾文城人其
慕義首事者並書碑左

重修雙溪李公橋記

徐元大 宣城

吾郡阻山奠基則二水實瀝爲巨浸宛薄城址次東而句句
上不四里許又分支流北導爲雙溪溪本三而名雙者統於
句也雙溪當東孔道不利涉梁之自縣簿李君始君諱文充
之驛陽人由國子正德三年任是役也不煩官不徵民當其
家馬車十餘輛得數百金屬兄子景童之歷期月告成甫艱
去以故覆殊之上欄闕缺焉閱幾百年洪波澎湃加以車轆
而觸趾不登且敗矣卯湘潭乘理公適攝郡篆諱金築新
稔焉親閱之不佞以與事陪因問及雙溪橋宜修狀且述李
君叔建之德公撫然曰世固有奇男子能從矮屋下如此擡
頭即府藏之餘非家積也吾何怪焉不以延李澤壽歸立召
工估值若干金命縣尉王世忠督焉不三月而下之仍於舊
者堅壘次鱗厚增重附土之易以新者直砥礪編扶闕翼接
凡泅燕杭越之輿徒往來耕鑿莫不顧瞻驚愕謂是何端屢
鯁背之非肯佯也環橋而慰者聚族謀錫石以余嘗慙息是

遂巧一言用誘蔽於永永余念張公前爲宣欽距稅使爲
膠庠建天柱閣耀焉明德豈其懸俎豆於杓之人比所費幾
何矣因悲濟橋堤等耳何事碑抑又聞之政費宜民不矜已
立功期濟物不必已成自惟有道成然世豈乏材彼實艱慮
始懼克終恒未免次且於勞費而力稱能任又阻襲前人故
業務多新規以市聲均於循理誌修無當也張公負絕世之
才識固宜功懋而譽隆乃其汲汲爲民造福朝聞則朝行之
又聞則夕行之至於甯前遺愛爲已愆心庶幾無我矣曷可
無碑且宛直達前句獨沿數百里而分分五十里而合則其
地奇徒築皆守令事而李君以簿簿非令也張公以法曹法
曹非守也世有興創役不藉民復不向守令者乎則其人奇
舉事必勞勞則怨今建者職卑錢出諸家修者職尊錢出諸
官然其羨猶之家也功集而民無怨於何有則其事奇爲
宜重倫故名李公甘棠勿剪之思爲日久矣而張公又李官
也房之左角爲李理物以起而旗而其屬旗房所則津梁適
是奇之中又爲奇者聊著之以紀天人交通之會焉

田直指修築諸圩及學田記

湯賓尹 宣城

國之大事未有急於養民者也養民之具無所取之取諸上
而足非有他備也任土之術無所取之取諸陂堰開塞而足

非有地奇也禹之無罅然也以溝洫盡力合爲三大事管夷
吉之溺也日地員日水陸致意焉不王不霸治將安登乎
宜山城也而池秋樹洩之水四集其鄉東壩踞其委流復代
三災覆水其下懸窮膝而上應天子正供獨諸圩是賴金寶
一圩計畝可十三萬其餘牽連相輔以成圩可百十夫圩與
水爭地者也從國初至今人民漸稠墾藝漸博圩之數日多
則居水之處日減居水之處日減則其激而行也日悍難年
以來陰陽不若怒風淫雨暴虐無時柔堤激於壯濤相繼仆
敗儉歲之難莫任整理日夜叫號於復城斷梗中身與家俱
盡有司相顧而誰何萬歷四十七年直指麻城周公巡府及
宣省耕省歛問民疾苦鄉三老以圩事對公愀然曰某天子
巡方使者一方不養其責在某已下教宜城曰若爲天子牧
民官小民失養在若於是宣城縣令賴侯親詣水鄉周行按
牒盡得其崩潰衝決之數自遷浪保安賀成以迄諸圩凡一
十七所估工修葺合之需一千一百餘金以上直指公公立
發贖金四百首事檄縣拓公廩無所有僅存欵賑銀若干則
爲發給八百金具以上之糧臺胡公胡公報可益發贖二百
金享大道蘇公贖百金郡縣各捐助有差仍不足者民間得
計畝讀成之公又爲盡一之禁民領費自督事舉輩無緩撻
填無遯崇廣支罕勾服合宜既事竣水防循理旌將得職其

年游而不害公於吏治物情後先損益如鏡斯照如刀斯割
利民之事無一弗舉蠹螭無一弗去舊時徵解之役中家謫
產不能償至今約以官徵官解勸爲全書小民自租輸以外
無所與聞公府之徭使者舊行卻供張煩甚公一取之本原
節縮口賦前後尚存一千八百餘金爲予太平府千金應天
三百金撤寧池安廣各百金置產學官以待士之貧者善乎
蘇子之論也士者民之秀傑分天下之富貴與共之士不失
職則民靖矣農無墾土則物阜矣天下得公數輩棋置方維
百姓皆得處所亡憂時事矣公名生金甲辰進士撫臺胡公
應台翻陽人寧太道蘇公進祥符人賴侯良佐萬安人足時
郡守南游聞公驥理餘載黃公尊素具任勞勩賦役一書多
理公定者也刻石宛上記厥蹟焉

遊敬亭山記

馬之駿

宛陵六日夜雪極處公解蠟縮而鶴伸自笑甚故人王郡丞
謀爲東道主與司理真君偕爲出北郭仰吟見玉龍亘天奮
蒼振翼知山以雪壯由城址取小道蛇行沮洳間數步輒一
歇然四望皆白冷光逼心日如在異境羣嶽巖峙見兩厄壁
揀天凹處林閣浮出心知是敬亭也從曲徑緣上石隘處仰
格與既登得寺寺前得閣 屬客地然觀如是止恨欠深宵

耳傍上別有亭可遠眺寺僧導之對郡丞司理語甚瀟然百
餘里似非冠邱可以拓眼然積雪滿山勢不可上故無以難
也大畧志山初升盤徑曲折似閩之北固荒閣下眺似吳之
大石帶大石空澗可杯杓挹太湖此中固欲遂之而六花
巖千巖無色城郭陵谷點映空濛奇自可直一死雪著松杉
間得風條枝易墜獨樹頂存圓白如素葉舍房慈烏引頸尤
屬妖觀夫雪之施於遊人也惠矣哉山下見雙塔對植製朴
而色蒼還往咸心注之偶與湯嘉賓先生談及是云黃藥師
道場甚幽不入因附記之

文脊山記

唐 樞

寧國縣西三十里脈迤連而落環爲小山皆石成水從石洞
中涓滴自東南巖下啟一門如城門廣四五尺旁秀兩壁石
懸突如鐘鼓是爲山門洞繞入一寺嵌石巖中背下一小孔
爲夕陽洞孔狀鱗文猶錦所就又隙穴種種西隔一孔道
明寺右數百武躋陟爲碧雲紫雲二洞小石屯據竅隸然別
以二色西碧雲形圓中尖竅而上下復啟一軒一門有石盆
諸物東紫雲形長兩壁麗縞有石床諸物南越一山連尚洞
隘窅而深石巖上覆水暗下洞中隔山復啟一洞流出石精

色瑩潤南里許朝陽洞特廣青翠千垂左牛爲水道右通二門上覆玲瓏石峯巖起門亘巧石如舞如蹲予謂今日目遊

重飭節烈祠祀序

陳

恭

太平

余治歲春秋丁祭之明日卽有事於城南節烈祠問之諸生則爲巾幗而具丈夫氣者特立云綱恢嶽美良足譽聞或則羗白凝霜鬢髮蓬矢天之間或則缸缸孤雨尺刀拔教訓之編或十指以奉高堂甘旨紅巾或一綫而維危魂似續赤內至迺碎片壁於空欄翁幸謂君子抑或覓知謙於發簾慷慨餘輝頓甚而丁不諱人只之親非決胆無以明心值必轉我石之人須喋血始以見志種種節烈未更僕數聊陳百一梗概斯存誠足令漠拍蛾眉難擡頭於舉案窮簪蟬鬢恩掠黨於聞琴者也風流盛播幾三百年廟祀崇建實十一位諸君特以歲久典循所望前揚總表語妮妮不能置矣矜是詞非一日矣邇當修誌正切開函二三在事於登梨棗之時兼請藻繪之飾隱此固與情抑亦我念然肯覺世采寒池鷺新萼之葦幹蚤鱗蒼岫古長亭之栢蓋以鈞志堪憐永植可貴彼夫婦逾三十終未六喪詣向平平水際鷗鷺更若望夫於冷風托遊仙以尋夢汎扁舟之漾影吸翠亭而問津不知外術岐內則之書靈鷲非孤意所生垂豕稍涉陸際弗收詳

審既定詢謀僉同遂以六月望日載妥舊靈亦侑新主是日
巷衢金奏匪他之詠家傳迭述雲來取義之聲大磬抑且香
燈有備漆盛有儲諸凡厥需罔或弗周維時不佞亦執醴再
拜曰魂香水烟珮珊峯月永徽不磨視此神坑請以一酌爲
旣入祠者奠碧玉整今芳葩稱昨彼坐伊何說矩可學請以
再酌爲後入祠者酌祠額露筋首依屈子之問胸香香心等
峙桓爇之某咫尺澄水不遠邗溝裙鏡淑韻曷敵同流請以
三爵毋徒爲閨壺輩言更爲鬚眉男子勸於是境內外觀者
莫不舉手加額頰足起舞謂此日風廟從所未有也其或弗
苦祝言而重負盛典者有如此酒余聞而壯之援筆遂書爲
序

廟學記畧

仙克謹 寧邑

邑城西外有儒學學有文廟歲久將圯莫有任葺治者崇正
庚午冬尹侯至於謁慨然曰此夫子宮牆也敝朽滋甚吾恥
之卽謀所爲更始不聞於當路不取名也不驚於國人不取
募資也無何材庀工集竣役不過七旬而數十年之廢一旦
修舉煥然改觀博士田君暨諸弟子員相與樂賦成走廡間
記於余余義不獲辭爲記俟所以鼎新之意古今論續曰治

曰道治統者自古聖人相傳之歷數道統者自古聖人相傳之心法兩者並重要以治本乎道則道尤重是道也存諸心爲仁義禮樂之精措諸事爲紀綱政事之則秩諸人爲親義序別信五者之倫故持世得其道則天常以正人紀以修而天下治否則三綱淪九法斁而天下不治粵稽古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率未有外精一執中以別治法自斯道不明老莊之虛寂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勞然錯出故道統難而治術亦裂迨乎孔子憲章祖述集道之大成刪定垂憲然後治術有宗而萬世之視聽盡一故歷代興王莫不建學立廟而我國朝規制尤大明備凡以定天戾莫人極爲治世儀的於斯在焉則奈何任其頹壞而莫之省視也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輒近俗吏以廟學視廟學而不以道視廟學自朔望釋菜春秋禩獻故事畢過而不顧其於崇儒重道之意宵不相決何怪乎上無美政而下無善俗故侯初政不急簿書獄訟而修廟學是務意在斯乎今而後多士升其堂入其室觸目見道舉足由道循循察察一稟天之衷人之極罔或卽於匪彝將真儒良士蒸蒸日上蒸蒸一德同風比於唐虞三代之隆斯侯所以新廟學之意多士亦無負於侯之意矣若猶溺於見聞不舍舊而圖其新則是學廟自修而人心自壞也有司有盛事而吾黨無雅化也僉用修爲尹公名民

日 興字宣子戊辰進士嘉魚縣人崇正辛未歲仲秋月上浣吉

重建計家石橋碑記

李明清 南昌

今上御極之五年余奉命輯天下遺書因乘傳之宛陵其邑
令陳君名泰來予豫章人謁余傳舍首以郡乘進余披其牒
而問之曰邑之陳靖獻公故有祠在郡學東矣余嘗讀邇聞
殉難傳陳靖獻死蒼頭侯來保拾遺骸歸葬計家橋子大夫
其亦履橋上而稽其邱墓否諒令君曰邑之東十五里許計
家橋大都天目新安諸水萃於雙溪茲水則雙溪之支流也
逶迤北折以抵姑孰采石江云某嘗一履其橋從波光鷗鳥
間問故所葬靖獻公處杳不可識矣但見其一鄉之人往來
於其塗者則必憇橋側亭欲虛久之曰茲橋以陳靖獻而始
著蓋東鄉之望族相比居如錯繡然茲橋實當孔道舊僅駕
一木水溢則崩嚴冬寒裂涉者艱之萬歷庚申冬十月里之
沈孝廉名壽隆者滋憫心焉首捐橐百計倡募里中好義者
佐貨鳩工甃石爲橋長若干丈高廣如之咸沈孝廉力也已
而孝廉謁余請記余曰是役也夫人之好爲德於鄉者庸或
能之未足爲孝廉重而孝廉之所不可及者讀書明大義克
承其家生平砥行勵節卓有古君子風間與抵掌談忠孝節

烈事輒義形於色余心重之謂此一舉而靖獻之忠烈攸昭
俾鄉之童叟提攜擗時悽然動風高仰止之思而間有隱君
子遊息其間撫今吊往放爲詩歌與雲崇石巖相答譽以誌
請獻之死而不朽就非孝廉之所以興起斯人者僅一橋之
建云乎哉孝廉推廣其志以行之舉凡倫常風教間所當爲
之事奚不可爲也余於孝廉有厚望焉孝廉曰唯唯先生奉
命蒐天下遺書而因以採風下里揚挖其忠節於弗衰余小
子行將謀諸陳邑侯伐石紀先生言永垂百世以同替

浮田記

杜應成 太平

縣之有黃山縣之奇也蒼蒼莽莽鬱鬱森森雖白日遊豈能
窮其奧竅哉而縣之龍門鄉黃金塢有浮田一區是又一奇
也方冊所未載輿地所不傳而茲獨有之余初疑信相半秋
抄命輿往視而目擊神王真閱歷所未經而履歷所未識也
喜而爲之記其田緣曲於盤龍諸山麓間西鋪平地東限一
田畔蓄內所滲出山下之泉洩以一缺缺下田中峙一小山
爲口塞缺上行環三千六百餘步衡約五之一中有黑壤三
百六十餘畝瀰漫浮水上望之若一灣平坂割之厚不數寸
釋手旋台下盡清治莫測之水有魚如鱧鱖踐之則一動俱
動又若單結一池浮萍者然每至耕種時不用器具但裸身

入水手捧有草之土而翻之便可栽植明年復然稻穀薄而色稍白每歲伏稼如雲其味香其質軟勝於常穀傍有實土百數十畝周環之壤不相屬中壤同水升降至一二尺不爲水沒溢若一片平湖中掩坦洲旱若四面平原陷窪澤或謂此陷田也然陷田山谷多有溢仍爲水沒不能升降於水而終出水且且必大小不等昂各別不能一坵區平衍三百六十餘畝水田縱膏腴饒獲一秋稔外無別產此則不種自生之草實童攜箕歛日可得米數升香美非常雜於米中煮食之尤爲奇勝夫土藉水載而不送水以流穀藉土生而不疾上以潰此誠天地特設之神工今古未聞之創獲自可與黃山諸峯並爲一縣之奇觀也

請改食鹽疏

戶部題稿

戶部題爲民懇堪請有額無鹽仰懇聖明垂仁勅議增課復制裕國便民事據山東清吏司案呈崇正九年十二月廿八日奉本部送戶科具出自隸寧國府民陳士京等奏前事內稱寧郡六邑洪武初計口授鹽派有引額嘉靖時額引鹽五百七十觔部册明載至萬曆間竟無粒鹽到埠聖有空引投銷卽官府時加徵督而商亦不至以寧間萬山之中離江五

百餘里夏月水溢僅有宣城北路一線通舟其餘五縣皆山溪迢迢肩摩步擔至秋冬乾涸卽此一線亦不能達夫路旣阻遠計其勛數不足爲搬運之費詎可望商人至耶則寧郡所派之額適以資其別賣而額引之課亦非商之爲寧國課鹽旣不至小民不得不於浙省近地私販濟用而捕緝之則夏民又皆爲聖明之罪人是寧謀祇入私販而寧民徒陷法網伏思高淳溧水去江少遠皆蒙聖恩准行食鹽寧國猶在高淳之南去江逾遠獨不蒙皇上軫念乎伏乞垂憐無鹽之苦究商人不至之故念小民私販之因勅下戶部詳議照高乘事例准行食鹽卽不然查復祖制俾補路費四季江掣河絲禾石不致冬底乾枯酌增引數別立寧鹽令徽西土三商運到準則六邑無萬生靈萬萬世感戴皇仁而寧郡鹽法亦永無弊矣且增引則增課官鹽通則私鹽絕而向之私者今皆無不課之鹽歲可得數萬金稍佐軍需是上有以裕國家之用下可以濟百姓之苦也等因崇正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該部看議具奏然此到部送司奉此相應具覆案呈到部請開寧省得寧郡六邑環繞皆山原行兩淮綱鹽運自萬歷年間並無稅墾到埠窮商止以空引投銷而鹽商未虧折墾之不前者勢也寧民無奈不得不服食浙之

私鹽致罹法網無所控訴非一日矣今爲疏遠之術照鄰
邑涿水高淳以行食鹽二萬引而勸重掣運一如其例路由
采石轉運俾無阻之虞則商必樂趨而地方不至於茹淡
歲可增餘課遼餉割沒等銀一萬七千餘兩以抵兩淮無着
食鹽缺額之數至於引價每引四錢五分督令徽西土商
每年聽部酌量上納本折以充軍餉填單開引行鹽毋許遊
缺則此引價九十兩實可充增募之用一舉而上下交利是
誠事之可行者然浙鹽每侵淮地合勸兩淮內臣并巡鹽御
史嚴禁浙鹽毋令攙越致壅糶食庶可行之永人耳既經該
司查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欽遵施行○崇正十年正
月二十四日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旨這粵國鹽食引月勸
重掣運照深水高淳例及改由采石蕪湖到埠併每歲增課
銀兩抵補兩淮缺額引價照數每歲聽部酌量上納本折填
單開引以充軍餉事宜俱依議其嚴禁攙越免壅糶食著該
監及巡鹽御
史着實施行

敬亭山翠雲巷賦

劉應箕

惟敬亭之蕭嶽逸茲山之巔峻絕旱麓而直上千雲霄之岷
峴北橫牛渚東接麻姑俯萬山而合杏邈一徑之崎嶇於是

曉雲蒸霞幽谷初寒蜿蜒蜥蜴蝮蛇含石結陰山霞濛而鍾異澤
霄露以轉精迺有紫氣樓巖嵐光冑樹絳芬淨隱燭文映戶
時不見山惟見煙霧宵兮若蛟騰而虬興冥兮若蟠巨而捲
布蔽岡軸衍迴密窳絕崎覆元巖駿健恍惚霧對彌漫固乾
施而坤造紛萬叠以千盤若乃皎虛赤霄碧空晴昊雷鼓歟
時形雲拉藻開平野之光霽幌眾峯而同照至若夕陰起幽
畫晦向息耀滿潛影皓魄甫出時則棧楠浮輝樓臺得月平
野星垂銀河波落寂萬籟以同聲合婢娟而共榻四郊雲歛
萬樹風疎洗洗漾漾惟月惟子製若控鶴以冲天宛如跨龍
以騁虛駭青萍之冷逼恍聞風之我居迺有殿閣迴然中起
在山之阿於宛之浹傑構高壘芬檉麗綺因岳壑而啟扉傍
吟呀而作祀飛騰連霄以上出虹梁迥快於旁峙基壤齊梁
功乘唐宋恢最爾之重階樓神明以壽棟旁有昌黎啟祠於
中山斗凌雲遺像倚松仰仙張之淵忽爾碩人之高風吾文
剝菴瑀石摩空嗟時運之奄沒慨瞻依無從羨斯文之不
振與茲山而無窮爾乃萬松偕翳千棹蒙籠玉砌含榮葦校
敷紅蔭蘿櫻終栢栢錯綜躡躡躡躡於木杪鳴鶴育號於山
樓何廊外之近邇聞人寢之寥闊湛涓流之極佛天誦草之
妻碧脫浮生之塵纓愁數游以憩息懷十洲之芳嶼想崑崙
之瓊室豈丹竈之林墟竹盡園之窟宅夫其怪石懸燈喬才

參天幻景出沒沃野浮煙此則城市所未嘗見也元猿啼陰
祥鳩呼雨反舌習禽全衣求友千態萬狀報鳴戢止此則城
市所未嘗聞也瑞雲低靄祥光遠籠凡茲如奔駭之赴陸將
格如羽旗之揚空際兮倘今若雨若風此則平衍之覆北壤
之區所不嘗有也於是旒為糾車揚刺拳惟僊寔核息奇賦
徘徊或抱襟而朗吟或憑欄以長嘯谷口騰歡郊闕含笑祛
塵想於須臾戀幽岵於晚眺輟臨牽之適徑翼霞舉之高藐
相羊于藉月之陰盤旋乎松風之限聊信宿以強顏念明發
以鼓棹

宛溪賦

楊珂

咨雲錦之鍾萃於崑陽之山陰引飛流以界脉田清泉而就
深始發源於峻極聿經巨乎淵汎凌千巖以激湍懸萬壑而
游潄擬江河而競帶匪絲草其成音表而山於峻嶺映修竹
之茂林注委蛇於后土潤膏澤於甘霖若夫緣物涵象因風
湧文層巖飛水敬亭落美照明浚而散彩浮翠日而合醜會
百川以學海夾奧石而趨奔於是就其深矣挹彼注茲較沉
動浮游之游之可以濯纓可以樂儼或修禊而流暢或臨清
而賦詩旋澣盤渦以岸轉驚波吸谷而山移爾其習坎游至

盈科後行向春泮水迥寒凝水滄之不濁澄之不清影五色
其無體則萬物而不爭乘至柔以爲用類上善之得名爾乃
夾山成澗交草爲澗澗坻名清澗曲爲限澗政典論明錦作
澗合澗水而注川信洋流之所歸國抱蹙而爲濯農荷鍾而
成渠藝五穀之良種潤自然之嘉蔬乃若傾湧衝溢浩淼襄
騰賜谷顯曜天漢通靈乘高迅逝知險阻征夾中洲以左轉
合大江而南榮旋淵九迴以腸繞溢流百折而雷轟乃若翠
學倒影叠嶂回光紀同江漢歌逐滄浪蒸霞吐霧流翠浮蒼
據東吳之上游宛南國之中央鼓若耶之樵風泛河廣之羣
航坎德積小以成大地道流謙而用載至若溫風泛河廣之羣
平分江城如畫香閣停雲或採梅以比雪或納涼而來薰隨
四時之變化知予樂之無垠若夫七控吳越州連嶽池崇岡
枕其腹大江綠其隈雙閣仰攀乎疊嶂北樓延賞於兩溪響
山蔭映乎陽林敬潭涌溜於除渠壑側披表於石室琴高乘
鯉於仙都堯臣著集於宛陵禰衡就隱於匡廬謝朓申鑿於
沈約路應鏡石于德輿於是山川坐移于枕席鸚鵡泛集於
庭除頹想峰除于心目高懷超暢于閒舒將挹汪洋于千頃
永期寥廓于太虛

簡石山賦

金聲

休寧

黃嶽西走敵水東趨山環溪繞一徑崎嶇境開鏡娶之咽喉
道通楚閩以嶮巖哀晉室之多難遺作逆於蘇峻望廷尉於
山頭選長驅而徑進時則內史桓侯出刺宣郡痛王帥之師
敗糾義旅以自奮飲漣涕以屯運寧急辱而速問爾乃營眾
分守遺將俞公勇隨於外義激於衷懸山谷以抗拒適韓晃
之來攻矢捐軀而致命歎負侯之不忠立芳名兮千載懷將
軍兮英風則有覽勝駭客弔古節士或浮筏來探或策蹇再
止捫斷碑於荒崖尋鞠軀之遺壘典午之河山後更逆接之
遺履未止乃喟然而喟曰惟將軍其無死嗟忠義一脈兮與
主臣爲眷戀嗚呼中丞兩于睢陽兮有從難之富南壤岳家城
于臨安兮得赴義于非憲胡安史之不道兮乃反戈以自殲
彼負國其何人兮於負恩手奚怨擊將軍之報主兮颯天經
地義之不變矧茲地之山水兮實忠義之盤結方侯景之叛
梁兮白華據安吳之陽及公祐之反害兮雖當守歙州之堞
彼也攻城不克兮此胡效死而哽嗚豈人力兮不及抑天數
兮莫測而千載以下感將軍之孤忠同內史之風烈山若增
其崔嵬水若益其清冽樹蒼蒼而葉垂日晶晶其光輝時經
往兮人莫追峯常青兮名不隳奉焉葬焉吾其望爾石而歎

歎

祭副將陳有公文

金聲

維某年月日翰林院管兵部事金聲聞石城之變副將陳有
 功戰死遂遣官致祭泣而告之其辭曰嗚呼自北兵南渡以
 來二十四城無一男子肯出死力執干戈以從王事也不謂
 出死力執干戈以從王事者乃惟將軍耶昔馬伏波謂男兒
 當馬革裹屍以歸壯哉斯言將軍殆身之矣青山白骨哭兩
 英雄碧草黃花拾殘戈劍將軍身死痛萬里之山河僕隗長
 存匡扼腕之社稷余將叙爾所陣之功入告中興之主慰爾
 忠魂恤爾後嗣爾靈不昧尚其助茲義旅克成厥勳則將軍
 生為忠義之臣死為忠義之鬼亦無負於高皇帝三百年養
 士之恩也矣尙饗